

唐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翻譯

群書治要三六〇 第三冊

世界書局

致讀者

尊敬的諸位讀者：

大家好！《群書治要三六〇》系列讀本得到了大家的廣泛關注，我們為讀者們的熱情深受鼓舞和感動。在諸位師長善友的關懷指導下，在編輯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下，此第三冊讀本近期終於問世。但因我們德薄智淺，錯誤之處在所難免，若得到各方仁者的反饋意見，我們會加以確認並修改。由於此《群書治要三六〇》系列讀本會不定期更新版本，諸位讀者如欲翻印流通，敬請與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聯絡，以取得最新版本。衷心感恩大家！

《群書治要三六〇》編輯組 敬呈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二日

中心網址：www.mchunghua.org

E-mail：mch_general@mchunghua.org





群書治要三六〇第三冊

致讀者

《群書治要》序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西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於貞觀初年下令編輯。太宗十六歲隨父從軍，起義平定動亂的社會，戎馬倥傯十餘年。二十七歲即帝位後，偃武修文，特別留心於治平之道，休生養民。

太宗英武善辯，遺憾早年從軍，讀書不多。鑑於前隋滅亡之失，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在位期間，鼓勵群臣進諫，批評其決策過失。令諫官魏徵及虞世南等，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擷取六經、四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匯編成書。上始五帝，下迄晉代，自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種，共五十餘萬言。

書成，如魏徵於序文中所說，實為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鑑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治世寶典。太宗喜其廣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釋卷。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





由是而知，貞觀之治的太平盛況，此書貢獻大矣！誠為從政者必讀之寶典。

然因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達，此書至宋初已失傳，《宋史》亦不見記載。所幸者，日本金澤文庫藏有鎌倉時代（一一九二——一三三〇年）日本僧人手寫《群書治要》的全帙。並於清乾隆六十年，由日人送回中國本土。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和臺灣分別以此版為底本影印出版。二〇一〇年歲末，淨空幸得此書，反覆翻閱，歡喜無量，深刻體會古聖先賢之文化教育，的能為全世界帶來永恆之安定和平。最極關鍵者，即國人本身，必須真正認識傳統文化，斷疑啟信。聖賢傳統文化實為一切眾生自性流露，超越時空，亙古彌新。學習關鍵，端在「誠敬」二字。《曲禮》曰：「毋不敬。」前清康熙曰：「臨民以主敬為本」；「誠與敬，千古相傳之學，不越乎此」。程子曰：「敬勝百邪。」說明修身進德、利世濟民，唯「誠敬」二字，方能圓成。若對古聖先王之教育毫無誠敬，縱遍覽群籍，亦難獲實益。孔子曰：「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也。

過去孫中山先生於三民主義講演中（民族主義第四講）曾云：「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

英人湯恩比博士更云：「欲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唯有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靜觀今日世界亂象紛呈，欲救世界、救中國，唯有中國傳統文化教育能辦到。老祖宗留傳至今的治國智慧、理念、方法、經驗與成效，均是歷經千萬年考驗所累積的寶藏結晶。《群書治要》至珍至貴！果能深解落實，天下太平，個人幸福，自然可得；背道而行者，則不免自招災殃，禍患無窮。淨空深知今日《群書治要》之重現，實有其神聖使命，歡喜委託世界書局重新影印出版一萬套，擬贈兩岸三地暨世界各國、各黨、各級領導共同學習，則和諧社會、大同之治的世界指日可待。欣





群書治要三六〇第三冊

《群書治要》序

見《群書治要》重新出版在即，閻初仁者囑余為序，謹以此數語，表隨喜讚嘆之意。

淨空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香江

編譯《群書治要三六〇》系列緣起

《群書治要》乃集中國古聖先王修齊治平之理念、智慧、方法、經驗、效果，是為大成，亦是歷經千萬年考驗所積累下來的文化結晶。這部寶典既能幫助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奠定大唐三百年盛世的基礎，也必能為當今各階層領導者，提供珍貴借鑑。不僅如此，對於不同領域、不同身分的社會大眾，此書亦如同智慧源泉般，能使身心安樂、家庭幸福、事業永續。

我們的導師釋淨空老教授念念不忘中華文化的承傳，二〇一〇年底，幸蒙祖宗庇佑，這套寶典最終送到了老教授手中。老人家深知此書是解決當今社會問題的一劑良方，歡喜不已，立即委託世界書局翻印流通。導師在馬來西亞拜訪首相納吉與前首相馬哈迪時，簡略的介紹了《群書治要》內容，兩位長者當時便迫切





的表示想看到英文譯本。導師由此想到，可從《群書治要》中節錄，選成三百六十條，譯成白話文並翻譯成各國文字，方便大眾每天閱讀。導師將這個任務交給了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這就是中心邀請全球各地有志之士合作編輯中文版《群書治要三六〇》，然後再譯成英文的緣起。導師預計在若干年間，每年從《群書治要》當中選取三百六十條原文，並譯成各種不同國家的文字、語言在全世界流通。導師認為，這是中國對於整個世界和平做出最大的貢獻。

《群書治要三六〇》的編譯工作剛開展，隨即得到了中國大陸、港臺地區及馬來西亞許多仁人志士的協助，在此一併致上真誠的謝意！

由於編輯組的德行、學識有限，本書肯定有許多疏漏之處，懇請諸位仁者不吝賜教指正。衷心祝福讀者在古聖先賢智慧的引領下，身心和諧、家庭和樂、事業和順，並希望本書能幫助社會

化解衝突、消弭對立，走向安定、幸福、美滿、和平的大同世界。
讓我們攜手並進，共創和諧！

《群書治要三六〇》編輯組 謹識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二日



群書治要三六〇 第三冊

編譯《群書治要三六〇》
系列緣起



《群書治要三六〇 第三冊》出版說明

一 原文

《群書治要》（以下簡稱《治要》）取材於經、史、子，此書現存原版，有西元十三世紀日本鎌倉幕府第五代將軍北條實時（亦稱金澤實時）藏於其金澤文庫的抄本，簡稱「金澤文庫本」；日本元和二年（西元一六一六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簡稱「元和本」；日本天明元年（西元一七八一年）起校勘，天明六年（西元一七八六年）告成，重印流通，簡稱「天明本」；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曾經在日本天明本的基礎上校勘重排出版，簡稱「商務本」。元和、天明本目錄中，共計六十五部典籍，而金澤文庫本卷四十六另有《時務論》一篇，內容則是元和、天明本卷四十八《體論》的最後兩段，故《治要》採納的典籍實為六十六部。分別是：《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氏傳》、《禮記》、《周禮》、《周書》、《國語》、《韓詩外傳》、《孝經》、《論語》、

《孔子家語》、《史記》、《吳越春秋》、《漢書》、《後漢書》、《魏志》、《蜀志》、《吳志》、《晉書》、《六韜》、《陰謀》、《鬻子》、《管子》、《晏子》、《司馬法》、《孫子》、《老子》、《鶡冠子》、《列子》、《墨子》、《文子》、《曾子》、《吳子》、《商君子》、《尸子》、《申子》、《孟子》、《慎子》、《尹文子》、《莊子》、《尉繚子》、《孫卿子》、《呂氏春秋》、《韓子》、《三略》、《新語》、《賈子》、《淮南子》、《鹽鐵論》、《新序》、《說苑》、《桓子新論》、《潛夫論》、《崔寔政論》、《昌言》、《申鑑》、《中論》、《典論》、《時務論》、《劉廙政論》、《蔣子》、《政要論》、《體論》、《典語》、《傅子》、《袁子書》、《抱朴子》，共分為五十卷。

魏徵等唐初大臣輯錄《治要》所依據的六十六部原著，均為貞觀以前的古籍經典，這些典籍的一些用字，與當今出版的相應典籍存有差異。比如《論語》中「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治要》輯錄的《論語》則是「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這是《治要》





值得重視的又一文化價值，它保留了唐初古籍善本的原貌。《群書治要三六〇》系列讀本所輯錄的原文，均摘自「天明本」，而在註譯時也會參考「商務本」及相關典籍的通行本。而《群書治要三六〇》所摘錄的三百六十條經句，除照錄《治要》原文外，同時抄錄其中的小註，並抄錄了天明本頁眉處的校勘記，同時也參考商務本所作的校勘。

《治要》對六十六種典籍原文的採錄方式，是節選其中的段落，然後對所選段落再加以詞句的刪減。如將《禮記·禮運大同篇》濃縮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是謂大同。」若讀者欲深入了解六十六部典籍，仍需閱讀典籍全文。

而全書流傳至今，已缺卷四春秋左氏傳上、卷十三漢書一、卷二十漢書八。本編輯組選編《群書治要三六〇 第三冊》時，為彌補此缺憾，除從《治要》現有原文節錄外，還節選了現存《治要》

所缺的《春秋左氏傳》、《漢書》的若干精彩片段。

二 字體、字形

本書採用的是正體漢字。對原文中的混刻字，如：己巳巳、曰日等，一律依據文意改正，不出校記。而原文中的異體字，除人名、地名外，基本皆本著從眾從俗的原則，替換為現代常用字。現將改動的字例示如下（以下括號內的字摘自天明本原文，括號前的字是本書用字）：

為（爲）	偽（僞）	真（眞）	慎（愼）	教（敎）
垂（垂）	倕（僇）	別（別）	並（并）	屏（屏）
研（研）	喻（喻）	既（既）	即（卽）	清（清）
眾（衆）	衛（衛）	劍（劒）	舉（舉）	褒（褒）
污（汚）	船（船）	昏（昏）	銜（銜）	卮（卮）
輒（輒）	隸（隸）	軌（軌）	寇（寇）	宿（宿）
嘗（嘗）	皋（皋）	鬥（鬪）	鹹（鹹）	慤（慤）





斷(斷)	疏(疎)	姦(姦)	慚(慚)	嶄(嶄)
群(羣)	胸(胷)	眦(眦)	鄰(隣)	遍(徧)
罪(辜)	睹(覩)	乃(廼)	眇(眇)	阪(坂)
冲(冲)	況(況)	跡(迹)	棄(弃)	恥(耻)
災(灾)	阱(穽)	吝(吝、慍)	蒞(莅、洌)	

三 標點

金澤文庫本、元和本《群書治要》無斷句，天明本的斷句，全部用「、」作為標誌。本書斷句以天明本為主要參考，個別地方依照商務本或所引典籍的通行讀本進行斷句。全書均採用現行標點符號。

四 註釋、翻譯原則

本書註釋力求簡而精。若小註對原文字詞已有闡釋，原則上就不在註釋中重複列出。譯文則採用直譯與意譯相結合的方式。譯完若覺仍欠圓滿，則在譯文後稍加發揮，以便讀者更深入的領

納先賢精神。

五 目錄及選句編排說明

《治要》的目錄，是將各卷所含之書的書名逐次排列。而《群書治要三六〇》系列讀本，經過編輯組成員的討論，將整套書概括為六條大綱：君道、臣術、貴德、為政、敬慎、明辨；每條大綱下，又歸納了《治要》論述的相關要點作為細目。

《群書治要三六〇》每個綱目中所選的句子，雖是從六十六部不同典籍摘錄，但都是從不同角度展現該綱目的內涵。編輯組在排列每個綱目中句子的先後順序時，並沒有按照選句所在卷數的先後來排序，而是根據選句的義理、重要性，以及相互之間的關聯加以排列，以便讀者對綱目的精神及選句的義理有更清晰的認識。比如「臣術·盡忠」選句的排列，用《國語》中欒共子的話作為第一句，以彰顯為何要盡忠；以《尚書》中對伊尹的描述作為第二句，以展現忠臣的心境；把《晏子》選句作為第三句，展現忠臣應有的行誼；第四句則以具體實





例呼應第三句。

希望本書的綱目及選句的呈現方式，對於讀者領納《群書治要》全書的精神，亦能有所幫助。

六 排版說明

本書每句選句分原文、註釋、白話三部分。《治要》原文中的小註，仍以雙行夾註方式呈現；天明本頁眉處的校勘記，現改放入原文中，亦以雙行夾註方式呈現，為示區別，校勘記用括號加以標明。

《群書治要三六〇》編輯組 謹識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二日

目錄

致讀者

《群書治要》序

編譯《群書治要三六〇》系列緣起

《群書治要三六〇 第三冊》出版說明

一 五 八

壹 君道

一 修身

一

甲 使命

一

乙 戒貪

四

丙 勤儉

九

丁 懲忿

一〇

戊 遷善

一三

己 改過

一五

二 敦親

一八



貳 臣術

甲	總論	一八
乙	孝親	一八
丙	教子	二〇
丁	夫婦	二五
三	反身	二六
四	尊賢	三三
五	納諫	四一
六	杜讒邪	四六
七	審斷	五四
一	立節	六〇
二	盡忠	六五
三	勸諫	六九
四	舉賢	七一

參 貴德

一 尚道 七五

二 孝悌 八五

三 仁義 九四

四 誠信 一〇二

五 正己 一〇五

六 度量 一〇七

七 謙虛 一〇九

八 謹慎 一一三

九 交友 一一九

十 學問 一二九

十一 有恆 一二四

十二 處世 一二六

肆 為政

一 務本 一三一





二	教化	一四四
三	知人	一五四
四	任使	一六一
五	至公	一七二
六	愛民	一七七
七	綱紀	一八四
八	禮樂	一九五
九	民生	二〇七
十	法古	二一一
十一	賞罰	二一五
十二	法律	二一七
十三	武事	二二六
伍 敬慎		
一	微漸	二三六
二	風俗	二三九



陸

明辨

三	治亂	二四八
四	鑑戒	二五六
五	應事	二六五
六	慎始終	二七一

一	邪正	二七三
二	人情	二七七
三	才德	二七八
四	朋黨	二七九
五	辨物	二八〇
六	因果	二八七



群書治要三六〇第三冊

目錄

壹 君道

一 修身

甲 使命

【一】《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卷十四 漢書二）

白話 《尚書·洪範》上說：「天子能做人民的父母，而為天下所歸往。」聖人用相似的稱謂來端正名分，而稱君主是「父母」，表明寬仁慈愛、有德禮讓，是王道的根本。

【二】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亡定傾^①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②之所及亦遠也。（卷三十五 文子）

註釋 ①存亡定傾：使瀕臨滅亡或已亡者得以繼續存在或延續，使危險的局勢或即將傾覆的國家轉為穩定。②澤：恩德，恩惠。





白話 聖人做事，都是殊途同歸，他們使瀕臨滅亡之國得以延續、使即將傾覆之國得以安定的目的是一致的，心志總是不忘記要有利於人民。……聖賢者的心境，日夜都不忘記有利於他人，他們的恩德所播及的地方也是很廣遠的。

【三】

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禍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矣。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也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卷四十 賈子）

白話 道義是福德的根本；吉祥是福德的榮顯。不行道義，一定是遭受禍患的根源；不吉祥，一定是喪失福德的表現。所以行為不依循正道，那麼言語也一定不講求仁義。所以商紂自稱天王，夏桀自稱天子，他們滅亡之後，人民還在咒罵他們。由此看來，有地位不足以讓自己尊貴，而名號也不足以讓自己引以為榮。所以

君主的尊貴，是士民都尊重他，所以才稱為尊貴；君主的富有，是士民都愛戴他，所以才稱為富有。所以君主的尊貴，在於給予人民以福祉，所以士民尊重他；君主的富有，在於給予人民以財富，所以士民愛戴他。

【四】

武王克殷，發鉅橋^①之粟，散鹿臺^②之錢；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無故無新，唯賢之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③若其（無若其）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矣！（卷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鉅橋：殷紂王貯藏糧食的場所，亦作巨橋。②鹿臺：殷紂王貯藏珠玉錢帛的地方。③晏然：悠閒安適的樣子。

白話 周武王攻破殷商後，發放鉅橋的糧食，散發鹿臺的庫錢；封修比干的陵墓，把箕子從囚禁中釋放出來；不分舊臣還是新人，只要賢能就親近。使用的不一定都是他原有的東西，任用的不一定都是親近的人，而武王自在從容，就像都是他原有的一樣。由此看來，聖人的志向遠大啊！





乙 戒貪

【五】

罪莫大於可欲，也。好淫色。禍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自禁止也。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貪。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無欲心也。（卷三十四 老子）

白話

罪惡沒有比荒淫好色更大的，禍患沒有比不知足更大的，過錯沒有比貪得無厭更大的。所以，只有知足的富足，才是長久的富足。

【六】

今夫溜水^①足以溢壺榼^②，而江河不能實漏卮^③。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術^④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則萬乘之勢^⑤，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

（卷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溜水：屋檐上滴下的水。溜：通「雷」，屋檐滴水處。②榼（カ／カ）：盛酒或貯水的器具。③卮（チ／チ）：古代盛酒的器皿。④道術：仁義道德。⑤萬乘（sheng／ム）之勢：擁有可出動兵車萬乘的力量。喻擁有的地位極高。乘：量詞，古時一車四馬叫「乘」。

白話 如今屋簷上滴下的水能把水壺裝滿，而江河之水卻裝不滿漏水的酒器。所以人心就像這樣。應當以仁義道德來衡量約束自己，食物能填飽肚子，衣服能抵禦風寒，也就足以養護七尺之軀了。如果不用道德標準來衡量約束自己，那麼即使擁有天子的權勢也不會感到尊貴，即使擁有天下的財富也不會感到快樂。

【七】

目悅五色^①，口欲滋味，耳淫五聲^②。七竅交爭^③，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④。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卷三十五 文子）

註釋 ①五色：青、赤、白、黑、黃五種顏色。古代以此五者為正色。這裡泛指各種顏色。②五聲：指宮、商、角（*gō / yuē*）、徵（*zhǐ* / *zhī*）、羽五音。③交爭：猶交集。指不同的事物、感情聚集或交織在一起。④天和：謂人體之元氣。

白話 眼睛喜歡五彩顏色，嘴巴貪愛美味，耳朵沉湎於音樂。眼耳口鼻七竅交織在一起追求享受，就會傷害人的天性，天天被邪惡欲望吸引，自己身體的元氣被消磨殆盡。自身都無法調治保養，又怎能治理天下呢！





【八】

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也。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封，厚也。胡，何以為美。夫君國^①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君安得肥？安得獨肥，言將有患。（卷

八 國語）

註釋

①君國：謂居君位而御其國。

白話 所謂美，是指對上下、內外、大小、遠近都沒有妨害，才稱得上美。如果眼睛看著美觀，然而卻為此耗費財物，這是斂收民財使自己富有卻讓百姓貧困，哪裡還算什麼美呢？身為治理國家的君王，要與百姓共處，百姓貧困了，國君怎麼得以享受富裕？（意思是一定會有禍患的。）

【九】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①千金之價（價作資）；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②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③，眾下肆情^④，淫侈^④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⑤矣。（卷四十九 傅子^⑥）



註釋

①盈：超過。②漢靈：即漢靈帝劉宏，東漢第十一位皇帝。在位期間重用宦官，殘殺士人，恣情縱樂，導致爆發黃巾起義，漢朝名存實亡。③肆情：猶縱欲。④淫奢（*shē / pē*）：奢侈無度。參：「奢」的籀文。⑤殃毒：禍害。⑥傅子：西晉傅玄著。

白話

對天下有危害的事，沒有比君王讓後宮的女人過分的裝飾打扮更嚴重的了。君王不節制耳目的欲望，竭盡天下的奇巧，耗盡天下的奇異之物。後宮女子一頭的首飾，就花費千金之資；婢妾的衣服，包含了四海的珍寶。縱欲的人欲望無窮，而百姓的物力有限；用有限的物力，去滿足無盡的欲望，這是漢靈帝失去民心的原因。在上者欲望沒有節制，下面的人肆情縱欲，荒淫奢侈之風並起，百姓就會遭殃受害。

【一〇】齊景公使使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亦有臺若此者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①，采椽^②不斷^③，猶以為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④有若此者乎？」於是楚王恹如^⑤也。（卷八 韓詩外傳）



註釋

①茅茨不剪：謂崇尚儉樸，不事修飾。茅茨：茅草蓋的屋頂，亦指茅屋。剪：斬斷；除去。②采桷（*chū / ㄔㄨ*）：桷（*jué / ㄐㄨㄟ*）：柞（*zuo / ㄗㄨㄛ*）木的屋椽（*chuān / ㄔㄨㄢ*）。采：「桷」字之省，「桷」指柞木。桷：方形的椽子，椽子是建築中用以支撐房頂與屋瓦的木條。③斲（*zhuo / ㄓㄨㄛ*）：雕鑿，雕飾。④惡（*wu / ㄨ*）：疑問代詞，相當於「何」、「安」、「怎麼」。⑤怊（*chou / ㄔㄡ*）如：《韓詩外傳》其他刻本「怊」均作「悵」（*xi / ㄒ*），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所印《群書治要》有眉註：「怊作悵。」悵如：憂愁不安的樣子。怊：掛懷。又音 *chou / ㄔㄡ*，悵逆。

白話

齊景公派遣使者到楚國去，楚王和使者一起登上九層高的樓臺，回頭對使者說：「齊國也有這樣的樓臺嗎？」使者說：「我們國君有處理政務的朝堂，堂前只有三尺高的土臺階，茅草蓋的屋頂沒有加以修剪，柞木椽子也沒有雕琢裝飾，但他還認為修建朝堂的人太勞苦了，而住在裡面的人太安逸了。我們國君怎麼會有這樣美好的高臺呢？」楚王聽後顯得不安。

丙 勤儉

【一一】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其行以好（增好作）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

（卷四十 新語）

白話 聖人住簡陋的房子，而崇尚道德；日常穿戴很儉樸，而盡力於實踐仁義。不損害德行來增添臉上的光彩，也不虧損道德來美化自身。國家不動用民力去做無益於百姓的事功，君主家裡不收藏華而不實的器具。

【一二】子曰：「禹，吾無間^①然矣。菲^②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于黻冕^③；卑宮室，而盡力溝洫^④。禹，吾無間然矣！」也。間，非也。菲，薄也。致孝于鬼神，謂祭祀豐潔也。黻，祭服之衣。冕，冠名也。（卷九 論語）

註釋

①無間（*lián / ㄌㄧㄢˊ*）：無可非議。間：間隙，此處意思是指其間隙而非議之。②菲（*feī / ㄈㄟˊ*）：微薄。③黻冕（*fú miǎn / ㄈㄨˊ ㄇㄧㄢˇ*）：古時天子臨朝或祭祀，所穿的禮服名為黻，所戴的禮帽名為冕。④溝洫：田間的灌溉水溝，借指農田水利。





白話 孔子說：「對於禹，我是找不出他的缺點可以批評的了！禹王自己飲食簡單，而祭祀的祭品卻豐盛潔淨，盡心孝敬祖先；自己平日的衣服很粗劣，而臨朝和祭祀的禮服卻十分莊嚴；自己宮室矮小簡陋，而盡力於為人民修治溝洫水利。對於禹，我是找不出他的缺點可以批評的了！」

丁 懲忿

【一三】爾①無忿疾②于頑，無求備于一人。人有頑豈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於一夫也。（卷二 尚書）

註釋 ①爾：你。此處指周公的次子姬君陳。本句選自《尚書·君陳》篇。周公把殷代遺民中不服從周朝統治的人，遷徙到陪都洛邑，周公親自督察和管理。周公去世後，周成王令君陳繼承周公的職責。此篇是周成王策命之詞。②忿疾：忿怒憎惡。

白話 對於愚昧頑劣之人，你不要憤怒、厭惡（應當耐心開導他）；對任何一個人，都不要要求全責備（用人應當發揮他的長處，並協助他提升他的短處）。

【一四】

上無忿怒之志^①

（志作毒）

，下無伏怨^②

（怨舊作愆，改之）

之患。故長利積，大

功^③立，名成於前，德垂^④於後，治之至也。（卷四十 韓子）

註釋

①志：志作毒，指傷害。②伏怨：潛藏的怨恨。③大功：大

功業，大功勞。④垂：留傳；流傳。

白話

國君沒有因憤怒而對下屬與百姓造成傷害，下屬與百姓沒有因積怨而對國君造成憂患。所以長久的利益得以積聚，偉大的功業得以建立，名望成就於生前，德化垂範於後世，這是治理天下最高的境界。

【一五】

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騃^①而辭

訥^②，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③以為士

（士疑當作上或主）

，離謗^④以為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眾意，

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⑤以

取容^⑥，可不恕之以貞乎？臣有從^⑦側陋^⑧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

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⑨而執節^⑩，分立而見毀，可不恕

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也。（卷四十七 政要論）





註釋

- ① 樸駭（朴／駭）：魯鈍，多用為謙詞。駭：愚，呆。② 訥（訥／訥）：出言遲鈍；口齒笨拙。③ 犯難：承受風險；不顧危險。④ 離謗：遭受誹謗。離：遭受；遭遇。後多作「罹」。⑤ 耦世：適應世俗。⑥ 取容：討好別人以求自己安身。⑦ 從：介詞，在，由。⑧ 側陋：指出身或地位低下。⑨ 孤特：特出；孤高。⑩ 執節：堅守節操。

白話

有的臣子不善於表達但意見很好，說出來的話不好聽，但他的意見能使事情順利成就，怎能不體察他的正直而寬容對待呢？有的臣子樸實憨厚言語遲鈍，外表平常而頭腦聰慧，怎能不體察他的質樸而寬容對待呢？有的臣子為了君主寧願承受風險，為了國家忍受一切誹謗，怎能不體察他的忠誠而寬容對待呢？有的臣子因為恪守正道而違背眾人的意願，執法嚴明而不顧及個人感情，怎能不體察他的一番公心而寬容對待呢？有的臣子不願意違背自己心中的道德準則而迎合他人，不迎合世俗以求得苟且容身，怎能不體察他的堅貞而寬容對待呢？有的臣子地位微賤卻能提供明智的意見，不顧身處低位而能直陳對國事的主張，怎能不體察他的難能可貴而寬容對待呢？有的臣子性格孤僻但能嚴守節操，處

世獨立而受到毀謗，怎能不體察他的剛勁節操而寬容對待呢？這七個方面的恕道，正是進舉賢善之人、接納下層意見的道理啊。

戊 遷善

【一六】

無田^①甫田^②，維莠^③驕驕^④。無思遠

人^⑤，勞心^⑥忉忉^⑦。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也。無思遠人^⑤，勞心^⑥忉忉^⑦。忉忉，憂勞。此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然。（卷三 毛詩）

註釋 ①無田：沒有力量耕種。田：耕作；開墾。②甫（ふ／エ）

田：大田。甫：大。此處「田」指土地。③莠（yǒu／イ）：田間常見雜草，其穗形似狗尾，俗名狗尾草。④驕驕：草盛且高貌。⑤遠人：遠方之人。⑥勞心：憂心。⑦忉忉（たう／カ）：憂思貌。忉：憂愁；憂傷。

白話 農夫無力耕種過大的田地，田地裡就只會雜草叢生（比喻君王想建立功勳使國家安定，一定要勤勉地修身養性，積累小的善行來成就大的功績）。君王無德就別想著遠人來歸附擁戴，那只會白白地勞心費神。



【一七】孔子曰：「見善如不及^①，見不善如探湯^②。」（卷九 論語）

註釋

① 不及：趕不上。② 湯：燒開的水，沸水。

白話

孔子說：「見到人有善行，要有慕賢之心，好像跟在別人後面趕路，生怕追不上他；碰到不善的事情，就像以手去探剛燒開的沸水一樣，避之唯恐不及。」

【一八】

孟子曰：「子路^①人告之以其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又甚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舜從耕於歷山及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為善也。

（卷三十七 孟子）

註釋

① 子路：仲由的字。春秋時魯國卞（今山東泗水縣泉林鎮卞橋）人，孔子弟子。又字季路。

白話

孟子說：「子路聽到別人告訴他的過失，就非常歡喜；禹聽見人家很好的言論，就虛心拜受；大舜又比他們偉大，他對於行善，沒有別人和自己的區別，並且能放下自己的看法，接受別人

好的意見，非常快樂地採取別人的長處，拿來行善。從他微賤時從事耕種、燒陶、打漁等行業，一直到當了帝王，沒有不是採取自別人的長處，自己照樣去做的。採取別人的長處拿來行善，也就是與人一同行善。所以君子的美德，沒有比與人一同行善更大的了。」

己 改過

【一九】《象》曰：洊雷^①，震。君子以恐懼修省^②。（卷一 周易）

註釋

①洊（じふ／ヒラ）雷：接連不斷的雷聲。洊：同「薦」。再、屢次、接連之意。②修省：修養道德，省察過錯。

白話

《象傳》說：接連不斷的雷聲，這就是震動的象徵。君子此時應當心生敬畏恐懼之感，因此修養道德，省察己過。

【二〇】子曰：「顏氏之子，其殆^①庶幾^②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④，元吉^⑤。』」（卷一 周易）





【註釋】

①殆：大概，表揣測。②庶：差不多，近似。③幾：心念、事物變化時的隱微跡象、先兆。這裡指知幾，能洞察機先，念頭、事情一發動便知結果。唐代孔穎達先生編訂的《周易正義》中說：「幾，微也，是已動之微。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唯纖微而已。」④祇（ㄉㄧˊ／ㄘㄧˊ）悔：大災禍。祇：大。悔：過失；災禍。⑤元：大。

【白話】

孔子說：「顏淵這個人，差不多接近知幾通達的君子了！有了不好的念頭和行為，沒有自己不知道的。知道了，他不會再次重犯。《周易》復卦初九爻辭說：『迷途了，走出去還沒有多遠，就能適時回頭猛省，便不至於有太大的災禍，經此警覺，則有大吉。』」

【二二】

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①過人，未足貴也；勇決^②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③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卷四十六 中論）

【註釋】

①博辨：從多方面論說；雄辯。辨：通「辯」。辯論。②勇

決：勇敢而果斷。③遷善：去惡為善，改過向善。

白話 才智敏捷過人，不足為貴；博識善辯過人，不足為貴；勇敢決斷過人，不足為貴。君子最可貴的地方，就是一心向善唯恐不及，改正錯誤唯恐遺漏。

【三三】 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①；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②。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③旃^④。（卷四十六 中論）

註釋 ①喪心：迷失本心。②失體：迷失天賦的德性。體：稟性，德行。③舍：放棄；捨棄。④旃（zhan／ㄓㄢ）：同「旃」。之，焉。

白話 知道自己的過錯而不改正，叫做迷失本心；反思自己的過錯而仍不改正，就叫迷失天賦的德性。迷失本心和德性的人，就是災禍降臨的對象，君子是不會這麼去做的。





二 敦親

甲 總論

【二三】《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①。」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②也。
(卷二十五 魏志上)

註釋 ①家道正而天下定：《易·家人》原文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②令典：好的典章制度。

白話 《易經》中說：「家庭的規矩端正了，天下就會安定。」由家內而影響到天下，這是古代明君好的典章法度啊！

乙 孝親

【二四】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也。 (卷二 尚書)

白話 建立仁愛心從侍奉父母做起，建立恭敬心從對待長者做起，這樣愛敬之風起始於家庭和邦國，最終必將擴展到整個天下。(要

樹立愛敬之道，必得從家中的親人長輩開始，這樣家庭和國家同時都被美德所化，和諧、融洽之風最終必將通達於天下。）

【二五】

是故人道親親，言先有恩。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①，收

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②，愛百姓故刑罰

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

成故禮俗刑^③，禮俗刑然後樂。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百姓，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詩》云：「不

顯不承^④？無斁^⑤於人斯^⑥。」此之謂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樂之無厭。

（卷七 禮記）

註釋

①收族：凝聚全體家族成員。②百姓：百官。③刑：成。④

不：副詞。表否定。一說通「丕」，大。⑤承：尊奉、繼承。一

說通「烝（*zeng* / ㄗㄥ）」，美好。⑥斁（*yi* / ㄧ）：厭棄。此為《詩

經·周頌·清廟》之詩句。《詩經》此字作「射」，當以「斁」

字為正。⑦斯：語氣詞。

白話

由此可見，人倫大道的根本在於親愛自己的父母；親愛自己的父母，所以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主、敬循宗法；





敬重宗主、敬循宗法，所以能以上下、親疏之序團結族人；以上下、親疏之序團結族人，所以宗廟祭禮肅穆莊嚴；宗廟祭禮肅穆莊嚴，所以能以國家社稷為重；以國家社稷為重，就能愛護百官；愛護百官，刑罰就能公平得當；刑罰公平得當，民眾就能安居樂業；民眾安居樂業，就能使財用充足；財用充足，則君主和民眾各種良善的願望都能達成；君民各種善願都達成，則禮儀風俗就自然形成；禮俗形成了，然後人人都能安樂。《詩經·周頌·清廟》說：「文王的德行難道不光明，難道不能承繼先人的事業？人們永遠熱愛他而沒有人厭棄他啊！」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丙 教子

【二六】夏為天子十有餘世，殷為天子二十餘世，周為天子三十餘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①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②生，固^③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④齊肅^⑤端冕^⑥，見于天也；過闕^⑦則下，過廟^⑧則趨^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⑩，而教固已行矣。（卷十六 漢書四）

註釋

①暴：短促。②迺（ヨシ／ヲ）：始，才。③固：副詞，就。④有司：官吏，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稱。⑤齊肅：莊重敬慎。齊：同「齋」，指莊重；嚴肅恭敬。⑥端冕：玄衣和大冠，古代帝王、貴族的禮服。⑦闕：宮門、城門兩側的高臺，中間有道路，臺上起樓觀。⑧廟：指宗廟的前殿，宗廟是先祖靈位所在。⑨趨（ヨ／ク）：同「趨」。古代的一種禮節，以碎步疾行表示敬意。⑩赤子：嬰兒。

白話

（賈誼上疏說：）夏朝天子傳了十幾世，殷朝天子傳了二十多世，周朝天子傳了三十多世，秦朝天子傳到第二世就滅亡了。人的本性相差並不很大，為什麼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治國有道而長久，而秦朝之君卻無道又突然滅亡呢？那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君王，在太子剛出生時就用符合禮法的行動來給他示範。讓人背著太子，有關官員則恭敬肅穆、衣冠整齊，拜見上天；經過門闕時就下車步行表示禮貌，經過宗廟時就恭敬地小步疾行，這是孝子所行之道。所以從太子還是嬰孩時，教育就已經在進行了。

【二七】

凡三王^①教世子^②，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③也，禮所以修外^④也。





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卷七 禮記）

註釋

①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②世子：天子或諸侯之嫡子中的儲君稱謂。③脩內：指消融其邪慝之氣，增進其內心修養。脩：同「修」。④修外：指陶冶其恭肅之儀，培養其溫潤文雅之象。

白話

夏禹、商湯、周文王三王教育世子，都是把禮樂作為必修的課程。樂是陶冶薰修內在心性的，禮是恭肅修治外在言行舉止的。禮與樂的修養交匯於內心，必定會表現於外在的行為。

【二八】

石碻^①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②，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③過也。」（後補卷四 春秋左氏傳上）

註釋

①石碻（que／くせ）：春秋時衛國賢臣。衛莊公寵妾所生的兒子州吁有寵而好武，石碻進諫，莊公不聽。石碻之子石厚與州吁交往，石碻禁止，亦不聽從。莊公去世後太子完即位，稱衛桓公，十幾年後，州吁弑桓公而自立為君。因衛國上下都不擁護州吁，石厚便向父親請教安定君位之法。石碻假意建議石厚跟隨

州吁去陳國，通過陳桓公朝覲周天子。旋即請陳國拘留兩人，由衛國派右宰醜殺了州吁，又使家宰孺羊肩殺了石厚。《左傳》稱其「大義滅親」，是一位「純臣」。^②洸（ㄅㄨˋ）：安逸不勞。^③寵祿：謂給予寵幸和富貴。

白話 大夫石碏勸諫莊公說：「我聽說真正愛護孩子，就用道義來教育他，不使他步入邪路。驕傲、奢侈、縱欲、放逸，這樣就會走上邪路。這四種惡行的由來，是因為給予寵愛和富貴過度的緣故。」

【二九】

衰^①病困，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②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並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當奄覆之。嗟乎！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閭闔之內，奉令於太妃；閭闔之外，受





教於沛王^③。無怠乃心，以慰余靈。」（卷二十六 魏志下）

註釋

①哀：曹哀，三國時期曹魏宗室，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異母弟，母杜夫人。②造膝：到膝前，指到他身邊。③沛王：曹林，曹操之子，與曹哀同為杜夫人之子。青龍三年，曹哀有疾，明帝遣太妃、沛王曹林同來省疾。

白話

曹哀病重之時，教令繼承自己王位的兒子說：「你年紀尚小，還不懂得為人處世的道理，過早成為人主，若知道享樂而不知道吃苦，必將會因為驕傲奢侈犯下過失。接待大臣時，務必要遵照禮儀，即使不是大臣，對年老的人也應該回拜；奉事兄長要恭敬，照顧弟弟要慈愛。兄弟有不良的行為，應當到他身邊促膝談心勸諫他；若勸諫不聽，就要流著淚開導他；開導他還不改，那就要稟告他的母親。如果仍然不改，就應當上奏天子，並削奪其封國土地。與其讓他保持著恩寵而遭禍，不如身處貧賤而保全性命。當然這說的是大的罪惡。至於微細的過錯，就應當為他們掩蓋。唉，兒子啊！要謹慎的修養自身，事奉朝廷要忠誠堅貞，侍奉太妃要孝順恭敬。家裡的事應遵從太妃的指令，外面的事要接受伯父沛王的教導。你不可以讓心懈怠下來，以此來慰藉我的

丁
夫
婦

興也。和諧，又不淫其色，若睢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

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主化成也。

窈窕^④**淑女**^④，君子**好仇**^⑦。

窈窕，幽閑也。淑，善也。仇，逖也。逖，遠也。作仇，匹也。后妃有關

雖之德，是幽閑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仇逮也（仇逮也，作匹逮也）。（卷三 毛詩）

①關關：鳥類雌雄相和的鳴聲，後亦泛指鳥鳴聲。②雉鳩：

一種水鳥，傳說此鳥配偶固定，情意專一。③洲：水中的陸地。

④窈窕：嫺靜美好。⑤淑：指女子貞靜柔善。⑥君子：此處指周文王。⑦好仇（hǎo qiú／ㄏㄠˇ ㄑㄧㄡˊ）：美好理想的配偶。仇：同「逌」，伴侶；配偶。今本《詩經》作「好逌」。

白話 小島上雙棲的雉鳩相對而唱，發出關關的和鳴。那嫻靜善良的女子，才是君子理想的配偶。（夫婦是人倫之始，娶得有德的女子，然後可以風化天下，所以文王思得賢女幫助治國。）



三 反身

【三一】吳阪之馬，庸夫統銜^①則為弊乘，伯樂執轡^②即為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為良民，遭桀、紂則為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

（卷四十七 政要論）

註釋

①銜：馬嚼子。青銅或鐵製，放在馬口內用以勒馬，控制牠的行止。②執轡（*de / 冬*）：謂手持馬韁駕車，引申為駕馭。

白話

吳阪這個地方的馬，平庸的人來駕馭就是劣馬，伯樂來駕馭就成了良駒，並不是馬的不同（而是駕馭者不同）。教化人民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百姓遇到大禹和湯王這樣的聖君則是良民，遇到夏桀和商紂這樣的暴君則成了凶惡愚頑之民，這就是不同的治理所造成的。所以，一個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不會怪罪自己的百姓，而是反省自己的過失；不會斥責自己的部下，而會反過來要求自己。

【三二】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

（卷四十 賈子）

白話 君主能夠行善，那麼官吏就必定能夠行善；官吏能夠行善，則百姓必定能夠行善。所以百姓不善，是官吏之罪；官吏不善，是君主的過失。啊！對此要警惕而又警惕啊！

【三三】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①，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卷十

孔子家語）

註釋

①環堵之室：四面土牆。形容居室簡陋貧寒。

白話 愛別人的人，別人也愛他；憎恨別人的人，別人也憎恨他。知道自己修身有得，就知道能獲得眾人的支持。所謂不出小屋而知天下，就是懂得反回頭來修養自己。

【三四】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





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卷四十九 傅子）

白話 古代聖明君主，修養自身、治理人民，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使自己保持在正道之中而已。自己能持守正道，那麼做任何事情都能得當；假如自己失去正道，那麼做任何事情都會失當。做事都能守正而得當，治理天下就有餘力。所以時運不通時則保全自身、遵循正道，終年持守中和；時運通達時則兼濟天下，使所有人事物各得其所。假如做事都偏離正道而失當，那麼養妻育子尚且不足。所以（失去正道的君主）時運不通時就會肯定自己、指責別人，導致災禍降臨其身；時運通達時則放縱欲望，揮霍無度，以致殃及天下。

【三五】原^①天命^②，治心術^③，理好惡，適情性^④，而治道^⑤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⑥脩理^⑦矣；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⑧矣；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

用，則不以物害性矣（本書不以物害性矣作不害物性）。適情性，則欲不過節，欲不過節，則養性^⑨知足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已。

（卷八 韓詩外傳）

註釋

①原：參究，推究。②天命：指宇宙自然的規律、法則。③心術：內心。④情性：情感，秉性。⑤治道：這裡指修養自己的方法。⑥動靜：行動與止息。⑦脩理：當代趙善詒先生認為，「脩」為「循」之形訛，「脩理」當作「循理」。今從之。⑧阿（あ／せ）：徇私，偏袒。⑨養性：謂修養身心，涵養天性。

白話

參究天道自然的規律，修正自己的心念，調理自己的好惡，使自己的情感秉性保持適度，如此治國之道就完備了。參究天道自然的規律，就不會不知道禍福的起因與發展，清楚禍福的起因與發展，那麼行動與止息都能恰當合理；修正自己的內心，就不會胡亂高興或發怒，不胡亂高興或發怒，賞罰就不會偏袒；調理好自己的好惡之情，就不會貪圖無用之物，不貪圖無用之物，就不會因外物而傷害了本性；使自己的情感秉性保持適度，欲望就不會超越節度，欲望不超越節度，便能涵養天性、知道滿足。這四個方面不必向身外尋求，也不必藉助他人，只需反過來要求自己





己而已。

【三六】

傳^①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②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③者戒於大^④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⑤；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⑥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⑦而望進。（後補卷二十 漢書八）

註釋

①傳：《韓詩外傳·卷二》云：「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②王道：以德治國之道。③疏通：通達。④大：「太」的古字，表示程度過分。⑤雍蔽：蒙蔽；隔絕。雍：通「壅」，堵塞。⑥湛（chén／ㄔㄣˊ）靜：沉著冷靜。湛：「沈」的假借字（後世「沈」字多寫作「沉」）。⑦比周：結黨營私。比：勾結。

白話

經傳上說：「審察自己的善惡，調理自己的情性，而王道也就在其中完成了。」（調理情性後）能夠完全開顯、發揮自己的



本性，然後就能明瞭及發揮他人和萬物的本性；能明瞭及發揮他人和萬物的本性，就能輔助天地化育萬物。調理情性的方法，一定要分辨自己之餘之處，然後勉力彌補自己的不足。一般說來，聰明通達的人，應戒除過分的苛察；見聞不廣的人，應避免閉塞不通；勇猛剛強的人，應杜絕過於暴烈；寬仁慈愛、溫和善良的人，應警惕不夠果斷；沉著安靜、行動舒緩的人，應防止錯過時機；心胸廣大的人，應戒備遺忘事情。一定要仔細分辨自己應當警戒的地方，並用義理調整自己，這樣才能達到性情中和有度，而巧佞虛偽之徒不敢相互勾結營私，企望晉升。

【三七】

孔子曰：「君子者孟^①也，民者水也。孟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卷三十六 尸子）

註釋

①孟（yu / 𡗗）：盛食物或漿湯的容器。

白話

孔子說：「君王就好像是器皿，黎民百姓就好像是水。器皿是方的，水就呈現方的形狀；器皿是圓的，水就呈現圓的形狀。」領導者有什麼喜好而百姓不效仿趨從的呢？



【三八】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①；上求楫^②，而下致^③船；上言若箴^④，下言若綸^⑤。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⑥，下有九殺

^⑦。衰殺皆喻儉（儉作踰）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尤作有）甚焉。」故有九殺也。（卷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谷：山間的水流。②楫（ㄓ/ㄣˊ）：船槳，短曰楫。③致：

奉獻，獻納。④箴（ㄓㄢ / ㄗ/ㄣˊ）：織絹以細絲入杼。《淮南子》通

行本作「絲」。根據下文「下言若綸」，推斷此處當為「絲」字。

《禮記·緇衣》中「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可為佐證。⑤綸（ㄌㄨㄣ /

ㄌㄨㄣˊ）：粗絲線。⑥衰：減少。⑦殺：降等；減少。與「衰」相近，

都比喻節儉。《群書治要》小註為「衰殺皆喻儉」。「天明本」

校勘記云「儉作踰」，是當時校勘者用所搜集的《淮南子》許慎、

高誘註本，比對《群書治要》中相應的小註而記錄的。近代吳承

仕先生認為：「等衰隆殺，禮家之常言，過制為奢，降省為儉，

故註以『衰殺喻儉』也。《治要》所引近之。誤『儉』作『踰』，

翩其反矣。」今從吳說。

白話

領導要用木材，下屬就會毀壞林木；領導要吃魚，下屬就會

放乾河谷的水；領導要用船槳，下屬就會獻上整條船隻；領導說

的話若像一根細絲，下屬說的話就會像一根粗絲繩。領導有一分善行，下屬就有兩分讚譽；領導奢欲減少三分，下屬就會減少九分。

四 尊賢

【三九】古者聖王之為政，列^①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②肆^③之人，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④，以勞受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恆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故尚賢者，政之本也。（卷三十四 墨子）

註釋

①列：列入位次。②工：古時對從事各種技藝的勞動者的總稱。③肆：作坊；店鋪；市集。④服事：承擔公職，為公家服務。

白話

古代的聖王治理國政，使有德者列於其位，使賢能者得到尊重；即使是務農和做工經商的人，有德能的就會被選拔舉薦，給他們很高的爵位，給他們很豐厚的俸祿，把政事交付給他們。這





並不是因為他們賢能便賞賜，而是想要通過他們成就事業。所以，應當根據德行擔任職位，根據官職承擔責任為國服務，論政績接受獎賞，按功勞分得俸祿。所以官吏不會始終尊貴，而百姓也不會終生卑賤，有德能就會得到選拔舉薦，無德能就會被免職。按公義提拔人，而不以私怨罷黜人，所以能獲得賢士。（君王）得到賢才則智謀不會窮盡，身體不會疲勞，名聲樹立且功業成就，美德得到彰顯而邪惡不會產生了。因此說尊重賢才是為政的根本。

【四〇】

語曰：「世有亂^①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②、契^③之佐，殷、周無貴伊^④、呂之輔矣。（卷二十五 魏志上）

註釋

①亂：治理。②稷（ミ／ム）：唐、虞時代的賢臣。稷，又稱「后稷」，周之先祖。虞舜命為農官，教民耕稼。③契（ミ／ム）：人名。傳說中商的祖先，為帝嚳（ミ／ム）之子。舜時佐禹治水有功，任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④伊：伊尹，商湯大臣，名伊，一名摯，尹是官名。輔助成湯征伐夏桀，被尊為阿衡。湯去世後，歷佐外丙、仲壬二王。後太甲即位，因荒淫失度，

被伊尹放逐到桐宮，三年後再迎接悔過的太甲恢復王位。

白話 俗話說：「世上有能治理好國家的人才，卻沒有能脫離人的實施而自動治理好國家的法令制度。」如果治理國家可以只依靠法令的話，那麼唐堯、虞舜也就用不著稷、契的輔佐，商王、周王也就不必重視伊尹、呂尚的輔助了。

【四一】凡治之道，莫如因^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②也，亦必不過^③矣。（卷三十六 尸子）

註釋 ①因：依託；利用；憑藉。②猗頓：戰國時大富商，後以「猗頓」為富戶的通稱。③過：過失；錯誤。

白話 大凡治國之道，莫過於依靠智慧；依靠智慧，莫過於任用賢才。就好像識別良馬一定要藉助伯樂，挑選美玉一定要依靠猗頓一樣，就必定不會有所失誤。

【四二】絕^①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②於驥^③，霸王^④者託於賢。（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註釋

①絕：橫渡。②託：憑藉。③驥：駿馬。④霸王：成就霸業或王業。霸業指憑藉武力、刑法、權勢等進行統治的功業；王業指以仁義治天下，達到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功業。

白話

橫渡江河的人要依靠船隻，去往遠方之人要依靠良馬，成就霸業或王業的人要依靠賢臣。

【四三】

夫鳥獸魚猶知假，而況萬乘之主乎，而獨不知比假天下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痛哉！故曰：以明扶明，則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觸牆木，不陷井阱^①，則其幸也。

（卷八 韓詩外傳）

註釋

①阱（jǐng / ㄐㄧㄥˇ）：地上挖的陷坑。

白話

鳥獸游魚尚且知道憑藉他力，何況是擁有萬乘兵車的國主，卻偏偏不知道藉助天下英雄賢士的力量，與他們為伴，這怎麼不讓人感到痛惜呢！所以說，眼睛明亮的人扶助眼睛明亮的人，就可以登高致遠，直上雲端；眼睛明亮的人扶助失明的人，可以把失明的人送回家；但是兩個失明的人互相扶持，不撞在牆壁和樹

木上、不掉進水井或陷阱裡，就算是幸運的了。

【四四】

聞賢而不舉，殆也；聞善而不索^①，殆也；見能而不使，殆也；親仁而不固^②，殆也；同謀而離^③，殆也。（卷三十二 管子）

註釋

①索：尋求；探索。②固：堅定、確定。③離：背離；違背。

白話

領導者知有賢才卻不舉用，（國家或團體）會危險；聽說有善人而不訪求，（國家或團體）會危險；見到有能人而不任用，（國家或團體）會危險；親近仁德之人而信心不堅定，（國家或團體）會危險；共同謀事而又互相背離，（國家或團體）會危險。

【四五】

孫子^①曰：「人主之患^②，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也！（卷四十六 中論）

註釋

①孫子：即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末期趙國人。我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西漢時因避宣帝劉詢諱，而「荀」





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②患：禍害、災難。

白話 荀子說：「君主的禍患，不在於口頭上說不任用賢才，而在於不能真心實意地任用賢才。口頭上說任用賢才，行動上拒絕賢才；言行相反而想要賢才到來、不賢的人離去，不是很難嗎？」這番話說得多麼好啊！

【四六】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交（友作）處，亡主與役處。（卷三十四 鵷冠子^①）

註釋 ①鵷（フウ／＼）冠子：相傳為戰國時期楚國隱士，常常戴著以鵷的羽毛裝飾的帽子，故被稱為鵷冠子。

白話 成就帝業的君主與老師相處（尊重賢人為自己的老師，恭敬地向賢人學習）；成就王業的君主與朋友相處（把賢人當成自己的朋友，與他們互相切磋）；導致國家滅亡的君主與僕役相處（把他人當成自己的僕役，自高自大）。

【四七】 師臣者帝，賓^①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②為師，齊桓以夷吾^③為仲父^④。

(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註釋

①賓：以客禮相待。②大公：即太公望（呂尚）。姜姓，呂氏，名尚。俗稱姜太公。③夷吾：管仲，名夷吾。④仲父：「仲」為管仲之字。父，指齊桓公事管仲如父。

白話 把臣子當老師一樣對待的能夠稱帝，把臣子當賓客一樣對待的能夠稱霸。所以周武王以姜太公為師，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

【四八】

治國安家，得人者也；人，謂賢人也。伊尹赴而湯降，甯戚到而齊興。亡國破家，失人者也。微子去而殷亡，楚是以明君賢臣，屈己而申。①人。（卷四十 三略）

註釋

①申：伸展；伸張。

白話 國治家安，是因為得到了賢人；國破家亡，是由於失去了賢人。因此，明君賢臣哪怕是委屈自己，也要使賢能之人的才華得到施用，心志得到舒展。

【四九】

賢人在上位，則引①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②。





故湯^③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④也。（卷十五 漢書
三）

註釋 ①引：薦舉。②進：進仕；出仕。③湯：商朝的開國之君，又稱成湯、成唐、武湯、武王、天乙等。④致：招引；招致。

白話 賢人居於上位，就會引薦和自己同樣賢德的人聚集在朝廷；賢人身在下位，就會期望與自己同樣賢德的人一起得到任用。所以成湯舉用伊尹，不仁的人遠離，而眾多賢能之人就到來了，這是同類相互感召的結果。

【五〇】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入（入疑），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卷三十六 尸子）

白話 鄭簡公對子產說：「飲酒時不奏樂，鐘鼓不鳴，這是我的責任；如果國家沒有收入，朝廷得不到治理，與諸侯國交往而不能

實現志願，就是你的責任了。」子產治理鄭國，國家沒有盜賊，路上沒有飢餓的人。孔子說：「像鄭簡公那樣喜好音樂，就是抱著鐘鼓上朝也可以啊。」善於任用賢才，就能身享安樂而聲名自然到來，事務少而功績多，國家得到治理而自身也能安逸。

五 納諫

【五一】

至忠逆於（舊無逆於之於字，補之）耳、倒於心，也。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受聽。故

賢主之所說^①，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悅忠言。不肖主反之。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

也，人時灌之則惡之，惡其灌之者也。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

忠言，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也。（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註釋

①說（yue / 悦）：後作「悦」。喜悅；高興。

白話

至忠之言會讓人覺得不中聽、不順心，若不是賢明的君主，有誰能接受呢？所以賢明的君主所喜歡的，正是昏庸的君主所要懲罰誅除的。假如這裡有一棵樹，自己希望它生長茂盛，可是別人按時澆灌它，自己卻討厭澆灌人的行為，並且每天砍伐樹根，





那麼這棵樹必定活不了。厭惡聽取忠言，正是最嚴重的自我毀滅的行為啊！

【五二】

夫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可用也，不差其位；其言可行也，不責^①其辯。闇主則不然，信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②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③之以罪。如此而欲炤^④海內、存^⑤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亦遠矣。（卷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責：要求；期望。②邪枉：邪曲，不合正道。③誅：懲罰；責罰。④炤（Zhào／照）：同「照」，照耀。⑤存：撫慰；顧恤。

白話

賢明的君主聽取群臣的建議，如果臣下的策略可用，就不應當因說話人的地位低下而恥於採用；如果臣下的言論可行，就不會責求他們要能言善辯。昏庸的君主就不是這樣，他信任、偏愛平素與自己親近的人，雖然他們姦邪枉法、品行不端，他卻看不見；他疏遠地位卑賤的人，雖然他們竭盡忠誠奉獻才智，他卻不知道。有人進言時，他要追根問底使對方理屈詞窮；有直言規勸

的，他就用某種罪名予以懲處。這樣做還想要光耀海內、撫恤天下的百姓，就像是塞著耳朵去聽辨樂聲的清濁、蒙上眼睛卻想看清楚顏色，這樣離耳聰目明也太遠了。

【五三】

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①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②無失道之愆^③。（卷十九 漢書七）

註釋

①狂狷（*jug / 44*）：「狂」原指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的人；「狷」原指守節無為，應進而退的人。兩者各有優點，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此文為當時幾位大臣聯合上書，勸漢成帝不要誅傷諫臣劉輔，故此處指狂妄褊急。②元首：君主。③愆：罪過，過失。

白話

聖明的君主能寬容地聽取下邊的諫言，尊敬推崇敢於諫諍的官員，廣開忠誠正直者的進諫之路，不怪罪下屬狂妄褊急的話。這樣才能使朝中百官安居其位，竭盡忠誠與智謀，不害怕有後患，朝廷就不會有諂媚阿諛的人，君主就不會有不合道義的過失。





【五四】

防^①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②而潰^③，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④之使導；為民者，宣^⑤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⑥也，衣食於是乎出（舊無字，補之）生；口之宣^⑦言也，善敗^⑧於是乎興^⑨。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卷十一 史記上）

註釋

①防：堤壩。這裡用作動詞，堵塞。②壅：堵塞。③潰：決口。④決：排除壅塞，疏通水道。⑤宣：疏通；疏導。⑥原隰（ㄅㄣˊ ㄇㄧˊ）衍沃：「原」指寬闊平坦的土地；「隰」指低下而潮濕的土地；「衍」指低下而平坦的土地；「沃」指有河流灌溉的土地。⑦宣：宣布；傳布；公開說出。⑧善敗：成敗。⑨興：事情的發生或出現。

白話

堵塞百姓的口，後果比堵住河流更加嚴重。河水堵塞而蓄積，一旦決口，傷害的人一定會很多，堵塞了百姓的口也是一樣道理。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水道，使水流通暢；治理百姓的人要開導他們，讓他們講話。因此，百姓有嘴巴，正像大地有山河一樣，於是人類的財物就從這裡產生；又猶如大地有平窪高低各種

不同的地形一樣，於是人類的衣食資源就從這裡產生；能讓百姓盡情說話，國家政事的好壞才能充分顯示。百姓把心裡想的公開說出來，成熟的意見就可以實施。如果堵住百姓的嘴不讓他們說話，這樣做能長久嗎？

【五五】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①。」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在王官^②，勉^③哉勉哉！」（卷十一 史記上）

註釋

①不：同「否」。②王官：王朝的官員。③勉：盡力；努力。

白話

湯王說：「我說過，人看水可以照見自己的容貌，看民眾生活情況可以得知政治是否清明。」伊尹說：「這話說得透澈極了！能聽進別人的意見，治國之道才會有長進。治理國家，撫育萬民，就得讓賢能的人擔任王朝的重要官職。努力吧，努力吧！」

【五六】

夫子^①語我^②九言曰：「無始亂，無怙^③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④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無犯非義。」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





遂興也。^①（卷六 春秋左氏傳下）

註釋

① 夫子：古代對男子的敬稱。此處指春秋時鄭國正卿游吉。其人年少有儀度，支持子產改革，後繼子產執政。長於外交辭令，多次出使晉、楚大國。② 我：此處是晉國大夫趙簡子自稱。趙簡子因善於吸取他人有益之言，而能建功立業。本條選文是游吉去世後，趙簡子親臨哭弔時所追述的游吉曾給他的忠告。③ 怙（ㄏㄨˋ）：依賴；憑恃。④ 敖：傲慢；驕傲。後通作「傲」。

白話

夫子對我說了九句話：「不可成為禍亂的源起，不可依仗錢財權勢，不可依仗寵愛，不可違背大眾共同的意願，不可傲慢對待有禮之人，不可因有能力而驕傲，不可對同一件事再次動怒，不可圖謀不合道德的事，不可觸犯不合正義的事。」

六 杜讒邪

【五七】否。《象》^①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卷一 周易）

註釋 ①象（*xiàng / 象*）：此處為否卦的象辭。孔子所作彖辭，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德，或說其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名。

白話 否卦《彖傳》說：天地不能通氣，萬物就不能生長；君臣之間不溝通，（上下的觀念就很難達成一致，必然會導致民心離散），政權也就不能存在了。坤代表柔，是內卦；乾代表剛，是外卦。卦象表明：自私自利的小人在位，而賢德的君子在野。象徵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的情況。（這是一個國家、團體要衰敗的徵兆。）

【五八】

僕臣^①正，厥^②后^③克^④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⑤臣，弗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也。爾無昵^⑥于儉人^⑦，充耳目之官，迪^⑧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法也。（卷二 尚書）

註釋

①僕臣：臣屬；臣僚。②厥：代詞，其。③后：君主；帝王。

④克：能夠。⑤惟：介詞，也作「唯」、「維」，相當於「以」、「由於」。⑥昵（*nǐ / 昵*）：親近；親昵。⑦儉（*xǎn / 儉*）人：小人，姦佞的人。儉：姦佞；邪僻。⑧迪：開導；引導。



白話

（周穆王任命伯冏為太僕正來領導身邊的侍御人員，策命書中說：）身邊的僕從和近臣都是中正之士，其君主也會保持中正；僕從和近臣諂媚，君主就會自以為聖明。君主有德在於臣下，君主失德也在於臣下。你不要親近姦佞小人，不要讓他們擔任充當君王耳目的職位，以免誘導君王違背先王的典制。

【五九】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①，先除^②四凶^③，然後用十六相^④。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⑤進也。（卷二十三 後漢書三）

註釋

①升朝：上朝，到朝廷議事。②除：驅除；肅清。③四凶：相傳為堯舜時代四個惡名昭彰的部族首領，後世多用以比喻凶狠貪婪的朝臣。④十六相：即十六族。指古代傳說的高陽氏的後代八愷和高辛氏的後代八元，為舜向堯推薦的十六個賢臣。因其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⑤無由：沒有門徑，沒有辦法。

白話

（傳燮上疏勸諫說：）臣聽說天下的禍患，並不是由外引起的，都是由內產生的。所以虞舜上朝議事，首先驅除四位惡名昭

彰的部族首領，然後任用十六位賢臣。表明如果惡人不除去，善人就無法得到進用。

【六〇】

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①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之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之；惟惡之，則必候主間^②而日夜危之。人主弗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卷三十二 管子）

註釋

①困：陷在艱難困苦裡，或受環境、條件等因素限制住。
②間（jiān / ㄐㄧㄢ）：嫌隙，隔閡。

白話

品行正直的臣子得到進用，那麼姦邪之臣就會困窘而毀敗了。這就是正直之臣與姦邪之臣不能同時進用的形勢。姦邪之臣在君主身邊，就不能不憎惡正直的忠臣；既然憎惡，就必然窺伺君主與忠臣有隔閡的時機而日夜圖謀危害。如果君主不能明察而聽用姦邪之言，忠臣就會無罪而被迫害至死，姦臣就會無功而得到富貴。所以說：「忠臣往往死於無罪，邪臣往往興起於無功。」





【六一】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①，此眾人之大情^②。有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③善為譽者也，善順從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愛，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直，未必親正直；雖能遠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語曰：「佞辨惑物^④，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乎！（卷三十七 尹文子）

註釋

①戚：憤恚，憤怒。②眾人之大情：社會大眾的普遍心理。

③佞人：善於花言巧語、阿諛奉承的人。④物：人；眾人。

白話

世上的一般人，聽到別人讚譽自己就高興，聽到別人批評自己就生氣，這是人之常情。別人的意見與自己的意見相同就高興，不同就惱怒，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佞人都善於說讚美的話，都善於迎合他人。別人說正確，他也說正確；別人說不正確，他也說不正確。迎合別人所愛好的，附和別人所憎惡的。所以賢明的君主雖然能重用正直無私的人，但不一定願意親近他們；雖然不重用姦邪之人，但不一定願意疏遠他們。因此，即使像虞舜、夏禹這樣賢明的君主，也只能做到不用姦邪之人，卻不一定會憎惡

姦邪之人。古話說：「巧辯之人能夠迷惑人心，虞舜、夏禹也做不到很理智地憎惡他們。」對此不能不明察呀！

【六二】

或問：「佞孰為大？」傅子曰：「行足以服^①俗，辨足以惑眾，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②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為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作^③。」（卷四十九 傅子）

註釋

①服：使信服；使佩服。②伺：窺伺，窺探，觀察。③作（NE / pxc）：慚愧。

白話

有人問：「什麼樣的人才算最大的佞臣？」傅子回答：「行為足以讓社會大眾信服，詭辯足以迷惑眾人，言論必稱仁義，隱藏其險惡之心而人不能一下子看透，窺探君主的欲望暗中巧妙迎合，得志時敢用不道義的方式陷害好人，以一定的策略方法稱歎





自己種種害善之行，以利益國家為由掩飾自己害善之舉，若不是聖人則不能識別。這種人是最大的佞臣。其次，內心不想實行仁義，言談卻必稱仁義，行為沒有讓人引起大的非議的，行動也不違背世俗習慣，迎合君主的私欲而不敢去矯正，有危害自己的人則會加以陷害。最下等的佞臣，是其作為不顧忌天下人的非議，只求迎合君主心意，言語華美而虛浮不實，以求利己而已，很明顯地殘害賢善之臣，但我行我素，毫不覺得慚愧。」

【六三】

齊桓公問於管仲^①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②。」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有之^③，此亦國之社鼠也。」（卷四十三 說苑）

註釋

①齊桓公問於管仲：事又見《晏子春秋》，問者為景公，答者為晏子。②社鼠：社廟中的鼠，比喻有所依恃的小人。社：社



壇，祭祀土地神之處。③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有之：《群書治要》「天明本」斷句為：「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有之」。清代王念孫先生校勘《晏子春秋》，認為「案」字當與下文「據」字連讀為「案據」，意思是「安定之」。今從之。「腹有之」，《說苑》通行本作「腹而有之」，《韓詩外傳》作「覆而育之」。指保護和奉養他們。

白話

齊桓公問管仲道：「治理國家所擔心的是什麼？」管仲回答說：「擔心社廟的老鼠。」桓公問：「什麼意思呢？」管仲回答說：「那社廟是用木頭排列後再塗上泥做成的，老鼠便棲身其中。若用煙熏牠，則害怕會燒壞木頭；若用水灌牠，又害怕沖壞了塗在上面的泥。這裡面的老鼠之所以不能被殺死，是因為社廟的緣故。國家也有社鼠，君主身邊的親信就是。他們在宮內對君主隱瞞一切善惡情況，在宮外就仗勢欺人，壓榨百姓。不誅殺他們就會造成禍亂，要殺掉他們，他們又被君主所庇護，君主保護和奉養他們，這些人就是國家的社鼠。」



七 審斷

【六四】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①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

（卷三十二 管子）

註釋

①偷：苟且（只圖眼前，得過且過）。

白話

聖人選擇可以說的話，然後才說；選擇可以做的事，然後才做。只圖眼前得到利益而將來會有禍害，只圖眼前得到快樂而將來會有憂患的事，聖人是不會做的。所以，聖人選擇說什麼話，一定會考慮到它可能造成的麻煩；選擇做什麼事，一定會考慮到它可能帶來的憂患。

【六五】

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卷三十二 管子）

白話

臣下不親近他們的國君，百姓不相信他們的官吏，上下離心不相和睦，雖然自認為安定，也必將走向危亡。所以說：「上下

不和，雖一時安定，也必將危亡。」

【六六】

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①，立不易方^②，不以天下枉道^③，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縛（縛作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賴下有焉字）？（卷四十六 中論）

註釋

①苟合：不依道義行事，只知阿諛迎合。②易方：改變做人之常道。方：道理；常規。③枉道：違背正道。

白話

（君王）如今若不致力修明仁義，而空設高官厚祿，可以得到小人，但難以得到君子。所謂君子，不會阿諛迎合而不以道義行事，處世不改變做人之常道，不為世人的喜好而違背道義，不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損害仁愛，怎麼可以用高官俸祿去誘惑他呢？即使用強制的手段控制他，也不能讓他屈服，他也只是閉口不言，佯裝愚鈍，苟且讓自己避免傷害都來不及，沒有餘力再幫助國家。（到此地步），國家的安危又將依賴什麼呢？





【六七】人臣有三罪：一曰導（導下有非字）；二曰阿失^①；三曰尸寵^②。以非先

（先作引）

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③。（卷四十六 申鑑）

註釋

①阿失：曲從（君上的）過失。②尸寵：謂臣見君非而不諫，徒被寵幸。③絀（chū / イム）：通「黜」，貶退，廢除。

白話

臣子有三種罪：一是引導君主做不正當的事情；二是一意迎合君主的過失；三是不盡忠直之道而取寵。用不正當的言行引導君主稱為導；順從君主做不正當的事情稱為阿；見到不正當的事情不規勸稱為尸。引導君主幹不正當事的臣子應被誅殺，阿意迎合的臣子應當被處罰，在其位而不盡忠勸諫的臣子應當被罷免。

【六八】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①也；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②也。

志相違戾，猶藥石療疾。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也。愈己疾。疢之美，其毒滋^③多。孟

孫死，吾亡無日矣。」（卷五 春秋左氏傳中）

註釋

①疾疢（chén / イレ）：病害。疢：煩熱；疾病。②藥石：藥

劑和砒石，泛指藥物。③滋：愈益；更加。

白話 臧武仲說：「季武子喜歡我（志意相投，順從我意），猶如使我沒有痛苦地患上熱病；孟莊子厭惡我（志意相違），猶如治癒我疾苦的藥石。沒有痛苦的熱病不如使人痛苦的藥石。藥石還能治病，使我活下去；患熱病而不知痛苦，它的毒害就更深了。如今孟莊子死了，我離滅亡也沒有多少日子了。」

【六九】

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①己而不好^②則仇之。夫與善人為怨，惡人為仇，欲毋亡，得乎？（卷四十四 桓子新論）

註釋

①賤：輕視，鄙視。②好（hao／ㄏㄠˋ）：喜愛，愛好。

白話 領導人喜歡善人卻不去任用，憎惡惡人卻不去罷免。那些善人知道他看重自己卻不被任用，就會抱怨他；惡人看到他鄙視自己而得不到他的喜歡，就會怨恨他。與善人結怨，與惡人結仇，想不滅亡，可能嗎？





【七〇】慶鄭曰：「背施^①，無親；幸災^②，不仁；貪愛，不祥^③；怒鄰，不義^④。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後補卷四 春秋左氏傳上）

註釋 ①背施：背棄恩施。②幸災：因別人遭災而高興。③貪愛，不祥：貪所愛之貨利而不以與人，則禍殃將至。④怒鄰，不義：使鄰國忿怒，不合道義。

白話 晉大夫慶鄭說：「背棄別人的恩惠就會失去親近自己的人；對別國的災害幸災樂禍就是不仁；貪所愛之貨利而不捨得給人就是不祥；激怒鄰國就是不義。這四種道德都丟失了，靠什麼來保護國家呢？」

【七一】陽門^①之介夫^②死，陽門，宋國門也。介夫，甲冑衛士。司城^③子罕入而哭之哀。子罕，樂喜也。晉人之覘

^④宋者，反^⑤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覘，視也。窺。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

（卷七 禮記）

註釋

①陽門：宋國的城門名。②介夫：披甲的衛士。③司城：即



司空，主管城郭。④覘（かん／出ろ）：窺看，偵查。⑤反：通「返」。

白話

宋國陽門有個衛士死了，司空子罕進到靈堂內哭得很悲傷。

當時潛伏在宋國的情報人員回去後向晉侯報告說：「陽門有個衛士死了，而子罕哭得很傷心，人民都受他感動（此時宋國上下一心），恐怕不能去討伐他們啊！」孔子聽說之後，說：「好啊（能夠見微知著），他真是善於觀察國情啊！」



貳 臣術

一 立節

【七二】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於成功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為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卷四十七 政要論）

白話 忠臣事奉君主，將自己的身心性命都交出去，目的在於能夠成就一番功業，利國利民。所以，他不會因為事情的難易而改變自己的節操，不會因為個人的安危而改變自己的品行。

【七三】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眾，溫柔足以服人；不誹毀^①以取進，不刻人^②以自入，不苟容^③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為臣之體也。（卷四十八 體論）

註釋 ①誹毀：詆毀，毀謗。②刻人：傷害他人。刻：傷害。③苟容：屈從附和以取容於世。



白話

如果智慧謀慮足以治理國家，忠誠堅貞足以啟發君主，公正平等足以懷恤民眾，溫存親和足以使人順服；不詆毀他人以求職位晉升，不傷害他人以求自己被任用，不屈從附和取容於世而失去自己的忠誠之心，不貪圖高官厚祿而損害自己的高貴人格；得志就引導君主體恤臣民，不得志就教化臣民以理智順從君主。這樣的人，被提拔重用時能使百姓安樂，退居於下則能使君主尊貴。可以說是出仕不缺失忠誠，退隱不喪失德行。這是正直之士的義節，是作為臣子應該堅持的基本準則。

【七四】

夫為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污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為臣之體也。

（卷四十八 體論）

白話

做臣子的，就像土地一樣吧！承載萬物，不因沉重而推辭；即使會被濁水污染，也不拒絕它融入自己；草木在上面繁殖生長，而不據為己功。這就是成就功業而不居功，這是做臣子的準則。

【七五】

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愆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①識



知^②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③其志，險易^④不革^⑤其心。孜孜為此，以沒其身，惡^⑥有為此人君長而憎之者也？（卷四十五 昌言）

【註釋】

①見：用在動詞前面表示被動，相當於被，受到。②識知：識察，知道。③不貳：專一，無二心。④險易：吉凶。⑤革：改變。⑥惡（wù/x）：疑問代詞，相當於「何」、「安」、「怎麼」。

【白話】

臣子事奉君主，奏章言事無論大小都無差錯，做事無論多麼辛勞都不迴避推辭。被君主記住並了解，則不依恃恩寵而更加敬業；被君主遺忘，則不會心懷埋怨而更加勤勉。無論自身安或危都不更改志向，無論形勢凶或吉都不改變誠心。勤勉不懈於此，終身不改，哪有這樣還會遭君主與上位者的厭惡呢？

【七六】

位弗期^①驕，祿弗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也。恭儉惟德，無載^②爾偽。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偽也。（卷二 尚書）

【註釋】

①期：邀約；約定。②載：行；施行。

白話 身居尊位的人沒有與驕縱相約（但不知不覺就有了驕態）；享有福祿的人沒有與奢侈相約（但不知不覺就染上奢侈）。（以驕傲奢侈的態度立身行事，就會招致敗亡。）應當恭謹節儉，才能樹立德業，不要做詭詐虛假之事。

【七七】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彘^①之宰^②，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卷三十四 墨子）

註釋 ①彘（ㄓㄧˋ／ㄓㄨˋ）：豬。②宰：膳宰，古官名。猶膳夫。掌宰割牲畜以及膳食之事。

白話 墨子說：「世上的君子，讓他去當宰殺狗豬的膳夫，如果他不能做就會推辭；讓他任一國的宰相，能力不及卻要照樣承擔。這難道不是很荒謬嗎？」

【七八】 柳下惠^①為士師^②，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③。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④而事人，焉^⑤往而不三黜？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⑥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⑦？」（卷九 論語）





註釋

①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魯大夫，食邑於柳下，有賢名，死後諡為惠。②士師：古代執掌禁令刑獄的官名。③黜：貶降，罷退。④直道：正直之道。⑤焉：何。⑥枉道：違背正道。⑦父母之邦：父母所居的本國，即指祖國。

白話

柳下惠任（魯國）執掌禁令刑獄的官職，無罪而三度被貶職。有人說：「你不可以離開魯國嗎？」柳下惠說：「我以正直之道事奉人君，到哪一個國家不會被三度免職呢？如果我違背正道去事奉人君，又何必必要離開祖國呢？」

【七九】

震中子秉^①，字叔節……每朝廷有得失，輒^②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卷二十三 後漢書二）

註釋

①中子秉：中子，排行居中的兒子。秉：指楊秉，承傳其父的學問，常隱居教授儒家經典。四十多歲才出仕為官，擔任刺史、二千石後，計算任職的日數接受俸祿，多餘的不入私囊，以廉潔著稱。②輒（*zhe*／ㄓㄜˊ）：每每，總是。

白話 楊震的中子楊秉，字叔節……每逢朝廷有得失，他總是盡忠正言勸誡，意見多被採納。楊秉生性不飲酒，曾從容安詳地說：「我不會被三種東西所迷惑，即酒、色、財。」

【八〇】世祖^①因言次^②謂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對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為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卷三十 晉書下）

註釋

①世祖：晉武帝司馬炎。②言次：言談之間。

白話 武帝司馬炎在言談間問胡威道：「你和你父親相比，誰更清廉？」胡威回答說：「臣不如父親清廉。」武帝問道：「為什麼說他勝過你呢？」胡威回答說：「我父親清廉唯恐別人知道，而我清廉卻唯恐別人不知道，這是我遠遠不如父親的地方。」

二 盡忠

【八一】民生於三，事之如一^①。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①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





食，謂
祿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為君父。
在師，為師也。人之道也。（卷八 國語）

註釋

①如一：不變，沒有差別。②服勤：擔任勤務、勞力等事。

白話

（晉哀侯的大夫欒共子說：）人之成長受恩於三類恩人，就是君主、父母、老師，對待他們的敬愛是一致的，一生為他們服務效力。父母生育我們，師長教導我們，君主賜予俸祿恩惠於我們。只要是道義之所在，都要致死相報，這是做人的道理。

【八二】

昔先正^①保衡^②，作^③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也。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也。乃曰：「予弗克^④俾

厥后^⑤，惟堯舜^⑦，其心愧恥，若撻^⑧于市^⑨。」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心恥之，若見撻于市也。一夫

弗獲^⑩，則曰：「時^⑪予之辜^⑫。」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也。右我烈祖^⑭，格^⑮于

皇天。言以此道左右^⑮成湯，功至大天。（卷二 尚書）

註釋

①先正：亦作「先政」。前代的賢臣。②保衡：伊尹的尊號。

又稱「阿衡」。③作：此處為使動用法，使興起。④弗克：不能。

⑤俾（び／ㄅㄧˋ）：使。⑥后：君王。⑦惟：成為。⑧撻（た／ㄊㄚˊ）：

鞭打。⑨市：集市。⑩獲：得到，這裡指得到妥善的安置。⑪時：

通「是」。^⑫辜：罪過。^⑬右：通「佑」，助。^⑭烈祖：指建立功業的祖先。古多稱開基創業的帝王。烈：事業，功績。^⑮格：至。^⑯左右：幫助，輔佐。

白話 從前的賢臣伊尹，使我們先王之業振興。他說：「我若不能使君王成為堯舜一樣聖明的君主，我內心就感到慚愧和羞恥，就像在集市上被人鞭打一樣。」哪怕有一個人沒有得到妥善安置，他就說：「這是我的罪過啊！」他就是這樣輔佐我顯赫的先祖成湯，功業達於上天。

【八三】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受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君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不掩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順即進，否即退，不與君行邪。」（卷三十三 晏子）

白話 景公問晏子說：「忠臣的行誼應是怎樣的？」晏子答道：「選拔賢德、推薦有才能的人，而不偏向自己的親友。衡量自己的德能來擔任適當的職位，估量自己的能力而接受相應的俸祿。遇到賢人，自己的職位不超越他，接受的俸祿不超過賢者。不權





衡君主的好惡去做事，不計量自己的地位去盡忠，不遮蔽賢才而埋沒其長處，不苛刻地對待下屬而奉承、討好上級。君主行事順乎大道就入朝為官，否則就隱退，不與君主一起做邪惡之事。」

【八四】

飲^①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②，義也；淫飲為淫樂。以君成禮，弗納^③於淫，仁也。」（後補卷四 春秋左氏傳上）

註釋

① 飲（yin / ㄩㄣˇ）：以酒食款待，宴請，行飲酒禮。② 淫：過度，無節制，濫。③ 納：入；使入。

白話

敬仲請齊桓公飲酒，桓公很高興。（天黑了）桓公說：「點上燈火繼續飲酒。」敬仲辭謝說：「我只占卜過白天宴客的事，沒有占卜夜裡宴客之事，不敢奉命。」君子評議說：「酒是用來幫助完成禮儀的，不能繼續貪杯而過度，這是義；因為和國君飲酒完成了禮儀，而不至於使他陷於過度，這是仁。」

三 勸諫

【八五】夫諫爭^①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卷四十七 政要論）

【註釋】

①爭：通「諍」（zhèng／オウ）。直言規勸。

【白話】諫諍，就是為了讓君主進入正確的治國之道，矯正邪枉、改正缺點，挽救君主的謬誤。如果君主有謬誤之處而沒有人去糾正，就會危害國事；危害國事，就會使國家步入危途。

【八六】《易》曰：「王臣^①謇謇^②，匪躬^③之故。」人臣之所以謇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⑤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卷四十三 說苑）

【註釋】

①王臣：志匡王室之臣。②謇謇（jiǎn／リツ）：忠貞；正直。謇：通「蹇」，《易》卦名，六十四卦之一。③匪：同「非」。不，不是。④躬：自身；自己。⑤匡：糾正；扶正。





白話

《易經》上說：「有志於匡正王室的臣子剛正忠直，不是為了自身的緣故。」臣子之所以要剛正忠直，迎難而上勸諫君主，不是為了自身，而是想要糾正君主的過錯，匡正君主的過失。君主有過失，就是危亡的萌芽，看到君主的過失而不勸諫，就是輕視君主的危亡。輕視君主的危亡，是忠臣所不忍心做的。

【八七】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而犯之。」

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犯顏諫爭。

（卷九 論語）

白話

子路問事奉君王之道。孔子說：「必須不欺瞞君王，當君王有不對的地方，也要犯顏諫諍。」

【八八】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①也。敬^②之敬之，天維顯^③思^④，命不易

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⑤厥士^⑥，日監在茲。

顯，光也。監，視也。群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此時戒之曰：敬之哉！敬

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視瞻近在此也。

（卷三 毛詩）

註釋

① 嗣王：繼位之王。② 敬：通「警」。警惕；警戒。③ 顯：明；光明。④ 思：語助詞。⑤ 陟降（ $\text{N} \updownarrow$ ）：升降，上下。陟：由低處向高處走。與「降」相對。⑥ 士：同「事」。

白話

《敬之》一詩寫的是群臣進忠言以戒勉即將繼位的周成王。（誠勉的內容是：）要敬慎呀，要敬慎呀，上天有眼是那樣明亮呀，保有天命不容易啊！不要說上天高高在上，上天運行日月，行使自己的職責，明察一切，天天監視著我們。

四 舉賢

【八九】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賢能相讓，俊乂^①在官，所以和諧也。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②其

人，惟爾弗任^③。

所舉能脩其官，惟亦汝之功能也。舉非其人，惟亦汝之不勝其任也。

（卷二 尚書）

註釋

①俊乂（ㄅㄨˋ／ㄘˇ）：德才出眾的人。②匪：同「非」。不，不是。③任：指勝任。

白話

互相推賢讓能，百官就會和諧。你推薦了賢能的人來擔任官職，這便是你的賢能；你若舉用了不能勝任其官職的人，這也就是你的不稱職。

【九〇】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常為名大夫。世不多^①





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卷十二 史記下）

註釋

①多：稱讚；重視。

白話

鮑叔牙向齊桓公推薦了管仲之後，自己位居管仲之下。鮑叔牙的子孫世世代代都在齊國享受俸祿，有許多成為齊國著名的大夫。天下人不稱讚管仲的賢德，而稱讚鮑叔牙能夠辨識、舉薦賢才。

【九一】

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①能者之先，不能無毀^②也。（卷二十九 晉書上）

註釋

①惡（wù／x）：討厭，憎恨。②毀：毀謗，詆毀，詈罵。

白話

推賢讓能的風氣消失，競爭追逐名利的心就生出來了。孔子說：「在上位者能謙讓，居下位者就不爭奪。」表明謙讓之風如果不興，百姓就必然要互相爭奪。如果謙讓之道興起，賢能的人

就會一天天被舉薦上來；競爭、追逐名利之心生起，賢能的人就一天天遭受到毀謗。這是由於競爭者受欲望的驅使想讓自己居先，就嫉恨比自己賢能的人居先，所以不能不毀謗賢者。

【九二】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卷六 春秋左氏傳下）

白話 舉薦人才沒有別的標準，只要是賢能的人，無論關係親疏，一視同仁。

【九三】凡人各賢^①其所悅，而悅其所快。世莫不舉賢，

（凡）人無不舉與己同者，以為賢也。

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也，求同于己者。（通）己未必

賢，而求與己同者也，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幾，近也。）（卷四十一 淮南

子）

註釋 ①賢：動詞。意謂認為是好的。下文諸「賢」則指賢人。

白話 人們都認為自己喜歡的就是賢才，而所喜歡的又是自己感到痛快的行為。世人沒有不舉薦賢者的，可是有的因此達到國家的治平，有的卻導致了國家的混亂，這不是他們自己故意舉薦有失，





而是因為其訪求的是和自己一類的人。自己未必是賢能之人，卻訪求和自己一類的人，而又希望得到（真正的）賢才，那便相去甚遠了！

參 貴德

一 尚道

【九四】文子問「道」。老子曰：「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卷三十五 文子）

白話 文子向老子請教「道」。老子回答說：「關於『道』，小小地實行便會得到小福；廣泛地實行便會得到大福；完全按『道』行事，全天下的人都會歸服。」

【九五】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①也。故得生（存疑）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②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③；道之行也，小不可輕^④。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卷三十五 文子）

註釋 ①理塞：謂不行仁義之道。理：道。②徵：跡象，預兆。③恃：依賴；憑藉。④輕：輕視。





白話

國家能夠延續下來的原因，是由於遵循了符合道義的治國之道；國家之所以滅亡的原因，是由於不行仁義之道。因此，得到國家長存之道，雖然是小國也可以發展壯大；有滅亡的跡象，雖然是強盛的大國也必定會失敗。國家要滅亡，即使強大也不足依靠；治國之道得以實行，即使小國也不可輕視。所以國家長存的原因在於得道，而不在於國家弱小；國家滅亡的原因在於失道，而不在於國家強大。

【九六】

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①，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②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卷十八漢書六）

註釋

①積德：指積累仁政或善行。②和：王念孫先生認為是「利」字書寫之誤。他說：「『和』當為『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註，引此正作『利』。」

白話 夏桀和商紂作惡，受到上天的懲罰；夏禹和商湯積德，因仁義受百姓擁護而稱王。由此來看，上天的恩德是沒有偏私偏愛的。順應天道，利益就會興起；違背天道，禍害就會發生。這就是天地理人事的準則啊！

【九七】

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①；勝理以治身，則生全^②矣，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矣，法立則天下服。也。服於理故適心之務，在勝理。（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註釋 ①勝理：依循事理。勝等於「任」。②生全：保全生命的本性。

白話 人的常情都是希望長壽而厭惡夭折，希望平安而厭惡危險，希望榮耀而厭惡屈辱，希望安逸而厭惡勞累。以上四種願望能實現，四種厭惡能消除，心情就會安適了。四種願望的實現，在於依循事理；依循事理來修身養性，生命的本性就得以保全；生命的本性得以保全，那就能享有長壽了。依據事理來治理國家，那





麼法度就能建立起來；建立了法度，則天下之人就會順服。所以使心情安適的關鍵在於依循事理。

【九八】

妖^①由人興也。人無釁^②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後補卷四 春秋左氏傳上）

註釋

①妖：指反常、怪異的事物。②釁（ㄒㄩˋ / ㄊㄩˋ）：過失，罪過，缺陷。

白話

（申繻回答魯莊公說：）反常怪異之事物的產生是由於人造成的。人若自己沒有罪過，反常怪異之事物不能自己興起。人丟棄了常道，反常怪異之事物就會產生。

【九九】

無惻隱^①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之心也。惻隱之心，仁之端^②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賊者其性，使為不善。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其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

也。^{惡者}（卷三十七 孟子）

註釋

①惻隱：同情，憐憫。②端：開端，開始。

白話

如果一個人沒有同情憐憫的心，就不能算作是人；對惡行沒有羞恥厭惡之心，就不能算作是人；沒有謙遜謙讓的心，就不能算作是人；沒有明辨是非的心，就不能算作是人。同情憐憫心是仁的開端；羞恥厭惡心是義的開端；謙遜謙讓心是禮的開端；辨別是非心是智的開端。人有這四個善良的開端，如同人有四肢一樣，都是生來便具備的。有這四個善良的開端，而認為自己不能行善，就是賊害自己本善的天性，自暴自棄；作為臣子，認為自己的君王不能行善，不勸諫君王改正，就是賊害自己的國君，陷國君於不義。

【一〇〇】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卷一 周易）

白話

以前聖人畫卦作《易經》，是順應著大自然的規律而作的。





（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六個爻，六爻裡面包含天、地、人三才，第一爻、二爻代表地，三爻、四爻代表人，五爻、六爻代表天。爻的位置定下後，天、地、人三者都有各自的道。）立天之道，是陰與陽（第五爻為陽，最上一爻為陰）。立地之道，是柔與剛（初爻為陽，為剛；第二爻為陰，為柔）。立人之道，是仁與義（第三爻為陽，為義；第四爻為陰，為仁）。（人生長在天地之間，應具備天地陰陽剛柔的德，表現出來就是仁義。）

【一〇二】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①，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為成人。（卷三十六 尸子）

註釋

①適：恰當，得當。這裡指行為合度，相當於「禮」。

白話

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都合於本分，就稱作「治」。愛心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仁，施捨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義，思謀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智，行動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適，言論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信。各方面都切合自己的本分，然後才

稱得上是「成人」。

【一〇二】夫天地至神^①也，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固宗

廟^②尚^③親，朝廷尚尊，鄉黨^④尚齒，行事^⑤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

倫之所尚也。（卷三十七 莊子）

註釋

①至神：猶至道，道家多指最玄妙精深的道理。②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宗的廟宇。③尚：尊崇，重視。④鄉黨：泛稱家鄉。周制，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⑤行事：行為，事蹟。

白話

天地是最神聖玄妙的，尚且存在尊卑、先後的秩序，何況是人呢！宗廟尊重親族，朝廷敬重尊長，鄉里尊重老人，辦事尊重賢能，這是天地大道所體現的秩序。

【一〇三】天地之道，貞觀^①者也。明夫天地萬物，莫不保其貞以全其用也。日月之道，貞明^②者也。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卷一 周易）





註釋

①貞觀：指守正則被人崇敬瞻仰。貞：正，常。②貞明：謂日月能固守其運行規律而常明。

白話

天地為我們表演出來的道理是，公正平等的覆蓋照顧、滋養承載萬物，天地因為能夠守持正道，平等無私地對待萬物，所以受到人們的尊敬瞻仰。日月為我們表演出來的道理是公正平等的照耀萬物，因為能平等如一的照耀萬物，才能給這個世界帶來普遍的光明。天下一切動作營為，都是歸於端正專一，精誠無欲，才能有所成就。

【一〇四】

子曰：「履，德之基也。也。基所蹈。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固不傾。移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能益物者，其德寬大也。困，德之辯

①也。

困而益明。

（卷一 周易）

註釋

①辯：通「辨」。辨別；區分。

白話

孔子說道：「履卦，天在上，澤在下，上下有分，尊卑有序，這就是履踐禮，所以履是德行的初基。謙卦，山在地下，有禮讓的意思，是德的柯柄，必須一直持著，不可以忘失。復卦，修養

德行以恢復明德為根本，所以復為德之本。恆卦，修養德行，能夠堅守道德，始終不變，所以恆是德之固。損卦，能夠懲止瞋心，窒塞貪欲，就是在修養德行，所以損是德之修。益卦，君子能夠遷善改過，德行就會愈來愈充裕，所以益是德之裕。困卦，坎險在下，兌悅在上，遭遇險阻困頓的時候，能夠辨別怎麼做才是符合道德的，經得起考驗，最終能以和悅的心態克服困難，所以困是德之辨。」

【一〇五】隨。《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向晦^①入宴息^②。

為，不勞明監。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

（卷一 周易）

澤中有雷，動悅之象也。物皆悅隨，可以無

註釋

- ①向晦：傍晚，天將黑。向：面臨；將近。晦：晚上，夜。
- ②宴息：休息。

白話

隨卦的《象傳》說：澤中有雷，便是隨卦的現象。君子效法它的精神（隨自然規律而運作，言語、行為使人民悅服，人民對君子的德行既仰慕又願意向他學習，因而君子可以無為而治，不必任何事都親自過問），臨近黃昏時便入室休息。





【一〇六】為道者日損，損，華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①，無為而無不為也。

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也。

天地有大美^②而不言，

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

不說。

此孔子之所云：子欲無言。

至人無為，

任其自為而已。

大聖不作，

唯因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

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無異者。

（卷三十七

莊子）

註釋

①無為：並非無所作為，而是按「道」行事，不隨個人習性或主觀想法胡作妄為。②大美：謂大功德、大功業。

白話

修養道德的人一天天減少貪求詐偽的習氣，減少再減少，最後達到「無為」的境界。「無為」因而「無不為」。天地具備最大的美德卻不言語，四季有明顯的規律而不議論，萬物有固定的規律卻不稱說。得道的至人順應宇宙人生的規律，偉大的聖人不隨己意行動，這就是他們觀察天地萬物，效法天地自然的緣故。

【一〇七】

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①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②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卷三十五 文子）

註釋

①捲握：拳握。比喻凝滯，不流動。②因：憑藉。

白話

所謂無為，不是說招他他不來，推他他不去，逼迫他而沒有反應，觸動他而不被打動，固執不通，拘泥不化。而是說不以個人的感情與見解混同在公理之中，不以個人的嗜欲歪曲正確的法則，依照道理行事，憑藉現有的條件來建功立業，按照自然形勢而行。

二 孝悌

【一〇八】

樂正子春^①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②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曰：「吾聞諸曾子^③，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④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卷七 禮記）

註釋

①樂正子春：春秋時魯國人，曾參的弟子。②瘳（chou / イヌ）：病癒。③曾子：即曾參，春秋魯國武城人，字子與，孔子





弟子，年紀比孔子小四十六歲。事親至孝，作《孝經》，後世尊稱為「宗聖」。^④跬步：半步。跨上一足曰跬，連跨兩足為步。

白話 樂正子春有一次從堂上走下來，不慎扭傷了腳，好幾個月沒有出門，一直面有愁容。他的門下弟子便問道：「老師您的腳不是好了嗎？您好幾個月不出門，到現在還面帶憂愁，這是為什麼呢？」樂正子春說：「我從前聽我的老師曾子說過，『父母完完整整地生下我們，我們死時也得將這個身子完完整整地歸還給父母，這才可以稱得上孝順；沒有損毀父母給我們的這個身體，沒有辱沒了為人一世的善名，這才是完完整整的歸還給父母。因此君子即使邁出半步路，都不敢忘了對父母的孝道。』這回我竟然忘了孝道，所以我才會有愁容啊。」

【一〇九】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①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乎？年既耆艾^②，雖欲悌，誰為悌乎？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③！（卷三十五 曾子）

註釋

①施：謂設施，即措置；籌劃。此處指盡孝悌之道。②耆（

／ㄣˇ）艾：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亦泛指老年人。③與（yu／ㄩˇ）：語氣詞。表感嘆。

白話 人生在世，百年之中，難免會有疾病。因此君子考慮到生命不可再來，而要趁早盡孝悌之道。若父母親人已過世，縱然想盡孝道，又將孝順誰呢？（自己）年紀已老，縱然想敬愛兄長，又將敬愛誰呢？所以孝順父母有來不及的，敬愛兄長有失掉時機的，大概說的就是這種情形吧！

【一一〇】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①人之事者也。」（卷七 禮記）

註釋

①述：遵循；繼承。

白話 孔子說：「武王、周公真正是通達了為人子應有的孝道啊！所謂孝順的人，就是指善於繼承先人志向、善於繼承先人事業的人啊！」

【一一一】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盡孝於父，則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





察；

盡孝於母能事地，察其高下，視其分察也。

長幼順，故上下治。

卑事於尊，幼順於長，故上下治。

天地明察，神明彰

①

矣。

事天能明，事地能察，德合天地，可謂彰也。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

雖貴為天子，必有所尊。事之若父，三老②是也。

必

有先也，言有兄也。」

必有所先，事之若兄，五更④是也。

（卷九

孝經）

註釋

①彰：明顯，與隱微相對。②三老：指國三老，多以致仕三

公任之。

③五更（geng / ㄍㄥ）：古代官名，以年老致仕的官員充任，

受朝廷禮遇。古代設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禮養之。更：

指年老致仕而經驗豐富的人。

白話

孔子說：「古時聖明帝王奉事父親能盡孝，所以奉事上天能

夠明察（即了解並順應天道）；奉事母親能盡孝，所以奉事大地

能夠明察（即了解並順應大地之理）；家中長輩和晚輩的關係順

暢合禮，所以君臣上下的關係也井井有條。能夠明察天地的道理，

就會感動神明，獲得明顯的福佑。所以，即使是貴為天子，他必

定還有應該尊崇的人，奉事他們就像奉事父親一樣，這說的是『三

老』；他必定還有應該恭敬的人，奉事他們就像奉事兄長一樣，

這說的是『五更』。」

【一二二】父母怨咎^①人不以正，已審^②其不然，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為奢泰侈靡，以適心^③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為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卷四十五 昌言）

註釋

①怨咎：埋怨，責備。②審：知道、明白、清楚。③適心：謂使心情平和快樂。

白話

父母沒有按正理埋怨怪罪別人，做子女的知道父母這樣不對，可違背父母之命而不去報復；父母要給人官位爵祿，可是這人的才能實難勝任，可違背父母之命不聽從；父母想追求奢侈靡費的生活以使自己舒適快樂，可違背父母之命不予答應；父母不喜好學問，從而反對子孫求學問，可違背父母意願而去學習；父母不喜歡賢良之士，不喜歡子孫和這些人交往，可違背父母之命與這樣的人交朋友；朋友遇到憂患等著自己去幫助，父母反對前





去，可違背父母之命前去幫助。所以不應該違背的卻違背了，這是不孝；應該違背的卻不違背，也是不孝。一味地喜歡盲目遵從父母之命，這是不孝；一味地喜歡違背父母之命，也是不孝。這都要看是否符合道義啊！

【一一三】

曾子曰^①：「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②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③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④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卷三十五 曾子）

註釋

①曾子曰：選文與《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第五十一》相關內文基本相同。近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有一篇題名為《內禮》的文獻，其開篇內容與此段選文非常相似。有學者判斷，《大戴禮記》這段內文應當是根據《內禮》篇改寫而來。《內禮》開篇文字如下：「君子之立孝，愛是用，禮是貴。」



故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與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故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與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故為人父者，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不與言人之子之不孝者。故為人子者，言人之子之不孝者，不與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故為人兄者，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不與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故為人弟者，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不與言人之弟之不能順兄者。故曰：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慈弟；與弟言，言承兄。反此，亂也。」②畜（ヌ／ト）：養育。③承：敬奉。

④順：有「愛」的意思。

白話 曾子說：「君子立身行孝，是內心誠懇的流露，同時重視合乎外在的禮節。因此，作為子女而不能孝順父母的人，就不敢對他說父母不撫育其子女的事；作為弟弟而不能敬奉哥哥的人，就不敢對他說兄長不能教導弟弟的事；作為人臣而不能事奉君主的人，就不敢對他說君主不能任用臣下的事。因此君子與身為父親之人談話，就談養育子女之道；與身為人子之人談話，就談孝順父母之道；與身為人兄之人談話，就談愛護弟弟之道；與身為弟



弟之人談話，就談敬順兄長之道；與身為人君之人談話，就談以禮任用臣子之道；與身為人臣之人談話，就談事奉君主之道。君子的孝道，體現在對一切人的忠愛和莊敬上（因為誠懇地愛一切人，所以與人交往時，會以恭敬的態度，盡力協助對方圓滿自己應盡的本分，獲得幸福人生）。如果不是這樣，那麼社會的人倫秩序就會混亂了。」

【二四】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卷七 禮記）

白話 孝道，樹立起來就會充滿天地之間，普及起來就會遍及四海，傳承於後世就會無時不在。《詩經》說：「從西到東，從南到北，沒有不遵從的。」說的正是這種情形。

【二五】常棣^①之華，萼不^②燁燁^③。

人，莫如兄弟。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鵲鵲^④在原，兄弟急難。承華者曰萼。不當作跗，跗，萼足也。萼足得華之光明，燁燁然也。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燁燁然也。凡今之

於急難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況，茲也。永，長也。每，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

兄弟鬩于牆^⑤，

外禦其侮。

閱，狠也。禦，禁也。兄弟雖內閱，外猶禦侮也。

（卷三 毛詩）

註釋

①常棣（ㄉㄨˊ / ㄉㄨˊ）：木名，即棠棣。②萼不（ㄉㄨˊ / ㄉㄨˊ）：花萼，即襯托花瓣之綠色小片。不：當作「跗」，通「柎」。指花萼房。③煒煒（wèi / ㄨㄟˋ）：鮮明貌。④鵲鵲（qù / ㄑㄩˋ）：水鳥名，又名雍渠。「鵲鵲在原」，言失其常處也。⑤閱（ㄩㄢˋ / ㄩㄢˋ）于牆：謂兄弟相爭於內。閱：爭吵、爭鬥。

白話

棠棣花朵盛開，花萼在花朵的輝映下同樣鮮明（好比弟弟恭敬對待兄長，兄長的榮耀也庇護著弟弟）。如今世上的眾人，都不如兄弟親近。猶如水鳥鵲鵲不幸流落平原而不捨同伴，遇到急難，兄弟必定會出力支援。平日雖有好友，如今卻只能報以長歎。兄弟在家中儘管有紛爭，但遇到外部欺凌時一定會同心抵禦。

【二一六】

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

『兄弟致美。』

各盡其美，義乃終。

救乏、賀善、吊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後補卷四 春秋左氏傳上）

白話

惠伯勸說襄仲說：「辦喪事，是親人的最後一件事。雖然您





倆開頭關係不好，現在友好地終結是可以做得到的。史佚說過這樣的話：『兄弟之間各盡自己的美德。』（兄弟間）救濟貧乏，祝賀喜慶，弔問災禍，遇到祭祀則助其祭祀以致敬，遇到喪事則致哀。兄弟之間雖然內心可能因事而不能和睦同心，但不要斷絕彼此的友愛，這是親人間相互親近之道。」

三 仁義

【二一七】仁者愛人，義者修（修作循）理。（卷三十八 孫卿子）

白話

仁慈的人是愛護人的，道義的人是遵循正理的。

【二一八】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家（無家字）之所以廢興^①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內（無之內二字）；諸侯不仁，不保社稷^②；卿大夫^③不仁，不保宗廟^④；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⑤。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卷三十七 孟子）

註釋 ①廢興：盛衰；興亡。②社稷：古代帝王、諸侯所祭的土神和穀神。舊時亦用為國家的代稱。③卿大夫：卿和大夫。後借指高級官員。④宗廟：祭祀祖先之宮室。⑤四體：指人的四肢，用以代稱全身。

白話 孟子說：「夏、商、周三代能得到天下，是因為施行仁政；他們喪失天下，是因為不施行仁政。諸侯各國的衰落與興盛、生存與滅亡也是同樣的道理。天子沒有仁德，就保不住天下；諸侯沒有仁德，就保不住國土；卿大夫沒有仁德，就保不住家族的祠堂；士人和百姓沒有仁德，就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如今厭惡死亡卻喜好殘暴，就好比厭惡喝醉卻勉強喝酒一樣。」

【二一九】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①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





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②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卷四十九 傅子）

註釋

①委：捨棄，丟棄。②餒（コエ／ㄋㄟ）：同「餒」。飢餓。

白話

從前，聖人崇尚仁政，是用以為天下人興利的。如果利民之事未能興辦，就必須以仁政普濟天下。若有不得其所的人，就如同是自己把他們丟棄到溝壑一般。仁愛的人，都將心比心對待人，所以己所不欲，不施於人；想到自己之所求，就會設身處地推廣到天下人。願將自己孝順父母之心，遍及天下之人，那麼，天下的子女就不會喪失侍奉雙親的準則；願將自己與妻兒相處的快樂，遍及天下之人，那麼，天下做父親的人就不會失去家庭的歡樂；用自己忍受不了飢寒的心情去推想天下人飢寒的心情，天下生靈就不會有飢寒交迫之憂。這三點不是難懂的道理，也不是難以辦到的事情，只是不能推己之心以恕道待人，沒有用心去思考罷了，哪裡真的是很遙遠而不能辦到的呢？

【一二〇】解。《象》曰：雷雨作^①，解。君子以赦^②過宥^③罪。（卷一 周易）

註釋 ①雷雨作：指解卦下坎為水，上震為雷，猶雷雨並作。②赦：放免，寬免罪過。③宥：寬宥，寬恕。

白話 解卦《象傳》講道：上面是雷，下面是雨，雷雨交作，陰陽和暢，百物鬆解潤澤，這是解卦的象徵。君子以解卦的義理放免別人的錯誤，寬恕別人的罪過。

【一二一】膳夫^①掌王之食飲、膳羞^②。大喪^③則不舉^④，大荒則不舉，大札^⑤

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⑥則不舉。大荒，凶年也。大札，疫癘也。天災，日月晦食也。地災，崩動也。天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卷八 周禮）

註釋 ①膳夫：古官名，掌宮廷的飲食。②膳羞：美味的食品。

東漢鄭玄先生註：「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羞：後多作「饕」。③大喪：指天子、皇后、世子之喪。④不舉：古代逢大的天災人事，皆除去盛饌（指不殺牲），偃息聲樂，稱作「不舉」。⑤大札（NG / 出）：瘟疫。⑥大故：指的是敵軍來犯、對犯罪者處以死刑等事。





白話

膳夫，掌理天子所用的飯食、飲料、牲肉和菜肴。遇到天子、皇后、世子的喪事不殺牲，遇有大的災荒年不殺牲，瘟疫流行的時候不殺牲，有天災地變不殺牲，國家有敵軍來犯或罪犯行刑不殺生。

【二三二】

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

也。助生氣。

命有司，省圜圜^①，去桎梏，毋

肆^②

掠^③；

肆，順陽氣也。省，減也。肆，謂死刑暴尸。

毋竭川澤，

毋灋^④

陂池^⑤，

毋焚山林。

順陽養物。

（卷

七 禮記）

註釋

① 圜圜

（ling yu / カ、ユ）：

監獄。

② 肆：

死刑後陳屍示眾。

③

掠：拷打；拷問。

④ 灋

（エ / カ、メ）：

使乾涸，竭盡。

⑤ 陂

（ヒ、エ / カ、メ）

池：池塘。陂：池塘湖泊。

白話

春季的第二個月，要特別保養幼小的孩童，撫恤可憐的孤兒。要命令掌管司法的官吏減少牢獄中關押的囚犯，除去他們的腳鐐和手銬，不可執行死刑及陳屍示眾、拷打犯人；不可放乾河川湖泊中的水；不可使池塘乾涸；不可放火焚燒山林（順應生生不息的陽氣，長養萬物）。

【二三】國君春田^①不圍澤，大夫不掩^②群，士不取麇卵^③。生乳之時，重傷其類。（卷七 禮記）

註釋 ①田：同「畋」，打獵。②掩：指盡取，全部捕殺。③麇（ㄇㄩㄣˋ）卵：幼獸和鳥卵。麇：幼鹿，此處泛指幼獸。

白話 諸侯國君在春天舉行田獵時，不可包圍整個獵場；大夫不可捕殺整群的禽獸；士人不可掠取幼獸或鳥卵（動物生育和哺乳的時候這樣做，會嚴重地傷害動物的族類）。

【二四】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也。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①仁。」功者，人所貪。過者，人所避。（卷七 禮記）

註釋 ①強（qiǎng / ㄑㄩㄥˋ）：勉強；強迫。

白話 孔子說：「行仁道有三種情況（安仁、利仁、強仁）：利仁、強仁的功效雖然與安仁相同（都能利益他人、利益社會），但其存心是不同的（安仁是無所求而安於行仁，利仁是為獲得利益而





行仁，強仁是畏懼刑罰而行仁）。這三者施行仁愛，從功效看是相同的，難以判斷是否真正以仁德之心行事；但施行仁愛遭遇到利害相關的事情時，可從不同的反應中看出是否真正仁德之人。真正的仁者基於自己的本性而安適自在地行仁；智者知道行仁對自己有利，所以行善以求福；害怕犯罪受罰的人是勉強地行仁。」

【二二五】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對曰：「有。」公曰：「其術何如？」晏子曰：「謀度^①於義者必得，事因^②於民者必成。反義而謀，背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於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謀者反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卷三十三 晏子）

註釋

①度（zhì／止）：同「宅」，居。（根據王念孫先生校勘解釋。）②因：順；順應。

白話

景公問晏子說：「要使謀劃的事一定實現，所做的事一定成功，有這樣的方法嗎？」晏子回答說：「有。」景公問：「那方

法是什麼？」晏子答道：「謀劃的事與道義相合就肯定能實現，做事順應民心就肯定能成功。違反道義來謀劃，違背民意來行事，從未聽說過能長久的。以前，夏、商、周三代興盛之時，謀劃必定考慮是否符合道義，做事必會依照人民的意願。到他們衰敗的時候，所謀劃的策略違背道義，所興辦的事情又傷害人民。所以符合道義、依照民意，是謀劃和做事的正確方法。」

【一二六】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①，畏禍而難劫^②，嗜利而不為非，時動靜（無靜字）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欲之，而弗敢言，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卷三十四 鷗冠子）

註釋

①狎：輕慢。②劫：用威嚇的手段脅迫。

白話

君子這樣的人，容易親近，但不會讓人因親近而產生輕慢；害怕災禍，但難以用脅迫來讓他屈服；喜愛利益，但不會為此去做違背道義的事；時局動盪，也不會不依正道苟且作為。雖然外物或境況讓自身感到安適，但不敢處於這種安逸之境，這樣之後





禮節由此產生；內心雖然想要某種合乎心意的事物，但不敢放任自己隨意求取，這樣之後正義由此產生。正義，通過節制欲望而達到自我的完善；禮節，通過規範性情而可以明辨事理。

【二七】天災流行，國家^①代^②有。救災恤^③鄰，道也。行道有福。（後補卷

四 春秋左氏傳上）

註釋

①國家：古代諸侯的封地稱國，大夫的封地稱家。②代：更迭；交替。③恤：周濟，救濟。

白話

天災流行，總在各個地方交替發生。救援受災地區，周濟鄰國，這是道義。按道義行事者有福。

四 誠信

【二八】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卷四十八 體論）

白話 君子修養身心，沒有比「誠」更重要的了。誠，是君子所用來包容萬物的。天不言語，可是人們推崇它的高遠；地不言語，可是人們推崇它的厚重；四季不言語，可是人們期盼它的來臨。這是因為它們是至誠的。

【一二九】蓋天地著^①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

而萬國以安；諸侯秉^②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③信，而厥^④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卷四十九 傅子）

註釋 ①著（*zhu*／*主*）：顯明；顯出。②秉：操持。③履：執行；實行。④厥：代詞，他的。

白話 天地顯現其誠信，四季運行就不違背常規；日月顯現其誠信，黑夜白晝就交替正常；君王依循於誠信，各個諸侯國就會安定；諸侯秉持誠信，諸侯國內就會和平；君子踐行誠信，就能在社會上立足。古代的明君賢臣，要教化世人、美化風俗，如果片刻離開誠信，卻能安定國家、治理好百姓，這是從未有過的事。





【一三〇】曾子妻之市，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①，顧^②反，為汝殺彘。」妻道^{（適作）}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曰：「特^③與嬰兒戲也。」曾子曰：「嬰兒者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殺彘。（卷四十 韓子）

註釋

①還：回家。②顧：等待。③特：僅；只是。

白話

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她的兒子哭著要跟隨著一起去。

母親對兒子說：「你回家去，等我回來，給你殺豬吃。」曾子的妻子從集市回來，曾子就準備捉豬去殺，妻子阻止他說：「只是和孩子開玩笑的。」曾子說：「孩子是不懂事的，是跟著父母學習的。現在妳欺騙他，就是教孩子欺騙。母親欺騙孩子，孩子就不相信自己的母親，這不是用來教育孩子的方法！」於是曾子便動手殺了豬。

五 正己

【一三三】恕者，以身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此恕也。（卷三十六 尸子）

白話 恕，就是以自身的情況設身處地為他人考慮。自己不希望接受的事情，也不要強加到別人身上。如果厭惡別人的習氣毛病，就要先去除自己身上的習氣毛病；希望別人做到的，就要自己先做到。這就是恕。

【一三三】事親而不為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為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為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卷四十五 昌言）

白話 侍奉雙親而不被雙親了解，是孝道沒有行圓滿；事奉君主而不被君主了解，是忠義沒有行圓滿；與人交往而不被人了解，是信義沒有行圓滿。

【一三三】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





事可法，德行可象^①，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卷五 春秋左氏傳中）

註釋

①象：效法，仿效。

白話 君子在位令人敬畏，施惠於人令人愛戴，進退揖讓可作為法度，交際往來可作為準則，儀容舉止值得人觀摩，處事施政值得人學習，道德品行可以讓人效法，聲音氣度讓人愉悅，動作典雅有修養，說話清晰有條理，這樣來對待下屬，就叫做有威儀。

【一三四】

非漠真（漢真作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並覆^①，非平正無以制斷^②。（卷三十五 文子）

註釋

①並覆：廣為覆庇、包容。②制斷：專斷；裁決。

白話 不能淡泊名利，就無法彰明自身的性德；不能清靜寡欲，就無法到達高遠的境界；沒有寬廣博大的胸懷，就無法包容天下萬物；沒有公平正直的作風，就無法做出正確的決斷。

【一三五】

大人不唱

^①游言。

游，猶浮也。不可言也。

不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

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危，猶高也。言不

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

（卷七 禮記）

註釋

①唱：倡導；發起。後作「倡」。

白話

身居高位的人不可倡導和鼓勵講一些浮而不實之言。可以說

而做不到的，君子是不會去說的；可以做而不可堂堂正正說的，君子是不會去做的。能夠這樣，百姓就不會言過其實，也不會去做不可告人的行為。

六 度量

【一三六】

上天，則下不偏

^①覆；

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大山

^②

不立好惡，

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③寄形^④於天地，而萬物備；措心於山海，而國家富。（卷四十 韓子）

註釋

①偏：「徧」的誤字。徧，指普遍。②大（亞／太）山：泰山。

大：「太」的古字，通「泰」。③大人：猶言王者。④寄形：猶言





託身。指以天地般廣大的胸懷來治理。

白話 君主不效法蒼天，就不能保護所有的人民；君主心胸如果不像大地那樣寬廣，就不能承載所有萬物。泰山對土石沒有好惡之心，所以能夠形成它的高大；江海對細流不加選擇，所以能夠形成它的壯闊。所以君主寄託形體於天地，似天之遍覆，地之遍載，因此萬物豐饒；心之運用如大山不讓微塵，江海不擇細流，因而國家富足。

【一三七】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鬬懷。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故。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也。（卷六 春秋左氏傳下）

白話 楚昭王賞賜了鬬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鬬懷等人。子西說：「請您不要賞賜鬬懷。」（因為當初他曾想殺死昭王。）昭王說：「他對我有大恩德，就可以消除以前小的怨恨了，這是合乎道義的。」

七 謙虛

【一三八】人之情，服於德，不服於力。故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得（取得作），知後之為先，即幾^①道矣。（卷三十五 文子）

註釋

①幾：將近；幾乎。

白話

人的心理，是順服於道德，而不順服於威力。所以古代的聖明君王，處處言語謙卑，事事行在人後，天下人都推重他而不厭煩他，擁戴他在人民之上而人民並不感到有重壓。這就是德高有餘而氣順於道。因此，懂得「給予」就是「得到」，懂得甘居人後實際上是站在了人前，這就接近於「道」了。

【一三九】

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之。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其耳矣。（卷十 孔子家語）

白話

為學之人應當不斷減損自己的驕傲自滿，永遠以謙虛的心接





受一切人事物給予的啟發。大自然的法則是：萬事萬物的發展一旦達到極致，就會向相反的方向轉變。因此凡是抱持自滿態度而能長久的人，從未有過。所以說，自認為了不起的人，天底下有益的善言，他就再也聽不進了。

【二四〇】

不自見，故明；聖人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為是而非，故能彰顯於世。不自伐^①，故有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不自矜^②，故長。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卷三十四 老子）

註釋

①伐：自吹自擂，誇耀自己。②矜：恃己之能。

白話

不執著自己的主觀成見（而從天下人的角度看事物），所以對事物看得分明；不自以為是（而吸取天下人的正確看法），所以盛德顯現於外；不自我誇耀，所以能成就功業；不自恃己能、自高自大，所以長久不危。正因為不與人爭，所以天下沒有誰能與他相爭。

【二四一】

君子務脩諸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卷

四十八 體論

白話

君子致力於對內修養自身，而對外謙讓（讓位於賢，讓功於眾，讓名於上）；致力於積累自身的德行、智慧、能力，而時刻以自己還很不足來自處。

【一四二】謙。《象》曰：地中有山^①，謙。君子以裒^②多益寡，稱^③物平施。

多者用謙以為裒，少者用謙以為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也。

（卷一 周易）

註釋

①地中有山：指謙卦下艮為山，上坤為地，猶山在地之中。

②裒

（póu / ㄆㄡˊ）：

減少。

③稱：權衡。

白話

謙卦《象傳》說：謙卦的卦象是艮（山）下坤（地）上，為高山隱藏於地中之表象，象徵高才美德隱藏於心中而不外露，所以稱作謙。君子總是損多益少，衡量各種事物，然後取長補短，使其平均。

【一四三】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之^①所戒。故君子福

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机^②杖，刻諸





槃杆^③，矜矜業業^④，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⑤，慶流無窮矣。（卷二十一 後漢書二）

註釋

①之：此字為衍文。比「天明本」更早的「元和本」並無此字。②机：通「几」。几案，小桌子。用以擱置物件或倚靠。③槃杆（ㄆㄢˊ／ㄅㄢˊ）：盤與盃的並稱。用於盛物。古代常將銘言或功績刻於盤盃，以為法鑑。槃：古代盛水器皿。籀文為「盤」，後世多用「盤」。杆：通「盃」。盛湯漿的器皿。④矜矜業業：謹慎戒懼貌。矜矜：戒懼；小心謹慎。業業：危懼。⑤荷（ㄏㄜˊ／ㄏㄜˋ）：承受。

白話

謙虛仁德的光彩，是《周易》大力稱美的；過滿則溢的位置，是道家引以為戒的。所以君子福愈大愈驚懼，官愈高愈謙恭。觀察古人和今人，一舉一動都有準則，將銘文刻在几案和拐杖上，刻在盤和盃上，兢兢業業，不敢怠慢。這樣，就能承載百福，福澤綿長。

【一四四】凡趣舍^①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



八 謹慎

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偃僂^②而走，晏平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以沖，為臣之體也。（卷四十八 體論）

註釋 ①趣舍：取捨。趣：通「取」。②偃僂（*yan li* / *カヌ*）：恭敬貌。偃：曲背；彎腰。僂：使身體彎曲，表示恭敬。

白話 一般人在進退、取捨時常患的毛病是，只看到自己的欲望可以滿足而不考慮失敗，只看到可以獲得利益而不考慮其帶來的危害，所以稍有行動就接近於危險恥辱。過去孫叔敖三次做楚國宰相，而其內心更為謙卑，每次增加了俸祿，他的施捨就更為廣泛，地位愈高，他待人就愈加謙恭。孔子的先祖正考父謙卑恭敬地行走，晏嬰推卻不受君王封賞的城邑，他們都是以淡泊謙遜的態度身居顯位、保守基業，這是作為臣子應該具備的基本品質。

【一四五】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



朋，其朋^②！」言慎所與也。（卷二十五 魏志上）

註釋

①鄰哉鄰哉：出自《尚書·虞書·益稷》，原文是：「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②其朋其朋：出自《尚書·周書·洛誥》，原文是：「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白話

虞舜告誡夏禹說：「鄰哉，鄰哉！」就是說要慎重選擇所親近的大臣。周公告誡成王說：「其朋，其朋！」意思是說要慎重選擇所交往的人。

【一四六】

孔子曰：「臨事而懼，希^①不濟。」《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若群臣之眾，皆戒慎^②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③之有乎？（卷三十六 尸子）

註釋

①希：少有、不多，通「稀」。②戒慎：警惕謹慎。③濟：成就；成功。

白話

孔子說：「處理事情能保持戒慎恐懼之心，就很少有辦不到

的事。」《易經》說：「如果做事能像踩在老虎尾巴上一樣戰兢惕厲，並且始終如此，就能得到吉祥順利。」假如國家所有官員，對待工作都能夠保持警惕謹慎的態度，就如同踩在老虎尾巴上，那麼又有什麼事情辦不好呢？

【一四七】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隙，沉於遊宴乎？（卷四十六 中論）

白話 君子孤身獨處時恭敬莊重，在隱約細微之處也小心謹慎。即使是在無人能見的隱蔽之處，心念都不會偏斜，因而鬼神都看不到他的過失，更何況是遊樂飲宴之時呢？

【一四八】居寵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常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卷二 尚書）

白話 處在貴寵的位置，要想到危險而有所畏懼，沒有一件事不敬畏，如果什麼都不怕，就會墜入可畏的困境。

【一四九】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①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②也；





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③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卷四十六 中論）

註釋

①懼：警戒恐懼。②好：喜愛，愛好。③脩：同「修」。學習。

白話 君子對於自身，沒有不警戒恐懼的事情。自己有善行美德，則戒懼別人未必就喜歡自己；自己有不善，則戒懼別人肯定會厭惡自己；看見別人的善行美德，則戒懼自己不能學到；看見別人的不善，則戒懼自己（若不提高警覺，反省、改過）必定會像他那樣。

【一五〇】目妄視則淫，耳妄聞（聞作）則惑，口妄言則亂。三關者，不可不

慎守也。（卷四十一 淮南子）

白話

眼睛胡亂觀看就會失去節制，耳朵胡亂聽受就會產生迷惑，信口胡亂言談就會導致禍亂。這三道關口，不能不謹慎地守住。

【一五一】善為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眾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為小，忽而闕焉，不

知眾物與之共多也；睹一非之為小也，輕而蹈焉，不知眾是與之共失也。（卷四十七 劉廙政論）

白話 懂得治理政事的人，知道每一項工作都不可以缺少，所以沒有一件物品不準備好的；知道正確的意見一條也不可遺漏，所以許多不正確的意見都要與之同時聽取。不懂治理的人，看輕了一件事認為它很小，疏忽了它而造成缺漏，不知道眾多的事物有了它才能變得完整；認為一個錯誤很小，輕忽了它而貿然去做，卻不知道總體正確的東西會因一次小錯誤而全盤皆失。

【一五二】

頤。《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慎而節之，而況乎其餘。（卷一 周易）

白話 頤卦《象傳》說：頤卦的卦象是震（雷）下艮（山）上，為雷在山下震動之表象。引申為咀嚼食物時上顎靜止、下顎活動的狀態，因而象徵頤養。頤養必須堅守正道，所以君子應當言語謹慎、節制飲食。（這樣才能培養美好的品德，同時也能讓周遭的人受到好的影響；才能養護健康的身體，同時也能讓大自然中的動物得到安養。）





【一五三】文學^①防輔^②遂共表稱陳袞^③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④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⑤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卷二十六 魏志下）

註釋

①文學：官名。漢代於州郡及王國置文學，或稱文學掾，或稱文學史。三國魏沿襲東漢官制，亦有此官名。②防輔：三國魏官名。設於諸王之國中，以監察諸王之行動。③袞（ゴウ／＼）：曹袞，三國時期曹魏宗室，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異母弟。④責讓：斥責；譴責。⑤遽（エ／＼）：疾速。

白話

文學侍從和防輔之官於是一同上表稱述曹袞的美德。曹袞聽說後，大為驚恐，責備文學說：「修養身心、保持操守，不過是平常人的行為罷了，而諸位卻將此上報給朝廷，這恰恰會為我增加負擔。再說，如果我有好的行為，何必擔心別人不知道？而你們卻急著一起這樣做，這並不是對我好啊。」他的警惕謹慎就像這樣。

九 交友

【二五四】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卷三十五 曾子）

白話 君子對朋友的取捨須非常謹慎。與君子交往，就像白晝變長的季節，德行不斷增長而自己不知不覺；與小人交往，就像踏在薄冰之上，每踏一下，便更加危險，能有幾個人不陷落水中呢？

十 學問

【二五五】孔子曰：「生而知之^①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②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卷九 論語）

註釋 ①生而知之：即天性仁厚的意思。之：這裡指的不是一般的知識技能方面的學問，而是道德學問的範疇。②困：有所不通，心智不開。

白話 孔子說：「生下來就知道事理的，那是上等資質的人；學習後就能知道的，那是次一等資質的人；心智不開、有所不通然後





苦學的，那是又次一等的人；天資愚鈍、心智不開而依然不學，是資質最差的了。」

【一五六】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①之流邁^②，而懼名稱之不建也，故勉精厲操，不遑^③寧息^④。且以西伯^⑤之聖，姬公^⑥之才，猶有日昃^⑦待旦^⑧之勞，故能隆王道^⑨，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卷二十八 吳志下）

註釋

①年齒：年齡。②流邁：猶流逝。③遑（huāng／ㄏㄨㄤ）：閒暇。④寧息：安定休息。⑤西伯：指周文王，姓姬，名昌，商朝末年為西伯侯。⑥姬公：指周公，姬姓，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⑦日昃（Nǐ／ㄋㄧˇ）：太陽偏西，約下午二時左右。指文王太陽偏西還顧不上吃飯，形容專心致志，勤於政事。語出《尚書》：「（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協和萬民。」昃：指日西斜。⑧待旦：即坐以待旦，坐著等待天明，表示勤謹。語出《孟子》：「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

坐以待旦。」⑨王道：以德治國之道。

白話 聽說君子以年富力強而功業未能建立為羞恥，憂慮人在將死之時名聲還未能顯揚。所以（孔子）說：「一開始求學的時候，好像追人，而有追不上感覺；勤學有得以後，必須溫習，猶如得了一物生怕遺失一樣。」因此古代的有志之士，傷感於時光的流逝，而害怕功名不能建立，所以精勤奮勉，砥礪節操，無暇安閒休息。況且憑著文王的聖明、周公的才能，還有忙碌到日頭偏西還顧不上吃飯、勤於政事而坐等天明的辛勞，才可以使王道興隆，美名流傳億萬年，更何況普通的臣民，難道可以止步不前嗎？

【二五七】

子夏^①曰：「孔子弟子卜商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卷九 論語）

註釋

①子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

白話 子夏說：「侍奉父母能盡心竭力，事奉君上能盡忠職守（崇尚道義超過對自己身體的愛惜），與朋友交往能誠信無欺。這樣的人，即使他說自己沒有學問，我必定說他已有學問了。」





【一五八】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①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卷五十 袁子正書）

註釋

①奚適：猶言奚啻。何止；豈但。

白話

善於治學的人，藉助古聖先王來闡明道理；善於憑藉外力的人，藉助他人的智慧來應對萬事萬物。所以藉助別人的眼睛來看，何止能看清楚兩方面的事物；藉助他人的耳朵來聽，何止能聽到兩方面的聲音；藉助別人的智慧來思考審察，何止能明察兩方面的事理。

【一五九】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卷一 周易）

註釋

①極深而研幾：極深，是由宇宙的萬象，深入觀察到宇宙人生的本體。研幾，是觀察自心初動的一念，及時警覺，讓它保持

清明，不使它流入昏昧。極深的功夫是從研幾得到的。

白話

《易經》，是聖人用於「極深研幾」的一門大學問。正因其深入洞徹宇宙人生，所以能通達天下人的心志；正因其讓人保持念頭清明，就永遠向吉背凶，所以就能夠成天下一切事務；正因其與宇宙大道神妙感通，故不需急疾，而事速成，不需主觀行動，而達目標。

【一六〇】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闢^①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②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③博奕^④之日誦《詩》、《書》，則聞識必博矣。（卷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闢（ㄅㄨˋ／ㄅㄨˋ）：開墾。②隄：同「堤」。擋水的堤壩。③弋（ㄧˋ／ㄧˋ）：獵；射獵；狩獵。④博奕：下棋之類的遊戲。

白話

沒有哪個人不懂得學習對自己是有益處的，然而卻不能好好地學習，這是貪圖玩樂害了他。人們大都是以無用之事來妨礙





有用之事，所以智慧不廣博並且時間不夠用（因為虛度光陰）。如果用挖掘供觀賞的池塘的力氣去翻土犁田，那麼田野一定會被開墾出來；如果用堆積土山修高臺的工夫去興修堤防，那麼用水就一定會很充足；如果用餵養狗、馬、鴻、雁所花的費用來奉養士人，那麼名聲一定榮耀；如果用射獵博弈的時間去誦讀《詩經》、《尚書》等經典，那麼學問一定會廣博。

【一六二】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卷九 論語）

白話 孔子說：「品德不加修養，學問不深入講究，聽到合宜的道理不能遷徙，缺點不能改正，這都是我所擔憂的。」

十一 有恆

【一六三】聖人貴恆。「恆者德之固也」^①。「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②。『未有不恆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卷五十 袁子正書）

註釋 ①恆者德之固也：出自《易經·繫辭傳下》。②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出自《易經·恆卦》。

白話 聖人貴有恆。「只有長久堅持才能使德行堅固」。「聖人長久堅持德教，天下的教化才可成功。」沒有不長久堅持而可以成就德教的，也沒有無德而可以長治久安的。

【一六三】

猶（猶上恐脫聖人二字）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進，至于七十，然後心從而不踰矩^①。況於不及中規^②者乎？而不自勉也！（卷四十五 昌言）

註釋 ①矩：原指畫方形或直角的用具，即曲尺。引申為法度、常規。②中規：原指同圓規相符。引申為合乎準則、要求。

白話 聖人尚且十五歲就專心求學，與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講議研習、切磋學問，自強不息，品德隨年齡增長而不斷提升，到七十歲才順從心之所欲而不踰越法度。何況言行還不能合乎規範的人呢？能不自我勉勵嘛！





十二處世

【一六四】兼服^①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②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卷三十八 孫卿子）

註釋

①兼服：讓所有人信服。兼：全部，整個。服：信服，佩服。

②齊給：敏捷。齊：通「齎」（ㄘㄧ/ㄣˊ）。

白話

可以讓天下人都心悅誠服的做法是：居於高位，身分尊貴，但不以此而傲視別人；聰明睿智，無所不通，但不以此使人困窘；言辭敏捷，反應迅速，但不以此與人爭先；剛強果決，勇敢大膽，但不以此去傷害人；自己不知道的就去請教，自己不會的事情就去學習，雖然有能力，也一定時刻保持謙遜恭讓。

【一六五】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也；所貴工倕^①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與眾共巧也。（卷三十七 尹文子）

註釋 ① 倕：又作「垂」，古巧匠名。一說是堯時巧匠，被召主理百工，故稱工倕；一說是黃帝時巧匠，是農具的創造者。

白話 自己行善而能使大眾與自己一起行善，自己做工精巧而能使大眾的技藝也變得精巧起來，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啊！所以聖人治理國家的可貴之處，不在於聖人能獨立治理國家，而在於聖人能與眾人共同來治理；巧匠倕的可貴之處，不在他個人做事精巧，而在於他能協同眾人共做精巧之物。

【二六六】「同人，先號咷^①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人終獲後笑者，以有同心之應也。夫所況同者，豈係乎一方哉？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則其跡雖異，道同則應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卷一 周易）

註釋 ① 號咷（hào / ㄏㄠˋ）：放聲大哭。咷：大哭。

白話 同人卦的九五爻辭說：「同人九五，在居尊得位，在天下和同之先，本有艱難，故號咷大哭，以至誠感人，終至天下和同，故後快樂而笑。」孔子申論說：「君子之道，或出而服務天下，或隱處而獨善其身，或沉默，或言語。如二人同心，其鋒利足以





截斷堅硬的金屬。同心的意思，是說二人精誠團結，心意齊同，其中的味道，猶如蘭花的芬芳。」

【二六七】不以口譽人^①，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②之，問人之飢則食^③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皆為有言，不可以無實也。（卷七 禮記）

註釋 ①譽人：讓人高興。譽：歡愉、安樂。②衣（ㄧ／ㄩ）：謂給人穿上衣服。③食（ㄕ／ㄘ）：拿東西給人吃。

白話 君子不用空話討人好感，那麼人民就會興起忠實的風氣。君子慰問別人的寒冷，就會拿衣服給他穿；慰問別人的飢餓，就會送食物給他吃；稱讚別人品德高尚、辦事完美，就會授予他相應的官位。

【二六八】有人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①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②，不讓^③福；其有不棄，非其有不索也；恆盈而不溢，常虛^④而易足。（卷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惑：昏亂。②苟得：苟且求得；不當得而得。③讓：清代俞樾先生認為當為「攘」。攘：推卻；不接受。④虛：指無欲無為的境界。

白話 有一個人坐船而遇到大風，見到波浪襲來就恐懼，自己投入水中淹死了。他並非不貪生怕死，他是被怕死的念頭嚇昏了頭，反而忘記還有生的機會。所以人有嗜欲，也是像這個樣子。所以通達道理的人，不苟且取得，不推讓福分；該保有的不放棄，不該擁有的絕不索取；常常充實盈滿而不會漫溢，永久清淨無欲而容易滿足。

【一六九】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①，豈可逸遊^②荒醉^③？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卷三十 晉書下）

註釋 ①分陰：謂極短的時間。陰：日影。②逸遊：放縱遊樂。③荒醉：沉湎於酒。

白話（陶侃常常對人說：）大禹是位聖人，尚且珍惜每一寸光陰；對於一般人，更應當愛惜每一分光陰，怎麼可以放縱遊樂、





沉湎於酒呢？活著的時候對當時的國家社會沒有貢獻，死後湮沒無聞，沒有美名流傳於後世，這是自甘墮落啊！

【一七〇】夫著作書論^①者，乃欲闡弘^②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為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卷四十七 政要論）

註釋

①書論：古代文體名，書與論。②闡弘：闡揚光大。

白話

撰寫書論的目的，在於闡揚光大世間正道，闡述說明聖賢教化的道理，推論演繹事情背後的義理，極盡幽微地洞察人情，記述真理，針砭錯誤，以此作為標準和法度，不僅可以在當時實行，也可以讓後世的人修習。

肆 為政

一 務本

【一七二】上綱苟直，百目皆開；德行苟直，群物皆正。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則人不從。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卷三十六 尸子）

白話

一張網如果上面的主繩提直了，網上的眾多網孔都會張開。一個人如果德行端正，身邊的人事物都會隨之而正。所謂政治，它的實質是端正人的品行，為政者如果自身不端正，那麼別人就不會相從。因此，不用言語就讓人信服，不用發怒就有威嚴，不用施惠就有仁德，為政者有這樣的端正之心，人們就會隨之而正，這就稱為最完美的政治。

【一七三】一天下者，令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目之所美，心以為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①，心以為非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為不義，不敢





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為不義，弗敢服^②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③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為戮矣。（卷三十六 尸子）

註釋

①甘：以為甘美。②服：使用。③君：主宰。

白話

統一國家，就是整個國家能夠有令則行，有禁則止。夏桀、商紂在位時，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所以不能統屬民眾。眼睛覺得美麗的東西，自己內心認為看了不合道義，就不敢去看；嘴巴覺得美味的食物，自己內心認為吃了不合道義，就不敢去吃；耳朵覺得悅耳的聲音，自己內心認為聽了不合道義，就不敢去聽；身體覺得安適的東西，自己內心認為用了不合道義，就不敢享用。可見，能使天下有令就行、有禁就止，是人心在起作用。所以說：「心，是自身言行的主宰。」君王以自己的存心治理國家，如果存心不正，國家就會遭到禍殃；地方長官以自己的存心治理行政區域，如果存心不正，所治理的地區就會敗亂；個人以自己的存

心立身處事，如果存心不正，就會惹來殺身之禍。

【一七三】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癰瘡^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卷二十一 後漢書一）

註釋

①癰（*on* / *ウラ*）：創口或瘡口愈合後留下的痕跡。②瘡（*chuang* / *イヌ*）：創傷；創口。

白話

改變風氣習俗，必須抓住根本。《左傳》中記載說：「吳王喜歡精於劍術的人，老百姓就多有創傷；楚王喜歡細腰，宮女們多有餓死的。」長安城中的諺語說：「城裡的人喜歡束高髮髻，四處鄉下的百姓髮髻就高達一尺；城裡的人喜歡畫寬眉，鄉下的百姓就將眉毛畫到半額寬；城裡人喜歡長衣袖，鄉下的百姓就用整匹布來做衣袖。」這些雖似笑話，但卻切中事實。

【一七四】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





貨財不行於吏；權衡^①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也。」（卷三十一 管子）

註釋

①權衡：稱量物體輕重的器具。權：秤錘。衡：秤桿。

白話

賢明的君主居於上位，官員就不能枉法，官吏就不能營私。百姓知道事奉官吏沒有利益，所以就不用財物去賄賂官吏。君主能做到像秤錘秤桿一樣公平正直地對待他人，那麼姦詐的人就不能營私舞弊了。所以說：「有秤錘秤桿的稱量，就無法在輕重上欺騙人。」

【二七五】

公^①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②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③。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卷十 孔子家語）

註釋

①公：指魯哀公。本段節錄自《孔子家語·哀公問政》篇。此篇開頭哀公問孔子治國之道，夫子總結歷史經驗：人存政舉，



人亡政息，故為政在於得人。而得人前提是領導者以仁義修身，就是從事親、尊賢做起。然後夫子引出了五達道、三達德和治國九經的論述，及九經的實行在於「誠」。接下來哀公詢問從何做起，即是本段選文。事又見《禮記·祭義》。②慈：指對父母的愛敬、孝敬。③用命：執行命令；聽從命令。

白話 哀公說：「您這樣來教導我，已經很完備了，請問從哪裡開始做起呢？」孔子說：「培養愛心要從侍奉自己的父母雙親開始，可以教給百姓和睦；培養恭敬心要從服務自己的長輩開始，可以教給百姓和順。（領導以身作則）用愛敬、和睦來教化，百姓就會注重孝養父母；（領導以身作則）用尊敬長輩、師長來教化，百姓就樂意聽從命令。百姓既孝敬父母，又能恭順聽從命令，用這種道理施行於天下，便沒有行不通的。」

【一七六】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①。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絜負其子而至^②矣。」（卷九 論語）

①情，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也。



註釋

①用情：指以誠相待。②緇（*qiāng / 尤*）負其子而至：用布將小兒束負於背上，形容百姓扶老攜幼紛紛前來歸附。緇：背負嬰兒用的寬帶。

白話

孔子說：「在上位者好禮，民眾就不敢不敬；在上位者好義，民眾就不敢不服從；在上位者好信，民眾就不敢不以誠相待。在上位的為政者若能如此，四方民眾自然就會背著他們的孩子來歸附。」

【二七七】

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下爭，無義即下異（異作），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①，謂之無道。無道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卷三十五 文子）

註釋

①四經不立：德、仁、義、禮四種準則不能樹立。經：常道，指常行的義理、準則。

白話

君主缺乏德行，百姓就會怨恨；君主缺乏仁愛，百姓就會紛爭；君主沒有正義，百姓就會叛亂；國家沒有禮制，百姓就會混亂無序。這四項準則不確立，就是無道。無道而不滅亡，這是從

未有過的。

【二七八】

凡人未見聖，若弗克^①見；既見聖，亦弗克由^②聖。

此言凡人有初無終也。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

不能以無成也。

爾其戒^③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汝戒勿為凡人之行也。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也。

（卷二

尚書）

註釋

①克：能。②由：用；依從。③戒：警惕。

白話

（成王令周公之子君陳繼其父之後在洛邑監治殷頑民，對君陳說：）普通人未見聖人之道時，覺得好像不能見到；及至見到聖人之道，卻又不能依從。你要以此為戒啊！因為你是風，民眾是草。（草隨風動，所以須慎重地按聖人之道行事。）

【二七九】

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①也，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也，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②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矣。（卷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致和：使人獲得和諧心境。②有容：指君臣儀容威盛。

白話

軍隊是用來討伐並平息暴亂的，不是用來製造暴亂的；音樂是用來培養和諧心境的，不是用來使人產生邪思、放縱無度的；服喪是用來充分表達哀悼之情的，不是用來裝模作樣的。所以，事奉父母有孝道，而以真心敬愛為要務；在朝議政有禮儀，而以敬而無失為上；居喪有禮節，而發自內心的哀悼是主要的；用兵有策略，而以正義為根本。根本確立以後，道才能順暢施行；根本受到破壞，道就會被廢棄。

【一八〇】

聖人南面^①而聽天下，所且先者有五，民不得與焉。且先，言未遑餘事。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②。功，功臣也。存，察也。察有仁愛者。五

者一得^③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④。五者一物紕繆^⑤，民不得其死^⑥。物，猶事。紕，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也。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謂此人道也。

五事也。（卷七 禮記）

註釋

①南面：古代君主之位坐北朝南，故稱「南面」。②存愛：明查有仁愛之心的人。③一得：指統統做到。一：全、滿。④贍

(shan / 山)：豐裕。⑤純繆 (atniu / タニウ)：錯誤。⑥不得其死：不能夠壽終正寢。此處的「死」指人的正常死亡，即自然衰老盡其天壽，無疾而終。

白話 聖明的人南面稱王治理全國，必將先做好五件事情，而一般民事還不在其內。這五項是：一是依禮法端正親屬之間的關係，確定長幼尊卑的名分；二是封賞有功之臣；三是舉薦和選拔賢德之人；四是任用有才能的人；五是明察和獎勵民間有善心善行的人。這五件事如果能統統做到，全國的百姓將沒有匱乏，無不豐裕。如果這五項有一項乖錯失道，那麼民眾就不能安享天年。聖明的天子治理國家，一定從人倫之道（指上面說的五件事）做起。

【一八一】凡為治之大體^①，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②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③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太平基也。（卷四十四 潛夫論）

註釋

①大體：大要，綱領。②飾：修治。③淫：奢華，浮華。





白話

治理國家的大政方針，沒有比抑制末業而致力於根本更好的了，沒有比捨棄根本而修治末業更糟的了。治理國家的君主，以使百姓富裕為根本，以施行正確的教育為基礎。百姓富足才可以進行教化，教育的理念和內容正確才能夠懂得道義；百姓貧窮就會背棄善行，教學內容浮華就會滋長巧詐虛偽；接受了教育就不是非混淆，懂得了道義就會盡忠盡孝。因此明君治國的方法，就是用心致力於富民、正學這兩方面，以此作為國家太平的基礎。

【二八二】

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①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②矣。夫人乖^③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卷四十七 蔣子）

註釋

①咎：過失，罪過。②悖：背謬，行不通。③乖：背離，違背，不和諧。

白話

根據風俗來教化人民，依據時勢來建功立業，應該慎重地做

好三方面的事情：一是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二是傾聽人民的意願，三是隨順時勢。時勢變化而不能夠隨順，這是違背自然規律的凶災；人民的願望我們不去順從，這是違背民意的罪過；喜好善事而不能選用有德之人，這是敗壞官場風氣的禍患。這三方面出現失誤，則天時和人事就會悖亂。人心不和諧就會呈現時勢逆轉，時勢逆轉則天道與人事相違。違背天道而希望國泰民安，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八三】

昔仲弓^①季氏^②之家臣，子游^③武城^④之小宰^⑤，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⑥。明政之小大，以人為本。（卷二十一 後漢書一）

註釋

①仲弓：春秋魯國人，冉氏，名雍，字仲弓，孔子的學生，以德行著稱，曾任季氏宰。②季氏：季桓子，即季孫斯，春秋時魯國卿大夫。③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亦稱「言游」、「叔氏」，春秋末吳國人，孔子的弟子，孔門十哲之一。④武城：指武城縣，位於山東省西北邊陲，魯西北平原，現隸屬山東省德州市。⑤小宰：邑宰，縣邑的長官，即縣令。⑥得人：謂得到德才兼備的人。亦謂用人得當。





白話 從前仲弓是季氏的家臣，子游是武城的縣官，孔子尚且教誨他們要任用賢才，詢問是否用人得當。說明政事無論大小，皆以用人為根本。

【一八四】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①；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②率以正，遇^③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④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即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遜^⑤；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卷十八 漢書六）

註釋 ①勸善：勉力為善。勸：勤勉；努力。②躬：親自。③遇：對待。④事情：事物的真相；實情。⑤遜（qūn / xùn）：退讓，退避。

白話（公孫弘上疏說：）我聽說上古堯舜的時代，不重視封爵、賞賜，而人民都能努力向善；不崇尚施用嚴刑重罰，而人民卻不輕易犯法。這是因為堯舜自身以無私公正之心領導臣民，對待人

民有信義。到了後世重視封爵，厚加賞賜，可是人民卻並不信任。豐厚的賞賜、嚴厲的刑罰，不足以勉勵人們向善、禁止人們為非，必須對百姓有信義才行。所以，按照能力任用官員，則各自分配的職務就能治理得當；去除無用的言詞，就能了解事物的真相；不製作無用的器物，就能減少稅賦；不耽誤農時，百姓就能富足；有德行的人予以進用，無德行的人予以斥退，朝廷就能樹立起威信；有功勞的人得到提拔，無功勞的人給予降職，群臣就能明白退讓的道理；處罰的輕重適合其罪行，姦邪之人就會止步；獎賞的多少適合其賢能程度，臣下就會得到勉勵。總括這八點，是治國的根本。

【二八五】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①，是以牧民^②之道，務在安之

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卷十一 史記上）

註釋

①機：事物的關鍵；樞紐。②牧民：治民。

白話

所以古代聖王能洞察事物演變的規律，知道什麼是國家存亡





的關鍵，因此治理人民的方法，關鍵就在使他們過上安定的生活。這樣，天下即使出現圖謀叛亂的臣子，也必然沒有人響應參與。所以說「處於安定狀態的人民可以引導他們共同行仁義，而處於危難之中的人民就容易一起做壞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二 教化

【二八六】

聖人行不言之教^①。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不可致^②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卷三十七 莊子）

註釋 ①不言之教：指上位者以德化民，不待言詞訓誡，而天下平治。②致：求取；獲得。

白話 聖人施行的教化不依靠語言，而是以德政感化人民。大道是沒有辦法通過語言求得的。失「道」之後，只好據「德」來治天下；失「德」之後，只好依「仁」來治天下；失「仁」之後，只好行「義」來治天下；失「義」，最後只能以「禮」治天下了。

【一八七】《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①之以禮，則民徙義^②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③，夫何奢侈暴慢^④之有乎？（卷四十二 鹽鐵論）

註釋

①齊：整，整飭，整治。②徙義：移向義，謂見義即改變意念而從之。③入孝出悌：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嚴守長幼禮義。④暴慢：凶暴傲慢。

白話

《論語》上說：「百姓已經富裕了，還要怎麼辦呢？孔子回答說：要教育他們。」用道德教化他們，用禮儀規範他們，百姓明理了就會改變意念依從正義和善道，人人都能在家孝敬父母、在外遵守長幼之禮。這樣哪裡還有什麼揮霍浪費、凶暴傲慢的現象呢？

【一八八】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①，智勇者不矜^②，足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凌貧賤^③，愚弱者不敢冀^④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卷三十七 尹文子）





註釋

①懾（*shè / 尸七*）：恐懼。②矜：驕傲；誇耀。③凌：侵犯；欺侮。④冀：企圖；非分地謀求。

白話

如果道義能在世間施行，那麼貧窮卑微的人就不會有怨言，富裕尊貴的人就不會驕橫，愚笨軟弱的人就不會恐懼害怕，聰明勇敢的人就不會盛氣凌人，這是因為大家各守本分的緣故。如果良好的法令制度能在世間施行，那麼貧窮卑微的人就不敢怨恨富裕尊貴的人，富裕尊貴的人也不敢欺凌貧窮卑微的人，愚笨軟弱的人就不敢企盼超過聰明勇敢的人，聰明勇敢的人也不敢鄙視愚笨軟弱的人。這就是「法治」不如「道治」的地方。

【二八九】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①於上，而主歲功^②。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卷十七 漢書五）

【註釋】

①布施：猶普施，謂普遍施予。②歲功：一年農事的收穫。

【白話】

天道主要講的是陰陽。陽代表德，陰代表刑。刑主殺，德主生。因此陽常常處於盛夏，以生育長養為職事；陰常常處於隆冬，積聚在空虛不用的地方。從這裡就可看出，上天是任用德教而不輕用刑罰的。上天使陽氣上升，在上普遍施予萬物，主管一年的農業收成；讓陰氣隱藏於地下而按時出來輔助陽氣。陽氣如果得不到陰的輔助，也不能單獨成就豐年。王者順承上天的意旨來行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輕用刑罰。刑罰不能單獨用來治理天下，猶如不能只靠陰氣而成就豐年一樣。

【一九〇】

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①，邪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②禍災，樂生全^③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④而無恥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⑤，廉恥成也。

（卷四十五 仲長子昌言）

【註釋】

①無故：指沒有發生非常的變故。②創艾（ㄘㄨㄢˋ／ㄞˋ）：因受懲治而畏懼，戒懼。艾：通「乂」（ㄟ／ㄞˋ）。儆戒，戒懼。③生





全：保全生命。④苟免：苟且免於損害。⑤相厲：互相勸勉。厲：後人寫作「勵」，勸勉。

白話 長治久安之後，會有作亂的百姓，這是因為安定太平沒有動盪，人們就會萌生邪惡之心；大亂之後，有容易治理的趨勢，這是因為百姓飽受災禍的傷害而畏懼，渴望保全生命。刑罰繁多但混亂卻更加嚴重，這是因為法網太密，難以躲避，於是人們就會為免於受罰苟且遵從法律，但不再有羞恥之心（一旦法律有漏洞，人們就會犯法）；教化興起後刑罰很少被使用，這是因為以仁義相勸勉，人們的廉恥之心形成了的緣故。

【一九二】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①，唯^②甄者^③之所為；陶人作瓦器謂之甄。猶金之在鎔^④，唯冶者^⑤之所鑄。「綏^⑥之斯徠^⑦，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卷十七 漢書五）

註釋

①鈞（jun／hun）：製陶器所用的轉輪。②唯：聽憑，任隨。

③甄（zhen／zhen）者：製陶工人。④鎔：熔鑄金屬的模具。⑤冶者：鑄造金屬器物的工人。⑥綏（sui／sui）：安，安撫。⑦徠：通「來」。

白話 在上位的君主教化下面的臣民，下面的臣民服從君主，猶如陶土放在製陶器的轉輪上，任憑陶藝師傳拉坯成形；又如同金屬在模具裡，任隨鑄造技工鑄造。「以仁政安民，則遠方之人就會前來歸附；以樂教感動人民，則百姓就會和睦喜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一九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註釋（第五倫上疏說：）自己以身作則來教化，別人就會聽從；只用言論教育別人（自己不做），就會有爭論。

【一九三】朝廷者，天下之槓幹^①也。公卿大夫相與循^②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③義高節，則民興行^④；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⑤，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⑥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⑦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⑧好陷人於





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後補卷二十 漢書八）

註釋

① 楨幹（zhēn gān / ㄓㄣ ㄍㄢ）：即「楨榦」，古代築牆時所用的木柱，豎在兩端的叫「楨」，豎在兩旁的叫「榦」。後用以指重要的、起決定作用的人或事物。② 循：順。③ 上：通「尚」，尊崇，重視。④ 興行：因受感發起而實行。⑤ 變色之言：使臉色改變的話。多指為爭論是非曲直而衝動發怒時說的話。⑥ 克勝：妒忌刻薄而好勝。⑦ 俗吏：才智平庸的官吏。⑧ 忮（zhì / ㄓˋ）害：忌刻殘忍，嫉忌陷害。忮：嫉妒；忌恨。

白話

（匡衡上疏說：）朝廷，是支撐天下的梁柱。公卿大夫之間相互遵循禮節，恭敬謙讓，那麼百姓就不會互相爭鬥；大臣們愛好仁義，樂於施捨，那麼百姓就不會使用暴力；百官重視高尚的節操，那麼百姓就會因受感發起而實行；執政者寬緩和柔，溫和仁惠，那麼百姓就會相互親愛友好。以上四點，是聖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夠不施行嚴刑峻法而完成教化的原因。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朝廷上有衝動無理的爭論言行，臣民就有爭鬥的禍患；上面有獨斷專權的人，下面就會有不謙讓的人；上面有妒忌刻薄而好勝

的輔佐大臣，百姓就會有相互傷害之心；上面有貪財好利之臣，下面就會有偷盜行竊之民。這是造成社會風氣變化的根本原因。當今才智凡庸的官吏治理國家，都不根據禮敬謙讓的原則，而推崇峻刻暴虐的政策，有的殘忍嫉忌，喜好陷害他人蒙受不白之冤，貪取財利傾慕權勢，因此犯法的人很多，姦邪之行不能得到制止，即使用嚴厲的刑法，仍然不能改變這種狀況。這不是他們的天性，而是由於當政者沒有教化好。

【一九四】

文子^①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人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群詐之所逃；用少

（少作先）識以隨姦伏者，眾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也哉。（卷三十四 列子）

註釋

①文子：趙文子，即趙武。嬴姓，趙氏，諱武，諡號曰「文」。春秋時晉國卿大夫。戲劇「趙氏孤兒」的歷史原型。

白話

趙武回答晉侯說：「周人諺語有這麼一句話：『能看清深潭中游魚的人不吉利，以智巧料知隱匿事物的人會遭殃。』您要想





使晉國沒有盜賊，不如選拔賢良並予以任用，使朝廷中政教清明，百姓中好風氣流行。人們有了羞恥之心，哪還會去做盜賊呢？」於是晉侯任用隨會主持有關政務，眾多盜賊便逃往秦國去了。

【一九五】

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①之為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②。（卷四十八 體論）

【註釋】

①至人：指思想或道德修養最高超的人。②蘊（yùn / ㄩㄣˋ）：古同「蘊」，聚積；積滯。

【白話】

尊崇聖人的原因，不在於他能根據人民所犯的罪行而制定刑律，而在於他能事先防止禍害的產生。道德修養最高明的人這樣治理國家：百姓如果犯有小罪，一定從中尋求他的善意之處來赦免他的過失；百姓犯有大罪，一定找出犯罪的原因，然後用仁德來輔助教化他。因此上下親近而不乖離，道德教化普施而不滯礙。

【一九六】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以百姓心為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百姓為善，聖人

因而善。不善者吾亦善之。百姓為不善，聖人化之使善。信者吾信之，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

之。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卷三十四 老子）

註釋 聖人沒有主觀的成見，根據百姓的需要和心理狀態，怎樣適合便怎樣做。善良的人，我善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他（這樣可使人人向善）。守信的人，我信任他；不守信的人，我也信任他（這樣可使人人守信）。

【一九七】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①也。資，人行用

不善，聖人教道使為善，得以為給用。（卷三十四 老子）

註釋

①資：給用、資材。

白話 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師；不善的人，是善人的資材。（聖人教化導正他們，使他們回頭向善，就可以發揮他們的作用。）

【一九八】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①蘊崇^②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③矣。（後補卷四 春秋左氏傳上）





註釋

①芟（shān / ㄕㄢ）夷：除草；割除。芟：除草。夷：鏟平；削平。②蘊（yùn / ㄩㄣˋ）崇：積聚，堆積。蘊：積聚；蓄藏。崇：聚積。③信（shān / ㄕㄢ）：同「伸」。舒展開。

白話

治理國家的人，見到惡行，就像農夫致力於除草一樣，除掉它將它堆積起來，挖掉它的老根，不要使它再生長，那麼善行就能得到伸展。

三 知人

【一九九】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①，契為司馬^②，禹為司空^③，后稷為田疇^④，夔為樂正^⑤，倕^⑥為工師^⑦，伯夷為秩宗^⑧，皋陶為大理^⑨，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者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本書成功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卷四十三 說苑）

註釋

①司徒：官名。掌管國家的土地和人民的教化。②司馬：官

名。掌軍旅之事。③司空：官名。掌管工程。④田疇：田官。⑤樂正：古時樂官之長。⑥倕（*chí / 多*）：古代傳說中的巧匠名。⑦工師：古官名。上受司空領導，下為百工之長。專掌營建工程和管教百工等事。⑧秩宗：禮官。古代掌宗廟祭祀的官。⑨大理：掌刑法的官。

白話 堯帝當政之時，舜做司徒掌管教化，契做司馬掌管軍事，禹做司空掌管工程，后稷做農官掌管耕作，夔做樂官掌管音樂，倕做工師掌管工程和管教百工，伯夷做禮官掌管宗廟祭祀，皋陶做大理掌管刑法，益掌管山澤主管驅逐禽獸。堯不能擔任其中的任何一項職務。但是堯做君主，其他九位卻做臣子，那是什麼緣故呢？堯知道這九種職務的性質和內容，讓九個人各負責一項適任的工作，九個人都能勝任而完成任務，堯於是憑藉他們的功績成就了治理天下的大業。所以知人善任是做君主之道，知情辦事是做臣子之道。為君之道要知人善用，為臣之道要知事善辦，不要亂了舊有的典章制度，天下就太平了。

【二〇〇】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眾人也。





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先^①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卷四十七 劉廙別傳）

【註釋】

①先：當是「失」的誤字。

【白話】

自古以來，君主沒有不希望得到忠誠賢明之士而予以任用的。任用之後，（因懷疑其是否忠誠賢明）又沒有不派人去向眾人探訪調查的。忠誠於君主的人，豈能事事有利於他人呢？假若無利於人，又怎能在所有人面前保有好的聲譽呢？所以，君主心中常常希望得到忠賢之人，卻常常失去他們。不是君主希望得到忠賢之人心不誠而失去人才，而是判定忠賢之才的方法不對啊。

【二〇一】

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①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②於為政乎？義斷^③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卷二十五 魏志上）

【註釋】

①恪（不／巧）：恭敬；恭謹。②達：通曉；明白。③義斷：

秉公斷事。

白話 如果一個人的孝行彰顯於家族之中，一旦為官怎麼會不忠誠恭敬呢？如果一個人的仁厚寬容在九族之中廣受讚揚，一旦為官怎麼會不善於施政呢？如果一個人能在鄉里秉公斷事，一旦為官怎麼會不勝任其職務呢？

【二〇二】富貴者，觀其有禮施^①；貧窮者，觀其有德守^②；嬖寵^③者，觀其不驕奢；隱約^④者，觀其不懼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其壯者，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其老者，觀其思慎、彊^⑤其所不足而不踰^⑥。父子之間，觀其慈孝；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設^⑦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失，縱之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貳，昵^⑧之以觀其不狎。復徵^⑨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

（卷八 周書）





註釋

①施：施惠。②德守：道德操守。③嬖（ㄅㄧˋ／ㄅㄧˋ）寵：受君主寵愛。④隱約：困厄，儉約。⑤彊（qiǎng／ㄑㄩㄢˋ）：同「強」。勉力；勤勉。⑥踰：當作「偷」。苟且之意。⑦設：設置，安排。⑧昵：同「暱」。親近；親昵。⑨徵：證明；證驗。

白話

富貴之人，要看他是否舉止有禮而好施惠；貧窮之人，要看他是否有德行操守；備受寵幸之人，要看他是否不驕不奢；處於困厄之人，要看他是否不膽小怕事。年輕人，要看他有無恭敬好學態度和尊重長上之心；壯年人，要看他是否廉潔務實而且能克制私欲；老年人，要看他的思惟是否謹慎，勤勉努力彌補自己的不足而不苟且度日。父子之間，看他是否慈愛或孝順；兄弟之間，看他是否和睦與友愛；君臣之間，看他是否忠義或仁愛；鄉黨之間，看他是否誠實守信。讓他施行某種謀劃，以此來觀察他的智慧；將困難擺到他面前，以此來觀察他的勇氣；派他處理煩雜的事務，以此審視他的治理能力；讓他面對某種利益，以此觀察他是否不貪；讓他沉浸於享樂的環境中，以此觀察他是否不縱欲迷亂。使他歡悅，看他是否輕佻；激他發怒，看他是否穩重；讓他喝醉，看他是否會失去恭慎的儀態；任其行事，看他是否還

遵從一貫的行為準則；疏遠他，看他是否忠誠不貳；親近他，看他是否輕慢失禮。反覆地驗證他前後說過的話，看他是否有真實的學問；詳盡地察訪他的行為，看他德行是否完備。這些歸結起來就稱作「觀誠」（洞察實情）。

【二〇三】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①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②而立功名。夫泛駕^③之馬，跣弛^④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後補卷十三 漢書一）

註釋 ①奔踶（ヒノケ）：奔馳踢人。不受羈勒之馬，乘時即奔跑，立時則踢人。踶：踢。②負俗之累：因不諧於流俗而受到的譏議。負俗：與世俗不相諧。③泛駕：翻車。亦喻不受駕馭。④跣弛（ヒノケ）弛：放蕩不循規矩。

白話（漢武帝下詔說：）大凡要建立不同尋常的功業，必須等待不同尋常的人才。所以有的馬會狂奔踢人，卻可以奔馳千里；有的士人會因與世俗不相諧而被譏論，卻能建功立名。那不受駕馭





的馬，以及放蕩不羈的人，關鍵在如何使用而已。現特責成全國各州縣地方官，要留心考察推薦官民中有特殊才幹，能做將相和出使外國的人。

【二〇四】

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①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註釋

①拜除：拜授官職。

白話

（第五倫上疏說：）陰陽調和，就會有豐收之年；君臣同心同德，教化才能有成效啊！對刺史、太守以下的官員，任命為京官，以及從國都洛陽外派的官吏，陛下都應召見，可藉此了解四方的情況，同時觀察本人的品行能力。各位官員上書議事有不合事實的，可讓他們回歸家鄉，不應過分地以自己的喜怒而處罰，以明示施政寬厚。

四 任使

【二〇五】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通^①，群臣輻湊^②。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通（通作聰）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用人之道也。（卷三十五 文子）

註釋

①脩通：逐級上達，通於君主。脩：同「修」。循，依次。

②輻湊：車輻條集中於軸心。

白話

用天下人的眼睛觀察，用天下人的耳朵傾聽，用天下人的智慧來思考，用天下人的力量來爭取天下人的幸福，所以號令能貫徹到底，民情得以上達，百官逐級上傳、通於君主，群臣擁護君主如同車輻條集中於車輪軸心。君主不因為高興就行賞賜，不因為憤怒就給予責罰，法令昭著卻不苛煩，視聽明達而不暗昧，好壞情況每天稟報上來而不抗拒、牴觸，使賢能者可竭盡其智慧，平凡之人能竭盡其能力，身邊的人能安定地生活，遠方的人感念君主的恩德，這是因為他掌握了用人之道的結果。





【二〇六】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①？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①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也。」（卷九 論語）

註釋 ①與：語氣詞，表感嘆。②南面：古代人君聽政之位居北，其面向南，故後指居人君之位。

白話 孔子說：「能夠無為而治的人，那就是舜吧？他做些什麼呢？只是對一切人、事心存恭敬，坐鎮於天子之位罷了。」（這是說舜能夠知人善任，用人而不自用，所以孔子以無為而治來讚美他。）

【二〇七】周公戒于王曰：「文王罔攸^①兼^②于庶言^③、庶獄^④、庶慎^⑤，惟有司^⑥之牧夫^⑦。」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眾言，及眾刑獄，眾所當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於求才，逸於任賢。（卷二 尚書）

註釋 ①罔攸：無所。②兼：兼知。③庶言：群言，輿論。④庶獄：諸凡刑獄訴訟之事。⑤庶慎：眾所當慎之事，即各種敕戒（警戒，教誡）。⑥有司：官吏。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稱。⑦牧夫：古代管理民事的地方官。

白話 周公勸誡成王說：「文王在位時並沒有兼管社會輿論、各種獄訟案件及各種教敕警戒之事，均由有關部門的主管官員裁決。」

【二〇八】明王之使人^①有五：一曰以大體^②期之，二曰要^③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無私，則臣盡情^④；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卷五十 袁子正書）

註釋 ①使人：用人。②大體：重要的義理，有關大局的道理。③要：期望。④盡情：盡心盡力。

白話 明君用人有五個要點：一是以識大體相期許，二是希望臣子建功立業，三是信任臣子而毫不懷疑，四是君王能大公無私，五是能與天下百姓同憂愁、共患難。以識大體相期許，臣子就會謹言慎行；希望他建功立業，臣子就會勤奮戒懼；對臣子堅信不疑，臣子就會竭盡志節效力；大公無私，臣子就會盡心竭力；與天下百姓同憂愁、共患難，臣子就會以死效忠。





【二〇九】夫唯信而後可以使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為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也。（卷五十 袁子正書）

白話 只有信任人，然後才可以任用人。過去，齊威王任章子為大將討伐魏國，別人多次說章子會造反，齊威王都沒有聽信。從此之後，做齊國大將的人就不會有被懷疑的後顧之憂了，所以齊國軍隊始終很強大。

【二一〇】賢主之用人，猶巧匠制木^①，大小脩短^②，皆得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③；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④，附子，奚毒然而良醫橐^⑤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竹本草莽^⑥之材，猶有不棄者，而又況人乎！（卷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制木：裁取木料。②脩短：長短。脩：同「修」。長。③施：用。④奚毒：附子的別名，又名烏頭。根莖塊狀有毒，可作鎮痛藥。⑤橐（tō / ちふ）：用口袋裝。⑥莽：叢生的雜草。

白話 賢德的君主任用人才，就像技藝高超的工匠裁取木料，無論

大小長短，都各盡其用；用圓規、矩尺量取方圓，都用得恰到好处；就是形狀奇異、質地特殊的木材，也沒有不能用的。天下的植物，沒有比附子毒性更強的，然而良醫卻將它用袋子裝著收藏起來，因為它有用處。因此，竹木野草之類，尚且不被拋棄，更何況是人呢！

【三二一】

夫有不急^①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蟬賊^②也。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眾，吏少則所奉^③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④，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⑤息矣。（卷五十 袁子正書）

註釋

① 不急：不切需要。② 蟬（chao / 𧈧）賊：吃禾苗的兩種害蟲。亦喻壞人。③ 奉：供養。④ 養足：供養充足。⑤ 姦軌（gan / 𧈧）：即姦宄。指違法作亂的事或人。軌：通「宄」。作亂或盜竊的壞人。

白話 有不必要的官職，就會有不必要的俸祿，這是國家的害蟲。英明的君主設置官職，使人數和政事相稱。人數和政事相稱，就





會讓官吏減少而百姓增多。百姓多，從事農業勞動的就多；官吏少，拿俸祿的人就少。使官吏俸祿多則足以供給家用，這樣官吏就不會再向民間索求。不向民間索求，違法作亂的事就停息了。

【三二二】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也。論辨然後使之，辨，謂考問得其定也。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其秩次。位定然後祿之。（卷七 禮記）

白話

凡是從庶民中選用人才為官，須先考定其品德才能。評定了品德才能之後，即可分派他擔任一定的職務。能夠勝任所分派的職務，才正式給他授予品位。品位確定之後，才給予相應的俸祿。

【三二三】

凡使賢不肖^①異。使不肖以賞罰，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也矣。使賢以義。唯義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以義，必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也。（卷

三十九 呂氏春秋）

註釋

①不肖：不賢、不材的人。

白話

大凡任用賢德之人和不賢之人，方法不同。任用不賢之人依靠獎懲，任用賢德之人依靠道義。所以賢明的君主任用臣下必定

合乎道義，必定慎重地進行獎賞和懲罰，然後賢德之人和不賢之人都能為君主所用。

【二四】

古者工^①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②，事省則易勝^③。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④，工事可常。

古之宰物^⑤，皆用其一能，以成其一事。

是以用無棄人，使無棄才。若乃任使於過分之中，役物於異便之地，則上下顛倒，事能淆亂矣。

（卷三十七 慎子）

註釋

①工：古時對從事各種技藝勞動者的總稱。②省：簡；少。

③勝：能夠承受，禁得起。④世：代代相傳。⑤宰物：謂從政治民，掌理萬物。

白話

古時候，工匠不兼做其他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官職。工匠不兼做其他事情，事情就不多，事情不多就容易勝任。士人不兼任其他官職，職責就少，職責少則容易做到盡忠職守。所以士人的職位可以世代相承，工匠的職業可以長久不變。

【二五】

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自靜。《傳》^①曰：「五年再閏^②，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註釋

①傳（*zhuàn* / 注文）：解釋經義的文字、書籍。此處指解釋《周易》的《易傳》，又稱《十翼》。《易傳》共七種十篇，它們是：《彖傳》上下篇、《象傳》上下篇、《繫辭》上下篇、《文言》、《序卦》、《說卦》、《雜卦》。②再閏：農曆五年設置兩個閏月，謂之再閏。《易·繫辭上》：「五歲再閏。」

白話 官吏任事時間久了，自然會自珍自愛；官吏安於其位，那老百姓也就安靜無擾。《易傳》上說：「五年有兩個閏月，天道才運行完備。」即使是天道，還要歷經五年的時間才完成其變化，何況人間的事情呢？

【三二六】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①愛人，則以政，^{之。以政與}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傷。多自}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②崩，僑^③將厭^④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製。裁。}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也。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卷五 春秋左氏傳中）

註釋

① 吾子：對對方的敬愛之稱。一般用於男子之間。這裡指當時鄭國的當國正卿子皮（姬姓，罕氏，名虎，字子皮）。② 榱（cuī / ㄘㄨㄟ）：屋椽。③ 僑：子產自稱。姬姓，國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又被稱為公孫僑、公孫成子、東里子產、國子、國僑、鄭僑，是春秋末期鄭國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子產執政期間，改革內政，慎修外交，極受鄭國百姓愛戴，後世對其評價甚高，將他視為中國歷史上宰相的典範。④ 厭（yàn / ㄧㄢˋ）：指被壓。

白話

（鄭國當國子皮想讓尹何做自己封邑的長官，尹何年紀太輕經驗不足，故子產對子皮說：）喜愛一個人，總是希望有利於他。現在您喜愛一個人，就把政事交給他，就像一個人不會用刀就讓他去宰割，多半會割傷他自己。您喜愛他，不過是傷害他罷了，這樣誰還敢求得您的喜愛？您對於鄭國，是棟梁。棟梁折斷，椽子會崩塌，我也將會被壓在底下，我怎敢不把話都說出來？比如您有漂亮的織錦，是不會給別人學著裁製衣服的。重要的官職、





大的封邑，是自身賴以庇護的東西，反而讓學習的人去治理，它比起漂亮的織錦不是重要得多嗎？我只聽說學習好後才能從政，沒聽說通過做官來學習的。如果最終這樣做，必定有害處。好比打獵，射箭駕車熟練了，才能獵獲禽獸，如果還不曾登車射過箭駕過車，那麼只怕車子毀壞翻覆、人被碾壓，哪有心思顧到獵物？

【三二七】

智如原泉^①，行可以為表儀^②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③，行可以為輔檠^④者，人友也。據法守職^⑤，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⑥，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任使^⑦，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卷八 韓詩外傳）

註釋

①原泉：源泉，即有源之水。原：「源」的古字。②表儀：表率，儀範。③砥礪：磨鍊，鍛鍊。④輔檠（qíng / 𣎵）：相互矯正。檠：矯正，多指矯正弓弩。商務本此處校勘記云：「檠作弼（ㄩ / ㄣ）」。弼：輔佐，輔助。⑤守職：忠於職守。⑥當前快意：在

人面前投合對方的心意。⑦任使：差遣，委用。

白話

智慧像有源頭的泉水一樣永不枯竭，行為可以作為眾人表率的人，是人之師。智慧可以互相磨鍊提升、行為可以互相矯正的人，是人之友。依據法規做事、恪守職責、不為非作歹的人，是人之吏。在人前投合對方的心意，對方一呼喚，連聲應諾，是人之奴。所以有道的明君以人師作為他的輔佐，中等才德的君主以人友作為他的輔佐，下等的君主用人吏作為他的輔佐，使國家危亡的君主用人隸作為他的輔佐。要看一位君主是否會滅亡，一定先觀察他的下屬。所以眼光同樣敏銳的人能相互看見，耳朵同樣靈敏的人能相互聽到，志趣相投的人能相互跟隨，不是賢君就不能任用賢臣。所以君主對於左右輔佐大臣的委用，其中就隱藏著國家存亡的機兆、政治得失的關鍵，怎麼可以不謹慎對待呢？

【三二八】

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①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為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卷四十九 傅子）





註釋

①令長：秦漢時治萬戶以上縣者為令，不足萬戶者為長。晉隋因之。後因以「令長」泛指縣令。

白話

愛護民眾授予田業，公平處理各項民事，嚴肅以使下級官吏有敬畏之心，寬大以使人民得到包容蓄養，這是縣官的職責。縣官是最接近人民的官吏，關係到人民的性命。國家以人民為根本，對直接親近人民的官吏不能不關注啊！

五 至公

【三二九】

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嫉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故三王以義親^①，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欲擅一國之利，而蒐^{（蒐作當）}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卷三十六 商君子）

註釋

①故三王以義親：清末陶鴻慶先生認為，「以義親」下當有「天下」二字。今從之。

白話

公私能夠分明，那麼小人就不會妒忌賢德之人，無能之輩也

不會妒忌有功之臣。所以三王以道義來親和天下，五霸以法度來匡正諸侯，他們都不是把天下的利益據為己有。當今亂世的君臣，都得意地企圖獨占一國之利或掌管一官之權，來滿足自己的私欲，這就是國家危亡的原因。

【三二〇】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①也，四時無私為也，行其

德而萬物得遂長焉。

遂，成。

庖人調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

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伯王^②

（本書伯王作王伯，下同）

之君亦然。誅

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伯王。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

誅暴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為王伯。

（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註釋

①燭：照亮；照見。②伯（ba / ㄅㄛˋ）王：應作「王伯」，成就王霸之業。伯：通「霸」。作諸侯聯盟的首領；稱霸。

白話

天的覆蓋沒有偏私，地的承載沒有偏私，日月照耀四方沒有偏私，四季的運行沒有偏私。它們各自施行它們的恩德，所以萬物才得以生長。廚師烹調食物不敢擅自食用，所以才當廚師。如果廚師烹製食物卻擅自食用，那就當不了廚師。能夠成就王霸





之業的君主也是如此，誅滅暴虐的諸侯而不為私利，以其土地分封給天下賢者來治理，所以可以為王為霸。如果誅滅暴虐而私自占有其土地及財富，那也就不可能為王為霸了。

【三三二】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①見譴，下之黎庶^②恨怨。（卷十九 漢書七）

註釋

①皇天：對天及天神的尊稱。②黎庶：黎民；百姓。

白話

（鮑宣上疏勸諫皇帝：）治理天下的人，應當以天下人之心為心，千萬不能孤行己見，恣意妄為啊！如果那樣，就會上遭天譴，下為百姓所怨。

【三三三】

因^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②，丘上也。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卷三十六 尸子）

註釋

①因：依託，憑藉。②公心：公正之心。

白話 從井中看星，所看到的不過幾顆星；從山丘上看星，那就能看到星星從天邊開始升起，又看到它們落下。這不是由於視力增加了，而是所處的地勢不同所造成的。遇事而本著私心，就好像處在井中；本著公心，就好像站在山丘之上。因此，智慧存在於具有私心的人身上，他所能知道的就少；存在於具有公心的人身上，他所能知道的就多。

【三三三】

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①，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②之譖^③，不敢干也。（卷四十九 傅子）

註釋 ①自盡：竭盡自己的智慧和力量。②浸潤：逐漸滲透。引申為讒言漸進，積久而使人聽信。③譖（ソウ／＼）：讒毀；誣陷。

白話 只有無比公正，所以才能使近處的人安定，遠方的人歸附。對於是非曲直都以公正的態度面對，就會得到天下人的信任。唯有沒有猜忌之心，所以入朝者能竭盡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退朝後不存疑慮，其治國之道安定無憂，想不斷進讒言的人也不敢造次。





【三三四】公道行，即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故公之為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卷五十 袁子正書）

白話 公正之道得以施行，則偏邪的私利就沒有藏身之地了。（所以君主之心）向公，百姓也會方向一致一心向公；（君主之心）挾私，那麼百姓追求的私欲就千差萬別。一心為公，則明主不必操勞，而觸犯法令之事自然止息；一心向私，縱使刑罰繁多，姦邪的事也無法禁絕。所以公正作為治國之道，言語很簡約，但作用很大。

【三三五】利人者天下啟^①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②。若同舟而濟^③，濟則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啟之，無有閉之矣。（卷三十一 六韜）

註釋 ①啟：開；打開。②分肉：根據現存《六韜》版本可知「分肉」下應有「之心」二字。③濟：渡河。

白話 為人民謀福利的人，天下人都會開門歡迎他；殘害百姓的

人，天下人都會對他閉門不納。天下並非一個人的天下，取得天下，就像追捕野獸一樣，得到了，天下人就會有分享獵物的心。又像同船渡河一樣，抵達彼岸，大家就同蒙其益，舟壞了則同受其害。能與天下人同其利害，那麼天下之人都會支持他，而沒有抗拒他的。

六 愛民

【三三六】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①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莊，齊莊也。

（卷七 禮記）

註釋

①安：對某種環境、事物感到安適或習慣。

白話

孔子說：「人民以君主為心臟，君主以人民為軀體。心境莊重則身體安詳，心境肅正則外表恭敬。心所愛好的事物，身體就必然對它們感到安適和習慣；君主所喜好的事物，人民必然也想得到。心因為有身體而得以保全，也會因為身體有缺陷而受傷；君主因有人民而存在，也會因人民背棄而滅亡。」





【三三七】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①民茂^②，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③，保族宜邦。《書》曰：「眾非后^④無能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⑤，不易之道也。（卷二十七 吳志上）

註釋

①俟：等待。②茂：引申為昌盛，豐碩。③受祚：接受天地神明的降福。④后：上古稱君主。⑤濟：成功，成就。

白話

（駱統上疏說：）財富需要百姓來創造，強盛要依靠百姓的力量，威勢要依憑百姓的勢力，福祉要由百姓來增加，德行有待百姓來興盛，仁義要憑藉百姓來實行。這六方面的條件具備了，然後就能順應天意，接受天地神明的福佑，保全宗族、造福國家。《尚書》上說：「民眾沒有君主，就不能都得到安寧；君主沒有民眾，就不能開闢四方。」由此推論，百姓憑藉君主而得以安定，君主依靠百姓而成就大業，這是永恆不變的真理。

【三三八】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①，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②乎？」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也。曰：「二」^③，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而稅，謂什一。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卷九 論語）

註釋

①年飢：一年中穀物收成不好。飢：通「饑」。②徹：周朝的稅法，規定農民繳十分之一的稅，稱為「徹」。③二：指抽取十分之二的稅。

白話

魯哀公問有若說：「年成不好，費用不足，應該怎麼辦？」有若回答說：「為什麼不實行原來的十分之一的稅制呢？」哀公說：「徵十分之二的稅，我尚感不足，怎麼能恢復十分之一的稅制呢？」有若說：「只要百姓的用度足，君王怎麼會不足？如果百姓用度不足，君王又怎能求自足？」

【三三九】

夫至人精誠^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喜而不忘^②；見天下有害，憂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卷三十五 文子）





註釋

①精誠：真心誠意；至誠。②忘：玩忽、怠忽。

白話

至德之人內心永保至誠，而恩德流布天下。他們看到天下人得到利益，雖高興卻不會懈怠（懂得居安思危）；見到天下人受到損害，就會憂心忡忡，好像有喪事一樣。以百姓之憂為己憂的人，百姓也以他的憂為己憂；以百姓之樂為己樂的人，百姓也以他的樂為己樂。所以，以天下之樂為樂、以天下之憂為憂，做到這樣而不能成就治國大業，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二三〇】

父母之所畜^①子者，非賢強^②也，非聰明也，非俊智^③也，愛之憂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④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⑤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卷三十六 尸子）

註釋

①畜（ㄒㄩˋ／ㄊㄩˋ）：養育。②賢強：有德行有勇力。③俊智：智慧過人。④無擇：沒有區別。⑤畜（ㄒㄩˋ／ㄊㄩˋ）：治理。

白話

父母所養育的兒女，不一定有德行有勇力，不一定聰明，也不一定智慧過人，但父母都一樣疼愛，為兒女憂心，只是希望孩

子將來能超過自己，不管是別人有益於孩子，還是自己有益於孩子，都是一樣，這就是為人父母養育孩子的用心。那麼，（君王）愛護天下人民，也是希望人民都能超過自己，至於是別人有益於他們，還是自己有益於他們，並不去區別，那治理天下也和父母養育子女是一樣的。堯帝就是這樣來治理天下的。

【三三二】誠愛天下者得賢。奚^①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②

也，不爭^③禮貌；在圜圖，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其僻小，身至穢污^④，而為正於天下也。（卷三十六 尸子）

註釋

①奚：何。②秦醫：原指扁鵲，後泛指良醫。③爭：力求得到。④穢污：此處指桓公德行污穢。《說苑·尊賢》記載桓公殺兄而立等事。

白話

真心愛護天下的人會得到賢才。何以知道是這樣呢？孩子生病了，慈母求見良醫，顧不得自己的尊嚴禮節；愛子陷入監獄，





父母奔走求救於大官之間，也不會吝惜錢財。一個人把天下人看做自己的孩子，那麼尋找治理天下的良醫時，就不會計較禮貌，奉養他們也不會吝惜錢財。所以周文王拜見姜太公時，一天五次往返；齊桓公奉養管仲，將幾座城池都分封給了他。這就是為什麼文王的國家雖然偏僻弱小，桓公的行為雖然污穢不潔，卻能夠為政於天下的原因所在。

【二三二】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子弟子仲由也。先導之以德，使人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

益。曰：「毋倦。」

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事無倦則可矣。

（卷九 論語）

白話

子路問為政之道。孔子說：「自己用德行帶頭去引導，以身

作則，然後教導人民要勤勞。」子路請孔子再說詳細些。孔子說：「按照上面所說去行，不要懈怠。」

【二三三】

弗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弗貴^①異物^②賤^③用物^④，民乃足。

遊觀^⑤為無益，奇巧為

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⑥。

（卷二 尚書）

註釋

①貴：重視。②異物：奇特罕見之物。③賤：輕視。④用物：

日常應用的用品。⑤遊觀：遊逛觀覽。⑥生民：使民生，養民。

白話 不要做無益的事去耽誤、妨害了有益的事，這樣才能成就治國大業；不看重奇異之物、不輕視實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賢明君主治國之道，以道德仁義為有益，以實用為貴，一切都是為了教化和養育人民。）

【二三四】

《詩》曰：「凱^①悌^②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③，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卷十四 漢書二）

註釋

①凱：和樂，歡樂。②悌：溫和平易。③息：滋息，生長。

白話

（漢文帝下詔：）

《詩經》上說：「和樂平易的君子啊，是

人民的父母。」如今人們有了過失，還沒有施以教化，而刑罰已經加到了他們身上，有的人想改過行善，卻沒有這樣的機會了，朕非常憐憫他們。刑罰能達到截斷肢體、刺刻肌膚，一生都不能再生長復原，這樣的刑罰是多麼令人苦痛而又不合道德！難道這





符合為民父母的本意嗎？

【二三五】

《詩》云：「樂只^①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

謂拂人之性，災必逮^②夫身。

逮，猶危^③也。

（卷七 禮記）

註釋

①只：語氣助詞。②逮（dǎi／ㄉㄞˋ）：及、及至。③危（wēi／ㄨㄟ）：牴觸、違逆。

白話

《詩經》上說：「和樂的君主呀！就像我們老百姓的父母。」老百姓喜歡的事情君主也喜歡，老百姓厭惡的事情君主也厭惡，這就可以算是老百姓的父母了。喜歡做眾人都厭惡的事，而厭惡眾人都喜歡的事，這就叫違逆人性，災禍一定會降臨到他的身上。

七 綱紀

【二三六】

太上^①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為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為非者，威禁^②也。威禁

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卷五十 袁子正書）

註釋

①太上：最上，最高。②威禁：法令，禁令。

白話

最高的境界是讓人民通曉天地及人世的大道；其次是讓人民懂得仁愛之心；最下的是讓人民不做壞事。讓人民通曉天地人世的大道，靠的是領導者的德行；讓人民懂得仁愛之心，靠的是領導者的道義；讓人民不做壞事，靠的是領導者施行法令。所謂法令，就是有功必賞，有罪必罰。這三個原則，是治理天下的手段。（奉持這三者）想成就王業就能成就王業，想成就霸業就能成就霸業，想國家強盛就能強盛，這就要看君主的志向了。

【二三七】

子曰：「導千乘之國^①，導謂為之政教也。敬事而信，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而愛人，

節用，不奢侈也。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不妨奪農務也。（卷九 論語）

註釋

①千乘（shèng／ㄕㄨㄥˋ）之國：能出動千輛兵車的諸侯國。乘：車子。春秋時多指兵車，包括一車四馬。





白話

孔子說：「治理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諸侯國，國事須用真心恭敬謹慎處理，對人民要誠信；節省費用，愛護百姓；使用民力，要選擇農事閑暇之時。（不妨礙農事生產活動。）」

【二三八】

定公^①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定公，魯君諡。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卷九 論語）

註釋

①定公：姬姓，名宋，為春秋時期魯國君主之一，昭公之弟，哀公之父。孔安國先生註：「定公，魯君諡。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

白話

魯定公問：「君王指揮臣子，臣子奉事君王，應當如何呢？」孔子回答說：「君王指揮臣子要依國家的禮法規矩，臣子事奉君王要盡忠職守。」

【二三九】

治國有四：一曰尚^①德，二曰考^②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③，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④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

求下之無姦，不可得也。（卷五十 袁子正書）

註釋

①尚：重視。②考：考核。③舊：故交，老交情。④求：責求。

白話

治國有四個要點：一是崇尚道德，二是考校人才，三是賞賜有功，四是懲罰犯罪。四者嚴明了，國家就太平了。如果選拔官員不是著眼於他的德行而是看彼此的交情，考量人才不是以他的才能而是以他在位時間的長短，而要求下級尊重上級，那是辦不到的；獎賞可以依靠權勢取得，刑罰可以靠權勢逃避，卻希望臣下沒有姦邪的行為，那是辦不到的。

【二四〇】

先王為禮，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為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為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偽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姦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卷五十 袁子正書）





白話

古代先王制定禮法來實現人們本性的仁義，調整刑罰來彌補禮制的不足。所以認為仁義不足以治國，是不懂得人性本善，於是就缺乏教化，缺乏教化的治理就失去了根本。認為刑罰不可以治國的，是不了解人習性的偽詐，於是就失去威懾，失去威懾就不能禁止惡行。所以有刑法而沒有仁義，時間久了百姓就會疏忽道義，百姓疏忽道義就會發生叛亂；有仁義而沒有刑法，百姓就會怠慢，百姓怠慢，就會作姦犯科。所以說，以仁義為根本，以法律為佐助，使兩者結合而不偏重，這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仁義教化雖不顯著，但是效果持久；刑罰效果顯著，（過分依賴）卻會加速國家的滅亡。這是治理國家的自然之道啊。

【二四二】

古者篤教^①以導民，明辟^②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③之於御也。良工^④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

施。（卷四十二 鹽鐵論）

註釋

- ①篤教：竭誠於教化。②明辟：嚴明法律。辟：法，法度。
③策：驅趕騾馬役畜的鞭棒。④良工：古代泛稱技藝高超的人。

白話 古時候，聖人竭誠用孝悌仁義的教化來引導百姓，把法令宣講清楚以依法執行刑律。用刑律來治理國家，就像用馬鞭駕車一樣。技藝再高的駕車者也不能沒有馬鞭駕車，而是拿著馬鞭但不輕易使用罷了。聖人藉助於法令來做好教化工作，教化成功了，也就不需要實行刑罰了。

【二四二】

臣聞咎繇^①戒帝舜曰：「亡敖^②佚欲^③有國^④，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⑤。」……箕子^⑥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於而^⑦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⑧，民用僭慝^⑨。」（後補卷二十 漢書八）

註釋

①咎繇：亦作「咎陶」，即皋陶，舜之賢臣。咎：通「皋」。以下咎繇勸誡之言引自《尚書·皋陶謨》。②亡敖：不要讓，不要使。亡：通「毋」、「無」。表禁止。敖：當為「教」。《尚書》通行本原文為：「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③佚欲：謂貪圖安樂，嗜欲無節。佚：同「逸」。④有國：指成為有封地的諸侯。⑤萬幾：同「萬幾」，謂當戒懼萬事之微，後指





帝王日常處理的紛繁的政務。機：同「幾」，微。⑥箕子：商紂之叔父，封於箕。因紂王不聽其諫，乃披髮佯狂為奴，為紂王所囚，後歸於周。以下箕子勸誡之言引自《尚書·洪範》。⑦而：你，你的。⑧側頗辟：謂邪枉不正。側：傾斜。頗辟：偏邪不正。當代吳璵先生則認為：「此三字同義，古書未有此例，當衍一字。乃係旁註而闌入正文者。當曰：『人用頗側』。』可備一說。⑨僭慝（ちん／なせ）：謂越禮踰制，懷有貳心。慝：通「忒」。疑貳，指因疑慮而生貳心。

白話

（王嘉進上密封的奏疏說：）臣聽說咎繇告誡舜帝說：「不要使縱樂貪欲的人成為諸侯（即不讓他們得勢），必須要天天戒慎恐懼，來處理成千上萬的國事。」……箕子告誡武王說：「一般的官吏是沒有獨攬賞罰大權、沒有享受美食的；如果一般官吏也能行使賞罰之權、享受美食，那將有害於您的家族，有害於您的國，（權歸於臣，則官員和百姓就逢迎趨附），國人會因此偏邪不正，百姓都會踰越禮法，懷有貳心了。」

【二四三】

以八柄^①詔^②王馭^③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

三曰予，以馭其幸^④；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⑤，以馭其福；六曰奪^⑥，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⑦，以馭其過。

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詔，告也，助也。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祿，所以富臣下也。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與之勸後也。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也。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也。誅，責讓也。（卷八 周禮）

註釋 ①柄：權柄，權威。②詔：告。這裡指幫助。③馭：統治，治理。這八項都是驅群臣向善的方法，所以用「馭」字。④幸：褒賞。⑤生：養。⑥奪：沒收家財。⑦誅：指責，責備。

白話（太宰）以八種權柄輔佐君主統御群臣使大家向善：一是封給爵位，使臣下尊貴；二是給予俸祿，使臣下富有；三是給予賞賜，使臣下感受到君主的關愛器重；四是委任官職，以使臣下提升品行；五是供養厚待立下大功勳之功臣，使其得福；六是沒收財產，使犯罪的臣下貧窮；七是罷黜官職，流放邊疆，以懲戒臣下罪行；八是問責，以追究臣下失職之過失。

【二四四】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①，臣如響。君設^②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為人臣者，操契^③以





責^④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⑤。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⑥，無所逃^⑦之矣。（卷三十六 申子）

註釋

①號：高叫。②設：謀劃。③契：符節、憑證、字據等信物。古代契分為左右兩半，雙方各執其一，用時將兩半合對以作徵信。④責：要求；期望。⑤符：古代憑證，符券、符節、符傳等信物的總稱。⑥情：實情，情況。⑦逃：指藏，隱匿。

白話

英明的君主好比是身體，臣下就如同手臂；君主好比喊聲，臣下就如同回聲。君主謀劃根本大計，臣下操辦具體細節；君主治理關鍵問題，臣下實施詳細措施；君主掌握國家權柄，臣下從事日常事務。作為臣子，手握符契（任職憑證），就要以此要求自己名實相符。名，是天地的綱紀，是聖人（做事）的符節。伸張天地的綱紀，使用聖人的符節，那麼萬事萬物的情況，就無所隱瞞了。

【二四五】

富者奢侈羨溢^①，貧者窮急^②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③？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姦邪不可勝者

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卷十七 漢書五）

註釋 ①羨溢：富裕，豐足。②窮急：窮困急迫。③避罪：避免獲罪，懼怕獲罪。

白話（董仲舒回答策問說：）富有的人生活奢侈，豐裕過度，貧窮的人窮困急迫、愁苦不堪，而在上位者不去治理救助，那麼人民就會感覺到活著沒有樂趣。人民如果不樂意活著，那就連死都不會躲避，又怎能懼怕犯罪呢？這就是刑罰繁多但姦邪仍然制止不了的緣故。所以享受俸祿的人家，以俸祿為生就行了，不應當再與人民爭奪產業，然後利益就可以普遍分布，而百姓也可滿足家用了。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遠古的治國之道，天子應該效法作為制度，大夫也應當遵循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二四六】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①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②而數徙之，





則多敗傷；烹小鮮^③而數橈^④之，則賊其宰^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卷四十 韓子）

註釋

①數（shu / ㄕㄨˊ）：屢次。②大器：寶器。③小鮮：小魚。④橈（nāo / ㄋㄠ）：擾動；攪亂。⑤宰：古代掌管膳食的小吏；廚師。

白話

凡是法令變更，利害情況就跟著改變；利害情況改變了，民眾就會改變其所從事的工作；從事的工作改變，就稱為改行。所以從這個道理來看，讓大眾做事業如果頻繁地變動他們，就少有成功；收藏珍貴器物假如經常遷移，就會多有毀壞；烹煮小魚如若經常攪動，就會有損廚師的烹飪之功；治理大國要是政策經常朝令夕改，那麼百姓就會深受其苦。因此懂得治國之道的君主最重清虛恬靜，而對於變更法令很慎重。所以說：「治理大國，就像烹飪小魚一樣。」（不能夠反覆翻攪）。

【二四七】

上人^①疑，則百姓惑；下難知^②，則君長勞。難知，有姦心也。故君民者，章^③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④民之淫^⑤，則民不惑矣。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也。」

(卷七 禮記)

註釋

①上人：居於上位的人，指君主。②難知：指心懷欺詐，難知其心。③章：通「彰」，彰明。④御：治理，控制。⑤淫：貪逸奢侈。

白話

居上位的人好惡不明，就會使人民疑惑而無所適從；居下位的人心懷欺詐，難知其心，就會使上位者格外操勞。因此治理人民的領導者，應該表彰優良的道德規範，以引導社會的風俗人情；慎重懲處罪過，以防止人民流於貪奢放逸的風氣，這樣人民就不會陷於迷惑了。

八 禮樂

【二四八】

先王制禮也以節事^①，^②脩樂以導志^③。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亂國禮慢而樂淫也。（卷七 禮記）

註釋

①節事：謂行事有節制，使合乎準則。②反本：復歸本源或根本。本：孔穎達先生說，得民心之事為禮之本。



白話

古聖先王制定禮儀制度是為了行事有所節制（一切政治舉措不離為民造福這一根本），制定音樂來勉勵自己向善的志向（使行善不倦）。因此觀察禮樂的情況，便可了解這個國家的治亂（亂國禮節輕忽怠慢，音樂放縱而無節制）。

【二四九】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①乎，吾語汝。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②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③，揖讓升降^④，酌獻^⑤酬酢^⑥，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⑦，執羽籥^⑧，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己^⑩南面^⑪，是故天下太平，萬國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卷十 孔子家語）

註釋

①師：即子張。姓顓孫，名師。事又見《禮記·仲尼燕居》。
②措：施行。③几筵（jǐ yán / 椅子）：猶几席，為古人憑依、坐臥的器具。几：古人坐時憑依或擱置物件的小桌。筵：以竹篾、枝條和蒲葦等編織成的席子。古代用來鋪地作坐墊。④揖讓升降：均指接待賓客之禮。揖讓：作揖謙讓，古代賓主相見的禮儀。升



降：上升與下降。迎送賓客的禮儀。⑤酌（*zhuo / 斟酌*）獻：酌酒獻客。酌：斟酒。⑥酬酢（*chou zuo / 酬酢*）：主客相互敬酒，主敬客稱酬，客還敬稱酢。指朝聘應享的禮儀。⑦綴兆：古代樂舞中舞者的行列位置。⑧羽籥（*yue / 羽籥*）：古代祭祀或宴饗時，文舞者所持的舞具和樂器。羽：指雉羽。籥：一種編組多管樂器。⑨樂：使其歡樂。⑩恭己：恭謹以律己。⑪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為尊位，故帝王諸侯見群臣，或卿大夫見僚屬，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諸侯、卿大夫之位。

白話

子張向孔子請教君王如何實施教化治理政事，孔子說：「子張啊，我來告訴你。聖王通曉『禮』和『樂』，把它們交互施用罷了。」子張進一步請教，孔子說：「子張，你認為一定要大擺宴席，賓主拱手相讓上座下座，相互斟酒敬獻，這樣才叫做『禮』嗎？你認為一定要舞者排列好行列和位置，手拿雉羽和樂器，擊鳴鐘鼓，這樣才叫做『樂』嗎？說出的話可以踐行，就是『禮』；施行起來能夠使大家歡樂，就是『樂』。聖王能勉力做到這兩點，以恭敬律己的態度居於帝位，因此天下得以太平，各國順服，百官盡職盡責，上上下下都有禮節。」



【二五〇】簡子^①曰：「敢^②問，何謂禮？」對曰：「吉^③也聞諸先大夫子產，

曰：『夫禮，天之經，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行者，人所履也。天地之

經，而民實^④則^⑤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

，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為五味，酸鹹辛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

聲，宮商角徵羽。淫^⑦則昏亂，民失其性。淫，過也。滋味聲色，過則傷性也。是故為禮以奉^⑧之。』

制禮以奉其性。（卷六 春秋左氏傳下）

註釋

①簡子：趙簡子，即趙鞅。嬴姓，趙氏，原名鞅，後名志

父，諡號簡。春秋後期晉國卿大夫，六卿之一，晉定公時執政晉

國十七年之久。②敢：謙詞。猶冒昧。③吉：春秋時鄭國正卿游吉，

姬姓，游氏，名吉，字子太叔。④實：通「寔」（shí/尸）。清

代惠棟先生說：「案古文《孝經》『實』作『是』，『是』即古『寔』

字，見《尚書·秦誓》及《詛楚文》。鄭氏《詩箋》云『趙魏之

東寔、實同聲』，故此傳文又作『寔』。⑤則：效法，作為準則。

⑥六氣：自然氣候變化的六種現象，指陰、陽、風、雨、晦、明。

⑦淫：過度、無節制。⑧奉：猶保全。

白話

趙簡子說：「敢問什麼叫禮？」子太叔回答說：「我曾聽先

大夫子產說：『禮，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法則、人們行事的依據。天地的常道，人們以此為準則來制禮、守禮。（聖王）效法日月星辰常明之義，依循大地高低剛柔、恆常的性質（而制禮），衍生了上天的六氣，運用大地的五行。五行之氣入人之口為五種味道，顯露於眼為五種顏色，顯示在耳為五種聲調。滋味聲色過度則會使人迷惑混亂，人們就會因此而迷失本性。所以要制定禮來幫助人們守持本性。』」

【二五二】

周監^①二代，禮文^②尤具，事為之制，曲^③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④。於是教化浹洽^⑤，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卷十四 漢書二）

註釋

①監：通「鑑」。借鑑，參考。②禮文：指禮樂制度及其具體規定。③曲：細事，小事。④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指各種行禮的儀式有三百條，禮儀的細節有三千條。《禮記·中庸》及《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均作「禮儀三百」。⑤浹洽（jiào qià / hī yī）：普遍沾潤。





白話 周朝借鑑夏、商兩代，禮制儀文尤其完備，大事上定有制度，小事也都有防範，所以說禮節儀式有三百條，禮儀細節有三千條。於是教化遍及百姓，人民之間和睦相處，災害不發生，禍亂也不出現，全國的監獄連續四十多年沒有收押過一個犯人。

【二五二】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①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②之道廢矣。
(卷四十九 傅子)

註釋

①蔽：蒙蔽；壅蔽。②立人：立身，做人。

白話 傅子說：「能夠用禮義教化而興旺國家的，是知道治理國家的大根大本啊！」大根大本，是與天地同在的，是與人倫相互依存的。即使天地被蒙蔽了，大根大本的形式有所增減，但實質從未改變。根本有三：一是君仁臣忠，這是安邦定國之本；二是父

慈子孝，這是安家立業之本；三是夫義婦德，這是區分內外之本。這三種根本關係的道義確立了，則天下歸於正道；反之，天下就不能歸於正道。天下不能歸於正道，有國的諸侯、有家的卿大夫會很快衰亡，立身做人的準則也會廢棄。

【二五三】

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①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班^②；因其好音，而正雅頌^③之聲，故風俗不流^④；因其寧室家樂妻子，教之以孝（順作），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⑤，以明長幼；時蒐^⑥振旅^⑦，以習用兵；蒐^⑧，蒐，簡車馬也。入學庠序^⑧，以脩人倫。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匠成^⑨也。（卷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節文：謂制定禮儀，使行之有度。②班：區別。③雅頌：《詩經》內容和樂曲分類的名稱。雅樂為朝廷的樂曲，頌為宗廟祭祀的樂曲。④流：向壞的方面轉變。⑤習射：鄉射禮中演習射箭。⑥蒐（sou / ㄙㄡ）：檢閱車馬；閱兵。⑦振旅：整頓部隊，操





練士兵。⑧庠（xiāng／下元）序：古代的地方學校，即鄉學，後亦泛稱學校。庠：古代的學校，特指鄉學。《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⑨匠成：培養造就。

白話 先王制定法令、禮儀，都是依據人們的喜好來制定典章制度，使行之有度。根據人們有情欲的習性而制定婚姻禮法，所以男女界限分明；根據人們喜愛音樂而創作純正的雅樂、頌樂，所以風俗不會變壞；根據人們珍惜家庭安寧、妻兒快樂，而用孝順和睦之道教化人民，所以父子間有了親情；根據人們喜歡交友，而用敬順尊長的禮儀教導人民，所以長幼之間有次序。做到這些之後，再制定朝拜天子、出使諸侯國的禮節，以顯明地位尊卑的區分；制定鄉飲酒禮和習射禮，來顯明長幼之間的次序；適時檢閱車馬、整頓軍隊，以訓練軍事；讓人們進入地方學校學習，以明瞭及實踐倫理道德。這些都是（根據）人本有的特性，而經由聖人的培養造就讓人得以完善人格。

【二五四】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①之無相^②



與，俛俛^③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幽室^④之中，非燭何以見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⑤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⑥三族^⑦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喪紀失其哀，政事失其施，凡眾之動失其宜。」（卷七 禮記）

註釋

① 瞽：盲人。② 相（xiāng / 工尤）：扶助者，導引盲者的人。

③ 俛俛（chǎng / 彳尤）：茫茫然無定向而行。④ 幽室：暗室。⑤ 揖讓：作揖謙讓，古代賓主相見的禮儀。⑥ 閨門：宮苑、內室的門。借指宮廷、家庭。⑦ 三族：有幾種說法，此處採鄭玄先生所說，指父子、孫。

白話

孔子說：「禮是什麼呢？禮就是做事的準則和規矩。如果治理國家而沒有禮，就好像盲人沒有扶助者，茫茫然會走向何處？又好比整夜在暗室裡摸索，沒有燈燭怎麼能找見東西呢？若是沒有禮，那麼手、腳都不知道該怎麼放，耳、目也不知道該聽什麼看什麼，前進後退、行禮謙讓，處處不知道該以什麼準則去做。所以說，若在沒有禮可遵循的狀況下，日常生活中，長輩和晚輩



就失去尊卑區別了；在家族中父、子、孫三代就會失去和睦；在朝廷裡，官職和爵位的秩序就會紊亂；軍隊行軍打仗就會失去紀律和法則；宮室建築就會不合法度規模；喪事中悲哀輕重就會失去標準；政事便會因混亂無序而得不到實施，所有的行為舉措都會失去其應有的分寸。」

【二五五】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①；義理^②，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必外內具也。（卷七 禮記）

註釋

①忠信，禮之本：孔穎達先生說：「忠者，內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內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也。」②義理：孔穎達先生解為合宜得理。

白話

古聖先王創立的禮，既有根本精神，又有外在文飾（制定形式的原則）。忠信，就是禮的根本精神；合宜得理，是禮的外在文飾。沒有忠信這一根本精神，禮就無法成立；沒有合宜得理的形式，禮就無法在現實中推行。

【二五六】

相^①鼠有皮，人而無儀。

相，視也。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顯之處，偷食苟得^②，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也。

人而無儀，不

死胡為^③。

人以其威儀為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相鼠有體^④，

人而無禮。

體，支體也。

人而無禮，

胡不遄^⑤死。

（卷三 毛詩）

註釋

①相（xiàng／下尤）：看，觀察。②苟得：不當得而得。③胡為：何為，為什麼。④體：肢體。⑤遄（chuàn／多哈）：迅速。

白話

看那老鼠身上只有一張皮，有人雖然是人卻不知廉恥不講禮節。（老鼠有皮蓋著全身，但即使處在高聳突出的地方，偷取食物、獲得不當得到的東西，不知廉恥，也與不講禮節的人一樣，雖處高貴顯赫之位，行為卻昏暗，空有一副人的皮囊。）如果做人不講禮節，不死又為什麼呢？看那老鼠空有肢體，有人卻不講禮義。人沒有禮義如同行屍走肉，為何還不趕快去死？

【二五七】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也。

（卷九 論語）

白話

有子說：「禮的運用，就是以和為貴。古聖先王的為政之道





就是制禮用和，以用和為最美。無論小事大事都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知道『和』的可貴而一味求和，不用禮來節制，那也是不可行的。」

【二五八】

情發^①於聲^②，聲成文^③，謂之音。

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

治世之音，安

以樂^④，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⑤；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⑥。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⑦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卷三 毛詩）

註釋

①發：顯現；顯露。②聲：指古代五聲音律，宮商角徵羽。

③成文：形成樂章、文采、文辭、禮儀等的總稱，這裡指組成一定的旋律。④安以樂：安詳而歡樂。以：而且。⑤乖：違背；不合。

⑥困：困厄危難。⑦經：調理。

白話

情志透過宮商之聲流露出來，五聲音律聲聲相應而成韻律便叫做「音」。太平盛世的音樂安詳而歡樂，反映當時政治平和；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反映當時政治乖戾僻違；滅亡或瀕於滅亡的國家的音樂哀傷而憂愁，反映當時的百姓流離困苦。所以要

矯正政治得失、震動天地、感動鬼神，沒有什麼比詩歌更近於能實現這個目標。前代君王就是以詩來調理夫婦的關係，培養孝敬的行為，敦厚人倫常道，使教化美善，以及改變風氣和習俗。

九 民生

【二五九】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①，故生不遂。（後補卷十三 漢書一）

註釋 ①末：非根本的，次要的事，此處指工商業。與為「本」的農業相對。

白話（漢文帝下詔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產業，是百姓賴以生存的基礎，如果大部分的民眾拋棄最根本的農業生產去從事工商業，糧食就會匱乏，國民生活就不能得到保障。

【二六〇】國以民為根，民以穀為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①。（卷四十五 崔寔政論）





註釋

①顛：傾覆；滅亡。

白話 國家以百姓為根本，百姓以糧食為性命；糧食不足則百姓就不能生活，百姓生存不下去則國家就會被顛覆。

【二六二】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卷四十九 傅子）

白話 農產品價格很便宜，而非必需品價格卻很高；非必需品價格很高，農業就會衰竭，商業就會過度發展；商業過度發展、農業衰敗卻能國富民安，這是從來沒有的。

【二六二】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①，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②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③不勝，不為姦邪所利^④，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卷十四 漢書二）



註釋

①藏（cáng / ㄘㄤˊ）：「藏」的古字。收藏，隱藏。②輕資：便於攜帶的財物。③中人：中等的人，常人。④利：貪愛；喜好。

白話

珠寶美玉和金銀，飢餓時不能吃，寒冷時不能穿，然而大眾卻認為它們很貴重，這是因為君主使用它們的緣故。金銀珠寶這些物品，輕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中，可以走遍天下而不會有飢寒的憂患。這樣就使得人民容易離開家鄉，盜賊受到鼓勵，犯罪逃亡的人有了便於攜帶的財物。粟米布帛產生於田地中，隨時令而生長，凝聚了人力在其中，不是一日之間就能長成的。幾石重的糧食，一般的人難以拿動，也不被姦邪之人所貪圖，然而一天得不到就會感到飢寒。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視五穀而輕視金玉。

【二六三】

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漂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①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



功^②。（卷十四 漢書二）

註釋

①補：裨益、好處。②農功：農事。

白話

（晁錯上疏說：）想要讓人們從事於農業生產，關鍵是要重視糧食，其方法在於用糧食作為決定賞罰的條件。現在號召天下人民，只要向官府交納糧食，就可以得到爵位，或免除一定的罪過。如此，富人就會擁有爵位，農民也會得到錢財，糧食也能有所分散流通了。凡能交納糧食來取得爵位的，都是有餘糧的人。從富餘者那裡取一部分來供政府使用，那麼貧窮百姓的賦稅就可以減少了，這就叫做減少富餘的來補充不足的，政令一出人民就會得到利益。此舉順應人民的意願，有三個方面的好處：第一是政府的需用充足，第二是人民的賦稅減少，第三是可以鼓勵農業生產。

【二六四】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①不已；下力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剜背以裨^②腹，刻目以廣明，割耳以開聰也。」（卷五十 抱朴子）

【註釋】

①求：索取。②裨（ㄅㄟˊ）：彌補，補助。

【白話】

抱樸子說：「人民的財力已經很匱乏了，還在搜刮不止；人民的力氣已經用到極點了，還在役使不停。還想使老百姓不生怨恨傷嘆的情緒，幻想實現永久的安寧，這就好比截斷樹根來接長樹枝、剝割後背上的肉來補肚子、割開眼眶來開闊視野、割掉耳朵來增強聽力一樣。」

十 法古

【二六五】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①，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②至而隨。無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③之議，堯有衢室^④之問，舜有告善之旌^⑤，禹立諫鼓^⑥於朝，湯有總街之庭^⑦，以觀民誹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卷三十二 管子）

【註釋】

①忘：通「亡」。喪失，失去。②時：時機，機會。③明臺：傳說為黃帝聽政之所。④衢（ㄘㄨˊ）室：相傳為唐堯徵詢民意





的處所。⑤告善之旌：為獎勵人臣進諫而設的旗幟。⑥諫鼓：設於朝廷供進諫者敲擊以聞的鼓。⑦總街之庭：通衢大道旁的亭舍。指商湯聽取民意之處。

白話

齊桓公問管仲說：「我想擁有天下而不失去，得到權力而不喪失，做到這一點有方法嗎？」管仲回答說：「不要刻意創新，時機來臨就隨之行事。不要以個人的好惡來損害公正，了解人民所討厭的事，以便自己引以為戒。黃帝建立了明臺的議政制度，堯帝設有衢室的諮詢制度，舜帝設有獎勵人們進諫的旌旗，夏禹在朝廷上設立進諫之鼓，商湯設有通衢大道旁的亭舍，用來了解百姓的批評意見。這就是古代聖君賢王所以擁有天下而不失去、得到權力而不喪失的方法。」

【二六六】

湯^①降^②不遲^③，聖^④敬日躋^⑤。昭^⑥假^⑦遲遲^⑧，上帝^⑨是祗^⑩。帝命式

于九圍^⑪。

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降，下也。假，暇也。祗，敬也。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能以其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天用是故愛敬之，天

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主之。

不競^⑫不綖^⑬，不剛不柔。敷政^⑭優優^⑮，百祿^⑯是道^⑰。

綖，急也。優優，和也。適，聚也。

（卷三 毛詩）

註釋

①湯：商朝的開國之君。②降：指禮賢下士。③不遲：謂湯王禮賢下士非常急切。④聖：古之王天下者。亦為對於帝王或太后的極稱。⑤躋（ニ／＼）：升。⑥昭：光明，明亮；明顯，顯著。⑦假：通「暇」，從容。⑧遲遲：舒緩，從容不迫的樣子。⑨上帝：天帝。⑩祗（ニ／＼）：敬。⑪式：用，施行。⑫九圍：九州。⑬競：爭競，指為名利而爭逐奔走。亦泛指互相爭勝。⑭綽（ニ／＼）：急躁。⑮敷政：布政，施行教化。⑯優優：寬和貌。⑰百祿：指多福。⑱道：聚合；聚集。

白話

湯王禮賢下士非常急切，聖王誠敬之德與日俱增。他嚴以律己而寬以待人，對上天心懷恭敬。於是上天派他來治理天下，為天下人做最好的榜樣。從不爭強好勝急於求成，既不剛強暴戾也非柔弱不禁。施政溫和而且寬厚，才有這千祥雲集百福駢臻。

【二六七】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①於廟（廟下有朝字）。有二史，右史記事

（事動）

，左史記言。事

（事動）

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③

必記，臧否^④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⑤，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尚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卷四十六 申鑑）

註釋

①告：禱告；祭告。②廟下有朝字：此「朝」字應與下文「有二史」連讀為「朝有二史」。③舉：言行；舉動。④臧否（zāng pǐ）：善惡；得失。⑤茂異：德才出眾。亦指德才出眾的人。

白話

古代天子、諸侯遇到大事的時候，一定祭告宗廟。朝中設有兩名史官，右史官記錄天子或諸侯的行動，左史官記錄天子或諸侯的言論。所記之事結集為《春秋》，所記之言結集為《尚書》。凡天子或諸侯的一言一行，一定會被記錄下來，其善惡成敗，沒有不存錄的。往下延伸到官吏平民，若德才出眾，都載入典籍。有人想顯揚卻不能，有人想隱藏反而名聲顯著。得失只是一時的事，但光榮或恥辱卻流傳千年。善良的人得到鼓勵，作惡的人有所畏懼。所以前代帝王重視編纂史書，用它來配合獎賞懲罰，用它來輔助法制教化。對於適宜於當今社會的，各官衙部門可沿襲這一方法，各自記錄他們的事情，年終時就集合在《尚書》之中。各部門可以自設史官，讓他們掌管他們的典籍。

【二六八】曾子^①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②。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卷四十二 新序）

註釋

①曾子：即曾參，字子與，春秋末期魯國南武城（今山東省平邑縣）人，孔子的弟子，世稱「曾子」。②恭王之謂也：楚恭王就是這樣。本段上文講到，楚恭王平時不喜歡與勸諫他的侍從筮（guān / 筮）蘇相處，而喜歡一直順從討好他的申侯伯。臨終時，則下令賜予筮蘇很高的爵位，同時趕快驅逐申侯伯。

白話

曾子曾經說：「人將要死去的時候，說出來的話也是善意的。」楚恭王就是這樣。孔子也曾說過：「假如一個人早上聽聞了仁道，即使晚上就死去了，也就沒白來人間一趟。」楚恭王的做法可以啟發後人，警惕來世，總比那些至死還不覺悟的人強得多了。

十一 賞罰

【二六九】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①有德，班祿^②必施有功。是





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卷四十八 典語）

註釋

①俟：等待。②班祿：分等級制定俸祿。

白話

《易經》說：「聖人之大寶，在於有崇高地位（因為擁有地位可以更好地利益人民）。怎樣保守其位？在於仁愛的美德。」所以上古賢明君王對爵位很重視，對授予官職很謹慎。賞賜爵位必定授予賢德的人，頒發俸祿必定施與有功的人。所以看到官員的爵位就明白他的德行，聽說官員的俸祿就知道他的功勞。

【二七〇】

昔者魯周公，使衛康叔^①往守^②於殷^③，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④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⑤，誅賞之慎焉。」（卷三十一 鬻子）

註釋

①衛康叔：姬姓，名封，又稱康叔、康叔封。周文王第八子，武王、周公之弟。因獲封畿內之地康國，故稱康叔，後改封於衛國。②守：治理，管理。③殷：指殷商故都。④失：錯過，放過。⑤封：指康叔封。

白話 從前，魯周公派衛康叔去治理殷地，告誡他說：「與其妄殺無辜的人，不如放過有罪的人。不要讓無罪的人被妄殺，也不要讓有功的人得不到賞賜。你要警戒啊！誅殺和賞賜要慎重啊！」

十二 法律

【二七二】人之性有仁義之資^①，非聖王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②也。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矣。因其性，即天下聽從；**咈**^③其性，即法度張^④而不用。（卷三十五 文子）

註釋 ①資：稟賦。②向方：歸向正道。方：義方。③咈（ㄅㄨˊ／ㄈㄨˊ）：違背。④張：設立。

白話 雖然人性具有仁義的稟賦，但沒有聖明君王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加以約束，就不可能使其歸向正道。依據人民認為惡的來禁絕姦邪，這樣刑罰不必動用，而威勢就暢行如神明一樣。順應人的天性，就能夠使天下人順服；違背人的天性，即使法度建立也難以發揮作用。





【二七二】

為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然上惡，脫情字）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①之，則民不怨。（卷四十八 體論）

註釋

①象：效法，仿效。

白話

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不了解民情，了解民情然後百姓才會聽從命令。自己不想要的，不強加給他人，百姓怎麼會不聽從命令呢？所以善於治理政事的人，政令簡明容易推行，百姓就不生變亂；以身作則遵守政令而百姓效法，那麼百姓就不會埋怨。

【二七三】

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①也。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是猶欲無饑而去食（去食下，舊無欲之字，補），欲無寒而去衣也，其不幾^②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追之，非以兔為可分以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卷三十六 商君子）

註釋

①備民：猶言保民。②不幾：沒有希望；不可希求。幾：通

「冀」。

白話 法令，是天下百姓的命脈，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其目的是用來保護人民的。聰明的人不能超越它，愚昧的人也不能不遵守它。名分不確定，而希望天下太平，就如同不想挨餓卻拋棄食物，不想受凍卻丟掉衣服一樣，這樣做達不到目的，是很明顯的了。一隻兔子在跑而上百人去追，並不是因為這隻兔子可以分成一百份，而是由於這隻兔子到底屬於誰，這個名分還沒有確定。賣兔子的人滿集市都有，而盜賊不敢奪取，是因為兔子的名分已經確定了。

【二七四】

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故聖人治治，不治亂也。聖人為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知之，萬民無陷於險危也。（卷三十六 商君子）

白話 所以名分確定，是勢所必治的方法；名分不確定，是勢所必亂的途徑。因此，勢所必治就難以讓它混亂，勢所必亂就無法治理。勢所必亂而想去治理，往往會更加混亂；勢所必治再加以治理，則社會安定太平。所以聖人在勢所必治的情況下治國，而不





是在勢所必亂的情況下整治。聖人為百姓制定法律，一定要使它明白易懂，讓愚人和智者都能夠理解它，那麼天下百姓就不會（因為不知法）陷於危險的境地。

【二七五】

天下之事，以^①次為爵祿，以次進士，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②，百工思其規矩^③，士君子思其德行，群臣百官思其分職^④。上之人思其一^⑤道，侵官^⑥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卷五十 袁子正書）

註釋

①以：按。②疆畔：田界，引申為農田。③規矩：規和矩，校正圓形、方形的兩種工具。④分職：職分。⑤一道：指一以貫之的治理方法。⑥侵官：超越權限而侵犯其他官員的職權。

白話

治理天下，要按法度授予爵位俸祿，要按法度招賢納士，這樣具有美好德行的士人君子就會得以彰顯。進德有法度，士人就會致力於修身；晉升官位有法度，官員就安守本分；辦事有法度，人民就會安定。農夫想的是他們的農活，工匠想的是他們的手藝，

士人、君子想的是自己的德行，群臣百官想的是自己的職分，君主想的是一以貫之的治國方法，超越權限而侵犯其他官員職權的事就不會出現，摒棄正業的事也不會發生。只有這樣，天下的治理才能走上正道，百姓才能用心專一（沒有非分之想）。

【二七六】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卷五十 袁子

正書）

白話 法律頒布而不能做到公正，等於沒有法律；法律公正但是不能施行，等於沒有君王。

【二七七】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①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②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卷四十八 體論）

註釋

①辯：通「辨」。辨析。②奏當（*dang* / ㄉㄨㄥˋ）：審案完畢向皇帝奏聞處罪意見。當：判罪。





白話

以公心執法，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只要出於公心，）用法輕一點也行，用法重一點也行（人民都會心服）；以私心執法，都是不可以的，用法太輕就會縱容姦邪，用法太重就會傷害善良。今天那些執法者，不平衡公私的區分，卻來辨析法律輕重的條文，不以民心為出發點，而只謹慎於使上奏判罪的文書得當，這就好像治理教化之道本在自身卻跑去別處尋求一樣。

【二七八】

非佞^①折獄^②，惟良^③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非在中正也。哀敬^④折獄，咸庶^⑤中正。當矜下民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也。（卷二 尚書）

註釋

①佞：善辯；口才好。②折獄：判決訴訟案件。③良：良善。

④哀敬：憐恤，同情。⑤庶：庶幾。將近，差不多。

白話

不是靠巧言善辯能夠斷案，只有善良公正可以斷案，目的無非是使判決公正。要懷著憐憫體恤的心審判案件，那麼幾乎所判的案件都可以公正了。

【二七九】

非患銚^①鉏^②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無準平^③，患其舍枉

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卷四十二 鹽鐵論）

註釋

① 鈹（*yo／い*）：大鋤。② 鉏（*ou／い*）：鋤草翻地的農具。

③ 準平：測量平面的儀器。

白話

不必擔心鋤頭不銳利，要擔心的是拿鋤頭的人放過了雜草卻鋤掉了禾苗；不必擔心沒有水準器，要擔心的是拿水準器的人不去糾正彎的卻去糾正直的。所以執政者對親近的人做了壞事不一定加以懲處，這就如同不使用鋤頭除草；疏遠的人有了功勞不一定予以獎賞，這就如同不養育禾苗。所以對社會來說，不怕沒有法律，就怕有了法律卻存在不一定依照執行的情況。

【二八〇】凡聽五刑之訟^①，必原^②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③之；意論輕重^④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卷十 孔子家語）





註釋

① 凡聽五刑之訟：本段亦見於《禮記·王制》。五刑之訟：墨、劓（ㄙ／ㄝ）、剕（ㄉ／ㄝ）、劓（ㄉ／ㄝ）、砍腳，也就是後來的刖刑）、宮、大辟（ㄉ／ㄞ）五種罪行的案件。② 原：推究；考究；研究。③ 權：衡量。④ 意論輕重：依據其意念而斷定其犯罪之輕重。

白話

凡是判決「五刑」之列的重大案件，一定要從體諒父子親情、君臣恩義的角度，來進行權衡（考慮其是否出於忠愛而犯法）；要根據意念考慮犯罪的輕重程度、審慎地評估犯罪的深淺分量，來區別對待；要竭盡自己耳聞目察的辨析能力、加以自己誠懇仁愛的同情心，盡最大力量弄清並處理好案件。

【二八二】

仲弓曰：「古之禁何禁？」孔子曰：「析言破律^①，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

作，

變易官與物名。

執左道^②

以亂政者，殺。

左道，邪道。

作淫聲^③，

淫逸惑亂之聲。

造異服，

非人所常見。

設奇伎奇器，以盪^④

上心者，殺。

怪異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盪，動也。

行偽而堅，

行詐偽而堅守。

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⑤，

順其非而滑澤之。

以惑眾者，殺。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⑥，

以疑民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⑦。」

不聽於棘木之下也。

（卷十 孔子家語）



註釋

①析言破律：謂巧說詭辯，曲解律令。②左道：歪門邪道。③淫聲：淫邪的樂聲。④盪：移動、搖動。⑤順非而澤：順從邪惡之事，還要曲加粉飾。⑥卜筮（ su / f ）：古時預測吉凶，用龜甲稱卜，用蓍（ su / f ）草稱筮，合稱卜筮。⑦聽：指在棘木之下（古代審案之地）再加審理。

白話

仲弓問道：「古代的禁令都禁止什麼？」孔子說：「用好聽的言語鑽法律空子，變亂名義篡改法度，用歪門邪道淆亂國政的人，殺。創作淫亂的音樂歌謠，製作奇裝異服，以各種異術和罕見的器物，來動搖君主心志的人，殺。行為詭詐且頑固不化，言辭虛偽且善於巧辯，所學習的並非正道卻很淵博，順從邪惡之事還要曲加粉飾，用以迷惑民眾的人，殺。假借鬼怪神靈、天時變化、占卜算卦，來惑亂民心的人，殺。對這四類罪犯的處決，不必等待規定的處決時間，也不必廣泛的聽取意見就可以實施了。」

【二八二】

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由金石^①，壹調不可更；



事猶琴瑟，每（每作曲）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卷三十五 文子）

註釋

①金石：指鐘磬一類樂器。

白話 讀誦古代聖王的書，不如聽古代聖王所說的話；聽他們說的話，不如得到他說這些話的根本；得到他所說話的根本，就是得到那不可用言語表達的「道」。因此說，「道」如果可以講述，就不是永恆不變的道；「名」如果可以稱說，就不是永恆不變的名。所以聖人所遵從的被稱為「道」，所做的被稱為「事」。道如同鐘磬一樣，音調確定後就不能再更改了；事如同琴瑟一樣，每曲終了就可改調。法律、制度、禮儀和音樂，是治國的工具，並非治國的根本。

十三 武事

【二八三】怒者逆德^①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②也，故聖王重^③之。夫務戰勝，窮武事^④，未有不悔者也。（卷十八 漢書六）

註釋 ①逆德：有背慈善仁愛之事。②末節：卑下的品行。③重：慎重，謹慎。引申為不輕易，難。④窮武事：猶言窮兵黷武。濫用武力，肆意發動戰爭。

白話（主父偃上疏說：）憤怒是違背仁德的事，兵器是不祥之物，爭奪是卑下的行為，所以聖明的君主對此非常慎重，不輕易言戰。致力於戰勝他國、肆意發動戰爭的君主，沒有不追悔的。

【二八四】同力度^①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彊。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卷二 尚書）

註釋 ①度：量度，衡量。

白話（周武王說：）兩軍對陣，勢均力敵則看其德行，德行相當則看其出兵是否符合正義。（有德者勝，合義者強。）

【二八五】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①豫^②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③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卷四十七 政要論）





註釋

①素行：平素的行為。②豫：預先，事先。俗作「預」。③朝（zhāo / ㄓㄠ）：日，天。

白話

縱觀古往今來用兵失敗者，並非敗在擊鼓決戰的當日，而是民心離散，平素的行為就顯示出失敗的徵兆了；用兵獲勝者，並非勝在兩軍對陣的那天，而是民心擁護，平素的行為就顯示出勝利的徵兆了。

【二八六】

會^①聞，用師觀^②而動。也。豐，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卷

五 春秋左氏傳中）

註釋

①會：士會自稱。祁姓、士氏，名會，字季，因被封於隨、范，以邑為氏，別為范氏，諡武，又被稱為士季、隨會、隨季、范子、范會、武季、隨武子、范武子。是士蔦之孫，成伯缺之子，春秋晉國中軍將、太傅。②豐（xǐ / ㄒㄩˇ）：罪過、過失。

白話

（士會說：）我聽說用兵，要先觀察敵人的過失而後採取行動。若其德行、刑賞、政治、國務、典章、禮儀沒有違反常道，是不可抵擋的（指不能征討這樣的國家）。

【二八七】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

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於人者，有廉潔而不愛民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任用）者，有慊^①心而喜用人者。」（卷三十一 六韜）

註釋

①慊（ruǎn / ㄖㄨㄢˇ）：怯弱。

白話 周武王問姜太公說：「選擇將領之道，是怎樣的？」太公說：「選擇將領要具備五種美德，避免十種缺點。所謂五種美德是：勇、智、仁、信、忠。勇敢就不可被侵犯，明智就不可被擾亂，仁慈就會愛護士卒，誠信就不會欺騙別人，忠誠就沒有貳心。所謂十種缺點是：將領有勇敢而輕率赴死的，有急躁而心求速成的，有貪婪而好利的，有仁慈而不忍害人害物、流於姑息的，有聰明卻膽小怕事的，有誠信卻輕信於人的，有廉潔而不肯厚愛士兵的，有聰明卻猶豫不決的，有強毅而剛愎自用的，有怯弱而喜歡依賴





別人的。」

【二八八】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之論將，恆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輕命（命作合，輕合^①），而不知利，未可也。（卷三十六 吳子）

註釋

①輕合：輕率交戰。

白話 文武雙全的人，才可做軍隊的將領；剛柔並濟的人，才可以指揮作戰。通常人們評論將領，往往只著眼於勇敢。其實勇敢對於將領來說，只是其應該具備的各種素質之一而已。僅憑勇敢的將領，輕易與敵交戰而不知權衡利害，這是不可取的。

【二八九】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①大小，猶斗^②不以盛石^③，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④？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為眾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要閭里^⑤，察姦伺^⑥猾；權數^⑦好事，夜臥早起，雖遽^⑧不悔，此妻子將也；

先語察事，實長希言^⑨，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⑩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⑪好勝，疾賊侵陵^⑫，斥人以刑，欲正一眾，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咋咋^⑬，言語切切^⑭，知人飢飽，習人劇易^⑮，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⑯，此十萬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鄰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⑰大，明於領世，能教成事^⑱，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卷三十一 六韜）

註釋

①參差：不齊貌。②斗（*dou* / *カヌ*）：量器。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石。③石（*ish* / *カハ*）：計算容量的單位元，十斗為一石。④殆：危亡，危險。⑤閭里：里巷，平民聚居之處。⑥伺：窺伺，窺探，觀察。⑦權數：猶權衡。⑧遽：通「劇」。勞碌。⑨希言：少言，少說話。⑩切切：急切，急迫。⑪訟辨：爭辯。「辨」通「辯」。⑫侵陵：侵犯欺凌。⑬咋咋：《長短經》引用太公此言作





「外貌忤忤」(NOO/PX)。今從之。忤：羞慚。這裡指謙虛的樣子。
⑭切切：懇摯。⑮劇易：艱難。⑯誠必：謂遵守信用，說到做到。
⑰緩：謂刑政等寬宏，寬恕。⑱成事：成功，辦成事情。

白話 周武王問：「人的才能高下有哪些差別？」姜太公答：「有九種差別。」武王說：「希望能聽您講講。」太公說：「人的才能大小參差不齊，猶如不會以斗來裝一石之物，裝滿後，其餘的便只能拋棄。使用不合適的人，怎能不危險呢？第一種人多言多語，口不積德，整天說壞話、傳是非，連睡眠休息時都不止息，為大眾所憎恨，被他人所厭惡，這種人可以讓他在民眾居住處打聽情況、探察姦邪狡詐之人；第二種人多有權術且好攬事務，晚睡早起，雖勞碌而不懊悔，這種人只能是管理妻子兒女的一家之長；第三種人在說話前先觀察情況，言行謹慎，多做少說，分配平均，這種人可以做十人之將；第四種人辦事迫切雷厲風行，不輕易接受別人的諫言，多用刑戮，依法行事而不徇私情，這種人可以做百人之將；第五種人善辯好強，嫉惡如仇，以刑法懲處人，希望以此來矯正部隊，這種人可以做千人之將；第六種人外貌謙虛恭敬，言語懇切，了解眾人的飢飽，懂得他人的艱難，這是萬

人之將；第七種人敬畏戒慎，做事一天比一天謹慎小心，親近賢者，善於採納別人意見，以禮待人，言語恭敬不輕慢，為人忠實守信，這是十萬人之將；第八種人溫和善良，實幹厚道，用心專一沒有貳心，見賢舉用，執法公正不阿，這是百萬人之將；第九種人一舉一動，連鄰國也無不知悉，所在之處，百姓親近擁戴，誠實守信而寬厚大度，能正確領導人民，能教化百姓成就大事，又能拯救危難，反敗為勝，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看待四海之內的人民就如同自己家人一樣，這樣的人是英雄的首領，是天下之君主啊！」

【二九〇】

夫將師^①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②。（養士如此，乃可加兵於敵也。）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③一簞^④醪^⑤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逆，改之）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⑥己也。（卷四十 三略）

註釋

- ①師：當為「帥」字之誤。②加：加兵，即以武力進攻。③饋：贈送。④簞（ban / ㄉㄢ）：用竹或葦做成的盛器。⑤醪（lao / ㄌㄠ）：酒。⑥及：至，到達。





白話

身為將帥，一定要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才可對敵作戰。從前有位良將帶兵打仗，有人送他一簋美酒，他就下令把酒倒在河裡，與全體士卒同流共飲。一簋美酒雖然不能使整條河的水都有酒味，但三軍將士因此而願意拼死效力，是因為將帥同甘共苦的精神及於自身的緣故。

【二九一】

穰苴^①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②約束^③，則忘其親；援枹鼓^④之急，則忘其身。」（卷十二 史記下）

註釋

① 穰苴（ràng jū / 日尤 戸口）：齊國人，春秋末期軍事家。田氏，名穰苴，任司馬，曾率兵擊退晉、燕軍，治軍嚴整，深通兵法。② 臨軍：謂將出作戰。③ 約束：規章；法令。④ 援枹（さ / り）鼓：手持戰鼓之鼓槌，指在戰場指揮作戰（古時以擊鼓指揮軍隊進擊）。枹：鼓槌。

白話

（齊國司馬）穰苴說：「身為將領，從接受任命起，就應當忘掉自己的家庭；即將出戰，要遵守軍中的法令，就應當忘掉自己的雙親；擊鼓指揮軍隊進擊的緊急時刻，就應當忘掉自身的

安危。」

【二九二】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①，欲民速睹為不善之害也。
賞功不移時，罰惡不轉列，所以勸善懲惡，欲速疾也。（卷三十三 司馬法）

【註釋】①遷列：移動行列。「罰不遷列」指懲罰要就地執行。

【白話】（軍隊中）獎賞不錯過時機，為的是使人迅速得到做善事的利益；懲罰就地執行，為的是使人迅速看到做壞事的害處。

【二九三】子曰：「以不教民^①戰，是謂棄之。」
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戰，必破敗，是為棄之。（卷九 論語）

【註釋】①不教民：此三字構成一個名詞，即「不教之民」，指沒有學習戰鬥技能、平時也沒有接受道德教育的人民。若無道德教育做基礎，便無戰鬥意志，作戰也必然失敗。

【白話】用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及道德教育的人民去作戰，這等於是拋棄人民。





伍 敬慎

一 微漸

【二九四】夫禍之始也，猶燹^①火蘖足^②也，易止也；及其措^③於大事，雖孔子墨翟^④之賢，弗能救也。（卷三十六 尸子）

註釋

①燹（bisō／クヰ）：火焰。②蘖（ネ／クゼ）足：清代汪繼培先生認為「足」字衍。蘖：樹木砍去後從殘存莖根上長出的新芽，泛指植物近根處長出的分枝。③措：舉；成。④墨翟（ミ／カ）：姓墨名翟，生於春秋、戰國之交，魯人，倡「兼愛」、「非攻」，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

白話 禍患剛開始的時候，就好像剛燃起的火苗、剛長出的新芽，容易制止；等到釀成大禍，那麼即使如孔子、墨翟般賢能，也無法挽救。

【二九五】《象》曰：水在火上，既濟^①。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卷

一 周易）

註釋 ①既濟：第六十三卦。離下坎上。離為火，坎為水。孔穎達先生《周易正義》說：「水在火上，炊爨之象，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故曰『水在火上，既濟』也。」

白話 既濟卦的《象傳》說：水在火上，比喻用火煮食物，象徵事情已經成功。君子觀此卦象，當於成功之時思慮將來可能出現的禍患，而預先採取措施，防範於未然。（因為成和敗、治和亂是循環不息的，因此君子目光遠大，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

【二九六】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卷十五 漢書二）

白話（劉向進諫說：）從古到今，沒有不滅亡的國家，所以賢明的君主心中常懷恐懼，不敢忌諱談及亡國。孔子所說的「富貴無常」，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二九七】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①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②，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③德之；教





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天下，而務塞^④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於神^⑤，愚人爭於神^⑥也。」（卷三十六 尸子）

註釋

①德：感恩；感激。②塗隙戒突：塗塞煙囪的縫隙防備火災。塗：塗抹堵塞。隙：縫隙。戒：防備。突：煙囪。③三族：有三種說法：一種是指父族、母族、妻族，二是指父、子、孫，三是指父母、兄弟、妻子。④塞：堵塞；填塞。⑤治於神：消解禍害於尚不明顯的醞釀階段。神：隱微。⑥神：汪繼培先生認為當為「明」字。案《墨子·公輸篇》云：「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

白話

房屋失火了，得到別人的救助，人們都知道感恩；而經驗豐富的長者教人塗塞煙囪縫隙防備災禍，從而使人終身無失火的隱患，可是人們卻不知道感恩。身陷牢獄，有人將他解救出來，那麼三族的家人都會感恩；但是教導仁義慈愛孝悌之德，使人一生沒有禍患，人們卻不知道報答感恩。世上的災難也都有類似「煙囪」的隱患，賢良的人行道於天下，盡力去彌補挽救，使天下免除戰爭的禍患，可人們也不知道報答感恩。所以說，聖人把禍害

在尚不明顯的階段就消除掉，愚人則在事態顯明之時爭功。

【二九八】城郭溝渠^①，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應敵；博地^②多財，不足以有眾。唯有道者^③，能備患於未形也。（卷三十二 管子）

註釋

①城郭溝渠：城郭，城牆。城指內城的牆，郭指外城的牆。溝渠，此指為防守而挖的水道。②博地：廣闊的土地。③有道者：此處指掌握治國法則的君主。

白話

僅憑城牆和護城河，不足以堅守城池；僅憑武器精兵，不足以應對敵人；僅憑地廣財多，不足以擁有百姓。只有掌握了治國之道的君主才能防患於未然。

二 風俗

【二九九】年穀豐稔^①，風俗未乂^②。夫風俗者，國之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為休^③。《書》曰：「雖休勿休。」況不休而可休^④乎？（卷四十五 崔寔政論）





註釋

①稔（トコ／ロ）：莊稼成熟。②乂（ㄣ／丶）：安定。③休：美善。④休：停止。

白話

（目前）每年種植的農作物收成很好，但風俗尚未達到安寧。風俗猶如國家的脈象，如果風俗沒有調和，國政實在算不上美善。《尚書》說：「治政雖美善而不敢自以為美。」更何況治政尚未完善，怎麼可以自滿並停止努力呢？

【三〇〇】

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咨度（咨度作讒嫉），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謙（謙作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伉①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劬②，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察，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疑作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卷四十六 申鑑）

註釋

① 伉 (kāng / 亢)：驕縱、傲慢。② 劬 (qú / 劬)：勞苦。

白話

政府制定的禮法和民間風俗不一致，大臣所負的職責和官位不相稱，君主身邊的小臣進讒言、鬧嫉妒，平民隨便議論朝政，這是衰國之風。君主喜歡過度謙退不能扛起應有的責任，臣子好逸惡勞，士大夫喜歡遊樂，百姓喜歡流落他鄉居住，這是弱國之風。君臣爭著顯示賢明，朝廷內群臣爭執功勞，士大夫好爭虛名，老百姓好爭利益，這是乖國之風。在上位的人多私欲，在下位的人多爭端無從著手，法規朝令夕改，政令出自多門，這是亂國之風。把奢侈當博大，把傲上當清高，把越軌當通達，以遵守禮儀為煩勞，以遵紀守法為固執，這是荒國之風。把苛刻當明察，把逐利當公務，以宰割下民為本事，以巴結上司為忠誠，這是叛國之風。上下互相疏遠，內外互相懷疑，小臣爭相求寵，大臣爭權奪位，這是危國之風。君主不訪察下情，臣下不直言進諫，寵妃之言多被採納，權臣之令暢行無阻，這是亡國之風。

【三〇一】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刑（法刑作）不能禁也。（卷四十一 淮南子）



白話

在太平盛世，小人都能堅守正道，財利也不能引誘他們；世道混亂，連君子都做姦邪之事，刑法也不能禁止。

【三〇二】

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①；婦言^②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③、兵^{（兵作難）}士之死節^④，不可得也。

（卷三十二 管子）

註釋

①貨財上流：因賄賂風行而使財富流向朝廷及官吏手中。②

婦言：后妃妻妾之言。③安：《治要》「商務本」斷句為：而求

百姓之安、兵士之死節。校勘記：「安下有難字」。「天明本」

斷句為：而求百姓之安兵、士之死節。校勘記則為：「兵作難」。

今從商務本。「安難」謂不避禍難。④死節：為守住節操而犧牲。

白話

商人在朝做官，賄賂就會風靡上層；后妃妻妾干預朝政，獎賞處罰就不會準確；男女沒有界限，人民就沒有廉恥。如此，卻要求百姓為君主不避禍難，兵士為朝廷捐軀，是不可能的。

【三〇三】

廉隅^①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污也。風有所從來，

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②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其聲音，激厲其廉恥，塗塞其虧隙，由尚有胸心之逸念，睇盼^③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卷四十五 昌言）

註釋 ①廉隅：比喻端方不苟的行為、品性。②刈（ $\leq / \text{ハ}$ ）：割。消除，除去。③睇盼（ $\text{ti pan} / \text{クハク}$ ）：顧盼。睇：斜視；流盼。盼：同「盼」。

白話 端方不苟、堅貞高潔，是美好的品德；放蕩無節、任性私奔，是污濁的行為。風氣都有其來由，民俗也有其根源。嫉恨其末梢就該割斷其根本，厭惡其濁流就要堵塞其源頭。男女之間，即使明確地分開其外內的處所，疏遠隔絕其交談，激勵其廉恥之心，堵塞造成非禮的空隙，還會有內心放縱的念頭、越禮的斜視，更何況大開其門，並為之引路呢？

【三〇四】天下多忌諱^①，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相始，故貧也。民多利器^②，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也。人多伎巧^③，奇物^④滋起。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刻畫宮觀，彫琢章服，下則化上，





日以滋。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卷三十四 老子）

註釋

①忌諱：指禁戒。②利器：謂權謀。③伎巧：即智巧。伎，與「技」同。④奇物：奇麗奢華之物。

白話

君主的禁令愈多，人民動輒得咎，不能安心工作，就會愈來愈貧窮。百姓多權謀，上下寡恩少義，國家就愈來愈混亂。人主看重技藝機巧，上行下效，奇麗奢華之物就會興起。珍奇物品愈多愈精美，人民想要不勞而獲，盜賊就愈來愈多。

【三〇五】

今使列肆^①賣侈功，商賈^②鬻^③僭服^④，百工^⑤作淫器^⑥，民見可欲^⑦，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蹈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卷四十五 崔寔政論）

註釋

①列肆：謂成列的商鋪。②商賈：商人。③鬻（ユ／リ）：賣。④僭（ニギ／リ）服：越禮違制的服飾。僭：指超越本分。⑤百工：各行各業的手工業者。⑥淫器：奇巧而無用的器物。⑦可

欲：指足以引起欲念的事物。

白話 如今成列的商鋪都在賣奢侈的物品，商人出售違背禮制的服飾，各行各業的手工業者都在製作奇巧而無用的器物，百姓見了能夠引起欲望的物品，禁不起誘惑不能不買，這些商人，家家戶戶都越過等級奢靡無度。所以國家政令一旦鬆弛（沒有限制國人欲望的發展），普天下的官庶百姓，就會無不奢侈逾禮，不合法度。這不是到家家戶戶去宣揚的結果，而是時勢潮流的推動使其如此。這是危害國家的禍患之一。

【三〇六】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卷十四 漢書二）

白話 如今人們背離農業趨向商業，食用糧食而不耕種的人口眾多，這是天下的大害；奢侈浪費的風氣日益增長，這是天下的大禍。

【三〇七】君子之御下也，民奢，應之以儉；驕淫者，統之以理。未有上仁





而下賊，讓行而爭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令（今作）人視之哉？亦取（先取作）之於身而已矣。（卷四十 新語）

白話 君王治理百姓，民風奢侈了，就提倡勤儉；民眾驕縱放蕩，就提倡倫理道德的教化。從沒有上位者仁義而下位者卻暴虐的，也沒有上位者讓路而下位者爭路的。所以孔子說：「移風易俗。」難道是要一家家地去查看嗎？其實只要君王以身作則，從自己做起就行了。

【三〇八】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即民性可善，風俗可美矣。（卷三十五 文子）

白話 君主依從百姓善的意念，防止百姓邪念產生，與百姓共同遵循善道而不變，才可以使百姓棄惡從善、民風趨於淳厚。

【三〇九】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①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眾，故不尚焉。（卷四十九）

傅子)

【註釋】

①見(𠂔𠂔𠂔/𠂔𠂔)：「現」的古字。

【白話】

君主崇尚美德，則臣下重視修養德行；君主喜好高談闊論，則臣下熱衷粉飾巧言。修養德行則仁義之道興起，粉飾巧言則詭詐之風興起，這是必然現象。美德難修成也難被發現，高談闊論容易撰寫也容易討人喜歡。古代聖王知道巧言易說且多數人愛聽，所以不提倡。

【三〇】

古者民樸而化淳^①，上少欲而下𡇗^②偽。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③以大質^④，而下無逸心。日中^⑤為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卷四十九 傅子)

【註釋】

①化淳：教化淳厚。②𡇗(𠂔𠂔𠂔/𠂔𠂔)：同「鮮」，少。③敦：勸勉；勉勵。④大質：純樸的本質。質：樸實；淳樸。⑤日中：從天亮到正午的半天時間。



白話 古代人民樸實，風俗淳厚，在上位者貪欲少，居下位者少偽詐。人們只求衣能保暖，食可充飢，器具可供使用，住房能避風雨。用正確的道理教化，百姓安居樂業；用純樸的本質勸勉，百姓無放縱之心。上午是市場開放的時間，百姓進行交易後離開，各獲所需。這是風俗淳厚的結果。

三 治亂

【三二】文公^①問於郭偃^②，郭偃，卜偃也。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治也。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以為難，而勤修之，故其易將至。（卷八 國語）

註釋 ①文公：即晉文公。姬姓，名重耳。春秋時期晉國國君，春秋五霸之一。②郭偃：晉國大夫，掌管占卜，也稱卜偃。

白話 晉文公向郭偃問道：「開始的時候，我以為治理國家是很容易的事，現在才感到很難。」郭偃回答說：「君上如果以為容易，那麼困難將會到來；君上如果認為困難，那麼容易將會到來。」

【三二二】大禹^①曰：「后克^②艱厥^③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⑤，黎民敏^⑥

德。」

「敏，疾也。能知為君之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修德也。」

（卷二 尚書）

【註釋】

①大禹：鯀的兒子，名文命，號禹，夏后氏首領。受舜禪讓繼帝位，建立夏代。②后：上古及三代的部落首領及君王稱「后」。③克：能夠。④厥：其。⑤乂（ㄅㄛˋ）：治理，安定。⑥敏：敏捷，迅速。

【白話】

大禹曾說：「如果君主能夠了解盡到君主職責的艱難，臣子能夠了解盡到臣子本分的艱辛，國政就會得以安定，民眾就會迅速去修養自己的德行。」

【三二三】

義^①也者，萬事之紀^②也，君臣^③上下^④親疏^⑤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勿求於他，必反人情^{（於人情作已）}。（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註釋】

①義：謂符合正義或道德規範。②紀：綱領。③君臣：指領導與被領導。④上下：長幼。⑤親疏：指關係或感情上距離的遠





近。

白話 義，是萬事的綱紀，是產生君臣、長幼、親疏關係各自本分的起點，是國家治亂安危關鍵之所在。（所以成敗）勿求於他人，必須反求諸己。（自己按正義行事，才能獲得成功。）

【三四】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眾人之力。故以

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眾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①天下之智力，起^②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眾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國舊作圖，改之），勞而多禍。」（卷三十二 管子）

註釋 ①因：依託，憑藉。②起：清代戴望先生說：「元本無『起』字，此誤衍。」

白話 賢明的君主不靠自己的智慧，而用聖人的智慧；不靠自己的力量，而用眾人的力量。所以憑藉聖人的智慧思考問題，就沒有不明白的；用眾人的力量做事，就沒有不成功的。能夠不固執己見而依靠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就會自身安逸而造福眾多。昏君

獨特自己的才智，而不信賴聖人的智慧；獨特自己的能力，而不依靠眾人的力量，所以自身疲勞而禍患眾多。所以說：「獨斷專行的國君，其國勢必疲於奔命而又多禍。」

【三二五】國之所以亂者四：內有疑^①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彊^{（彊作族）}矣。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②以聽，官必忠信以敬。（卷三十二 管子）

註釋 ①疑（ヨ／ヲ）：通「擬」。比擬。②直立：正位，主其位的意思。直：正。立：古文「位」字。

白話 國家之所以動亂的原因有四點：宮內有與正妻地位相當的寵妾，這是宮廷動亂的原因；庶子中有與嫡子地位相當的孩子，這是家中動亂的原因；朝廷中有權力與宰相相當的寵臣，這是國家動亂的原因；所任用的官員沒有才能，這是群吏動亂的原因。對這四種情況不能識別，君主就會喪失制度規章；群臣結為朋黨，





各營私利，君主就會失去宗族的支持。所以，嫡妻必須要確定地位，嫡子必須要正名，宰相必須正位以聽政，百官必須忠信以敬業。

【三六】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①四惡，斯可以從政矣。」也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

「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②，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

不亦^{（不亦上脫斯字）}惠而不費乎？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斯不亦泰

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

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

之虐；不戒視成^③，謂之暴；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也。慢令致期^④，謂之賊；與民無信，而虛刻期。

猶之與^⑤人也，出納之吝^⑥，謂之有司^⑦。」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當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卷

九 論語）

註釋

①屏（bīng／ㄅㄧㄥ）：除去，排除，摒棄。②欲而不貪：下文



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可知此「欲」字是指欲仁欲義而言。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云：「欲仁義者為廉，欲財色者為貪。」③視成：謂責其成功。④致期：南宋朱熹先生認為即「刻期」，指嚴格限定日期。刻，通「剋」。⑤與：給予。⑥出納之吝：捨不得拿出去，出手小氣。此處「出納」一詞只有「出」的含義，沒有「納」的含義。俞樾先生《群經平議》云：「此自言出之吝耳，納則何吝之有？因出納為人之恒言，故言出而並及納。」⑦有司：本是官吏的通稱，這裡指庫吏之類的小官，他們在財務出入時都要精確算計、嚴加盤查。從政的人如果這樣，就顯得吝嗇刻薄而小家子氣了。皇侃《論語義疏》：「有司，猶庫吏之屬。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

白話 子張向孔子請教為政之道說：「怎樣才可以從事政治呢？」孔子說：「要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這就可以從政了。」子張問：「什麼是五種美事？」孔子說：「君子為政，給人民恩惠而不耗費財力，勞役人民而不招民怨，有欲（欲仁欲義）而非自私之貪欲，心中安泰而不驕傲，有威儀而不凶猛。」

子張又問：「怎樣才算給人民恩惠而不耗費財力？」孔子說：



「就著人民可以得利之處，制定適當的政策來利民，這不就是惠民而不耗費財力嗎？需用民間勞力時，選擇可以勞動的（時間、情況和人民）去勞動他們，又有誰會怨呢？欲行仁政即行，便能得仁，又有什麼貪可言呢？君子待人，無論多數少數，也不論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這不就是心中安泰而不驕傲嗎？君子端正其衣冠，自尊其瞻視儀容，令人望之儼然而生敬畏，這不就是有威儀而不凶猛嗎？」

子張說：「什麼是四種惡政？」孔子說：「為政不先教民，民眾犯罪就殺，這叫做虐；為政不在事先一再地告誡，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這就是暴；政令發布很慢，限期完成卻是緊急而刻不容緩，這就是賊害民眾；散發財物給人民，到發放時卻顯得吝嗇，這就叫小吏氣量。」

【三七】

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卷四十七

政要論）



白話 君王要讓天下達到大治，已經明瞭要用好法制和德教的權柄，那麼賜予人地位一定與其德行相符，賜予人俸祿一定與其功勞相符，賜予人官職一定與其才能相符。這三條，是治亂的根本。地位與德行相符，那麼賢德的人就會居於上位，不夠賢德的人就會居於下位；俸祿與功勞相符，那麼有功勞的人就會得到鼓勵，沒有功勞的人就會朝此努力。

【三八】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卷三十七 尹文子）

白話 造成國家混亂的原因有三種：遭受饑荒，人民流離失所，君主沒有糧食來聚攏安穩人民，國家就會混亂；治理國家沒有法令制度，國家會混亂；有了法令制度但不能貫徹執行，國家也會混亂。有足夠的糧食能夠聚攏安穩百姓，有良好的法令制度且能貫徹執行，而國家還不能治理好，是從來沒有的事。



四 鑑戒

【三一九】孔子觀於明堂^①，睹四方之墉，牆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②，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則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哉？」（卷十 孔子家語）

註釋

①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舉行大典的地方。這裡是孔子到周國所參觀的明堂。②斧扆（ㄙˇ／ㄩˇ）：古代帝王朝堂所用的狀如屏風的器具，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其上有斧形圖案，故名。《逸周書·明堂》：「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

白話

孔子在周國的明堂參觀時，看到四周的牆壁上繪有堯帝、舜帝、夏桀、商紂的畫像，畫像下面都敘述了他們的善行和惡跡的情況，以及興盛和衰亡的規誡。還有周公輔佐成王時，抱著成王背靠斧紋圖案的屏風，面南而坐接受諸侯來朝見的圖畫。孔子徘

徊在這些畫像前反覆瞻仰，對跟隨在身邊的弟子們說：「這就是周朝繁榮興盛的原因啊！明鏡是用來觀察人的身形的，歷史則是用來看清現實和預知未來的。如果君王既不努力承襲古代聖王之所以長治久安之道，又忽視亡國之君之所以危亡的原因，這就跟向後面倒退，卻想要趕上走在前面的人沒有兩樣，豈不是很糊塗嗎？」

【三二〇】

古人有言曰：「人無^①于^②水鑑^③，當于民鑑。」

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也。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

今惟殷墜命，我其可弗大鑑？

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大視為戒也。

（卷二 尚書）

註釋

①無：勿。②于：以。③鑑：照，察看。

白話

古人有句格言說：「人不要只把水當作鏡子觀察自己，而應當把百姓作為鏡子審查自己。」如今殷已失掉了他的天命，我們豈可不深刻反省以殷商滅亡之事為鑑呢？

【三二一】

殷君喜以人餒^①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奪；喜誣；以信為欺，欺者為真；以忠為不忠；忠諫者





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為下；急令暴取；好田獵，出入不時；喜治宮室脩臺池，日夜無已；喜為酒池肉林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飲人；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喜聽讒用舉，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而擅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升斛^②，無尺丈，無稱衡。此殷國之大妖也。（卷三十一 六韜）

註釋

① 餼（weí/xì）：亦作「餽」。餵養。② 升斛：升與斛的合稱，均為計量標準的名稱。

白話

商紂王喜歡用人來餵虎；喜歡挖人的心；喜歡剖開孕婦的肚子；喜歡殺人之父，使人成為孤兒；喜歡奪取；喜歡妄言；把誠信當成欺詐，把欺詐當作真實；把忠誠視為不忠；忠心勸諫者被處死，阿諛奉承者受到賞賜；把君子看得卑下；政令苛急，暴取豪奪；喜好打獵，出入不避時節；喜好修造宮室臺池，日夜不停；喜好建造酒池、肉林和酒糟堆成的小山，還招集三千人狂飲；不分長幼的次序，沒有貴賤的禮節；喜歡聽信姦邪之人的讒言，並任用他們舉薦的人，使無功者受賞，使無德者富有；喜好專制

而獨攬政令；不講禮義、不講忠信，目無聖人，無視賢士，國無法度，沒有計容量、量長短、稱輕重的統一標準。這些都是殷國大的反常、怪異之事。

【三三二】

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①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②，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③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④，躬請巖穴^⑤，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卷二十八 吳志下）

註釋

① 坐：因為，由於。② 業業：危懼的樣子。③ 彊（qiáng / 亢尤）：強盛；強大。④ 負薪：背負柴草，指地位低微的人。⑤ 巖穴：指巖穴之士，即隱士。古時隱士多山居，故稱。

白話

以前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就是因為賞賜輕而刑罰重，刑法和政令混亂。國君的奢侈耗盡了民力，國君的雙眼被美色迷惑，心志被財寶腐蝕污染，姦邪之臣在位掌權，賢明之人隱居退避，百姓憂慮恐懼，天下人深感痛苦，因此最終遭到國破家亡的禍患。





漢朝之所以強盛的原因，就在於君主親自履行誠信，聽取諫言，招納賢才，恩惠施及微賤之人，親自禮請隱逸的賢士出山，廣泛聽取各種意見，全面進行考察，從而成就了其宏遠的計畫。這些都是過去的鮮明例證。

【三三三】王國富民，霸國富士^①，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故患無所救。（卷三十七 尉繚子）

註釋

①士：智者、賢者。後泛指讀書人，知識階層。

白話 實行王道的國家，致力於讓百姓富裕；實行霸道的國家，致力於讓士人富足；勉強生存的國家，高官貴族們特別富裕；瀕於滅亡的國家，君王的糧倉府庫特別富足。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上層富得溢出而下民窮困不堪，像這樣，一旦有亡國的禍患就無法挽救了。

【三三四】《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見怪則脩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

薄俗^①，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②。又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註^③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天逆道者也。（卷四十四 桓子新論）

註釋

①薄俗：輕薄的習俗，壞風氣。②變怪：災異變怪。③註（ㄓㄨˋ）：貽誤；搞壞。

白話

《逸周書》上說：「天子看到怪異現象則修養德行，諸侯看到怪異現象則修明政教，大夫看到怪異現象則盡忠職守修治政事，士人和百姓看到怪異現象則修養自身。」神明不能傷害道義，妖異不能傷害仁德。到了世道衰敗、民風日下之時，君臣多驕奢淫逸，政治混亂，士人和百姓也多心術不正、作惡多端，因此屢次發生災變怪異之事。又不能向內自我反省、畏懼上天的警戒，反而向外追究指責，求問災異發生的原因，從而被姦佞愚昧的小人所迷惑而自誤，使得禍患得以發生，這些都是違背天理、道義的。

【三三五】

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也。賞于奚。辭，請





曲縣^①、也。軒，縣繁纓^②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器，車服也。爵號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卷五 春秋左氏傳中）

註釋

①曲縣：亦作「曲懸」。古代天子在正堂將鐘磬等樂器四面懸掛稱「宮縣」，諸侯只懸掛在東西北三面稱「曲縣」、「軒縣」，大夫僅掛左右兩面稱「判縣」，士僅掛一面稱「特縣」。縣：「懸」的古字。②繁（フツ／ヒツ）纓：古代天子、諸侯所用的馬飾。繁：馬腹帶。纓：馬頸革。

白話

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援孫良夫，孫良夫因此免受災難。過後不久，衛君把城邑賞賜給仲叔于奚，于奚謝絕，而請求賜給他諸侯才能使用的「曲懸」和「繁纓」來朝見衛君，衛君允許了。孔子聽說了這件事，就說：「令人痛惜呀！還不如多賞他一些城邑。唯有禮器和爵位名號，不能隨便授予別人，這是國君所掌管的，是為政的大綱。若以此授人，就等於給人政權。政權喪失了，國家也會跟著喪失，那就無可挽回了。」

【三二六】

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白話

（崔駰勸諫竇太后之兄竇憲：）生來就富有的人會驕縱，生來就地位貴顯的人會傲慢。生來富貴而能夠不驕縱不傲慢的人，是不曾有過的。如今您的榮寵和祿位剛剛顯盛，百官都在看您的行動，您處在堯舜一般的盛世，正是榮耀顯赫之時，怎能不晝夜勤勞，長久擁有大家的讚譽？（竇憲未聽，之後圖謀篡位，漢和帝察覺而將其賜死。）

【三二七】

昔陳靈之被矢^①，灌氏之泯族^②，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③之戒，豈欺我哉。（卷五十 抱朴子）

註釋

①陳靈公之被矢：《左傳·宣公十年》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②灌氏之泯族：《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載：「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灌夫





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田蚡），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劾灌夫罵坐不敬，系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灌氏之屬，皆得棄市罪。」③三緘（じん／＼）：指銅人嘴部三處被封。《說苑·敬慎》載：「孔子觀於周之太廟，見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事又見《孔子家語·觀周》。緘：封閉。

白話 從前陳靈公被射死，灌夫被滅族，災禍不是從天而降，而實在是言語造成的。言行是人生的關鍵，它主宰著人的榮譽或恥辱。古人關於三緘其口的告誡，難道是欺騙我們的嗎？

五 應事

【三二八】肅禮容，居^①中正，康^②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③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④之事者，盡中正、竭精誠也。（卷四十五 昌言）

註釋

①居：指存心。②康：褒揚，讚美。③恪（ㄎㄜˋ）：恭敬，恭謹。④史巫：祝史和巫覡（ㄒㄩˊ）。古代司祭祀、事鬼神的人。

白話

整肅禮節儀容，遵循正道，弘揚道德，施行仁義，尊敬天地，恭敬宗廟，是求得吉祥的方法，不幸有了災禍，嚴格克制私欲、反省責備自己就能回復吉祥。這樣才有祈禱的禮儀、掌祭祀的史官和巫師之業，目的都是為了竭盡中正精誠之意。

【三二九】

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①童昏^②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卷四十七 劉廙別傳）

註釋

①燈燭：指從基層角度了解民情。承接上文所說「日月至光





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眾之上也。燈燭至微不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②童昏：愚昧無知。

白話 高居於眾人之上的人，一定要有恰當的應對眾人的心態和方法。他觀察問題能從基層的角度，了解下情。從基層的角度，他就能夠清楚明白地了解。君主真的能知道自己還有不知道的東西，就不會遺棄基層反映的民情和愚昧無知者之所見。因此，就沒有什麼不可了解的事情而不能弄清楚的了。

【三三〇】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無內^①；人主孤而無內，則人臣黨而成群。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卷三十二 管子）

註釋

①內：親信。

白話 君主的思慮、行事不周密，說實話、行正道的人就會危險；說實話、行正道的人有危險，君主就會孤立而無親信；君主孤立無親，臣子就會結黨成群。使君主孤立無親，臣子結黨組派，這不是臣子的罪過，而是君主的過錯。

【三三二】子貢為信陽宰，將行，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而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之謂奪；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①令急^②誅^③，是之謂暴；取善自與，是之謂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所由生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④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卷十 孔子家語）

註釋 ①緩：寬鬆。②急：嚴格；嚴厲。③誅：懲罰；責罰。④訓：警告；規勸。

白話 孔子的弟子子貢當了信陽的地方官，將要前往赴任的時候，孔子對他說：「（你到那裡後）要勤奮工作，謹慎處事，要遵循自然規律。不要『奪』，不要『伐』，不要『暴』，不要『盜』。」子貢說：「老師，弟子從年輕的時候起就在先生這裡學習，難道還會犯盜竊的過失嗎？」孔子說：「你還沒有進一步了解啊。用





賢者取代賢者，這就叫做『奪』；用不賢的人取代賢者，這就叫做『伐』；政令很寬鬆而懲罰很嚴厲，這就叫做『暴』；取得佳績就歸功於自己，這就叫做『盜』。『盜』說的並不是指偷竊他人的財物啊。我聽說：懂得為官之道的人，能奉行法紀來為民謀利；不懂得為官之道的人，就會違法亂紀侵害百姓利益。這就是民怨產生的根源啊。隱匿別人的善，這就叫蔽賢；傳揚別人的惡，這就是小人。私下不相互告誡規勸而在外面互相誹謗，這不是親善和睦的行為。要做到說起別人的善，就好像自己有這樣的善似的滿心歡喜；說別人的惡，就像是自己受到別人的攻擊一樣。所以君子沒有一件事不謹慎啊！」

【三三二】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卷九 論語）

白話 孔子說：「能把無理說得有理而且動聽，這種言語足以擾亂人的德行。對人對事如在小處不能忍耐，便會擾亂大計。」

【三三三】天有四殃：水、旱、饑、荒^①。甚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②之食，遇天饑^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④輿馬^⑤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百姓也。」戒之哉，不思禍咎無日矣。言不遠也。（卷八周書）

註釋

- ①饑、荒：穀物、果子等歉收或沒有收成。按《爾雅·釋天》：「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饑，果不熟為荒。」②兼年：兩年。③天饑：天災造成的饑荒。④臣妾：古時對奴僕的稱謂，男曰臣，女曰妾。⑤輿馬：車馬。

白話

天災有四種，即水災、旱災、五穀不熟、果子歉收。它們的到來沒有定時，若不致力於積蓄儲備糧食，用什麼來防備呢？《夏箴》說：「平民沒有夠吃兩年的糧食，遇到饑荒，妻子兒女就不屬他所有了；大夫沒有夠吃兩年的糧食，遇到饑荒，奴僕和車馬就不屬他所有了；國家沒有夠吃兩年的糧食，遇到饑荒，天下百姓就不屬他所有了。」要警戒啊！如果不思考這些問題，災禍臨頭就沒有多少時日了。



【三三四】分土地，趣本業^①，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②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卷四十二 鹽鐵論）

註釋

①本業：農業。②功：指徭役，古代官方規定的平民成年男子在一定時期內或特殊情況下所承擔的無償社會勞動。一般有力役、軍役和雜役。

白話

將土地分給百姓，致力於農業耕作，養蠶種麻，充分發揮土地的出產能力。減少徭役，節省政府的費用，那百姓自然就會富裕起來。如果能這樣，那麼水旱災害就不足以使我們憂愁，荒年也不足以讓我們受苦。

【三三五】天下有信數^①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

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眾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②、育之強，而無術法，不得長生^③。（卷四十 韓子）

註釋

①信數：必然的道理。②賁（ben／ㄅㄣˋ）：指戰國時勇士孟賁。

③長生：「長勝」之誤。

白話 天下有三個必然的道理：一是再聰明也有做不成的事；二是力氣再大也有無法舉起的東西；三是再強大也有不能勝過的對手。所以雖然具有堯的智慧，而沒有眾人的幫助，也沒有辦法建立偉大的功業；雖然具有烏獲那樣大的力氣，而沒有別人的幫助，也不能把自己舉起來；雖然具有孟賁、夏育那樣的強壯，而沒有正確的方法，也不能永遠取勝。

六 慎始終

【三三六】蒙。《象》曰：山下出泉^①，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卷一 周易）

註釋

①山下出泉：蒙卦下坎為水，上艮為山，故云「山下出泉」。

白話

蒙卦的《象傳》說：高山下流出泉水，這是啟迪蒙昧的象徵。君子效法蒙卦的精神，行動時如水之必行，果決不疑、堅持不懈，來培育美好的德行。（泉水剛從山下流出時，沒受到污染，也沒有固定的方向，好比人的童年時期。此時是接受教育的最佳





時期，幼童見到善行必啟發善心，聽到道義必仰慕道義，因此君子要果決地引導幼童培養德行。）

【三三七】

弗務細行，終累^①大德。

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也。

為山九仞^②，功虧一簣^③。

也。論向成也。未成也。

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側，慎終如始也。

（卷二 尚書）

註釋

①累：損害，妨礙。②仞：古代長度單位。一說七尺為一仞，又說八尺為一仞。③簣：盛土的竹筐。

白話

不慎重自己的細微小節，終究會損害大的德行。猶如堆積九仞高的土山，就差一竹筐土，也不能說大功告成。（所以聖人終日勤勉敬慎，慎終如始。）

陸明辨

一 邪正

【三三八】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卷

三十二 管子）

白話 聖人辦事，先考察它是否合乎公理正義，考慮它是否可行。合於義就做，不合於義就不做；可行就做，不可行就不做。所以他所辦的事情，常常是很寶貴的。小人辦事，不考察它是否合於公理正義，不考慮它是否可行。不合於義也做，不可行也做。所以，他所辦的事情，沒有可信賴的。所以說：「不顧一切一定要做的事，是不值得信賴的。」

【三三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①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②





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③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④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卷三十八 孫卿子）

註釋

①國寶：國家的重寶。指國家的寶貴人才。②國器：國家的大器。指可以治國的人才。③國用：國家的用器。指國家賴其言而用。④國妖：國家的妖孽。指危害國家的人。

白話

口能陳說聖賢之道，身能落實聖賢之道，這樣的人是國家的重寶（可擔任國師指導君王）；口不能陳說聖賢之道，但身能落實聖賢之道，這樣的人是國家的大器（可輔佐君王治國）；口能陳說聖賢之道，但身不能落實聖賢之道，這樣的人是國家的用器（可聽從其言語施政）；口中說的是善言，自身行的都是惡事，這種人是國家的妖孽。能使國家大治的聖明君主，敬重其重寶，愛護其大器，任用其用器，剷除其妖孽。

【三四〇】

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①鮮識，從而尚之，此傷



道德之實，而惑矇夫^②之失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③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辨^④屈蹇^⑤之辭，競陳誣罔^⑥無然^⑦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⑨，所以為列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偷勢竊名，以取濟渡^⑩，夸末^⑪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以儉養，約生^⑬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⑭，以言孝，盛饗^⑮賓旅以求名，誣善^⑯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攪作）}法以便己，苟得^⑰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卷四十四 潛夫論）

註釋

①品人：眾人，常人。②矇夫：瞎子。指不學無知之人。③興喻：指詩歌創作手法的興與比。興為託物言志，喻為取他物作比況。④饒辨：即饒（じょう／う）辯。爭訟辯論。饒：通「饒」。



爭辯。辨：通「辯」。⑤屈蹇（jiǒn / ㄐㄩㄣˇ）：形容隱晦艱澀。蹇：通「蹇」。艱澀；艱難。⑥誣罔：無中生有，欺騙愚弄。⑦無然：不是這樣。⑧戇（zhuàng / ㄓㄨㄤˋ）：愚，傻。⑨閨門：內室的門。借指家庭。⑩濟渡：渡水到達彼岸。比喻仕途順利，辦事方便。⑪夸末：謂浮誇而不務實。⑫貞士：志節堅定、操守方正之士。⑬約生：節約生前供養。⑭喪紀：喪事。⑮饗：以隆重的禮儀宴請賓客。泛指宴請，以酒食犒勞、招待。⑯誣善：偽善。⑰苟得：不該得而得到。

白話 教育訓導，是為了成就道德學問和弘揚德義的。現今做學問的人，喜歡談論荒誕無稽的事，爭相寫作雕飾華麗的文章，以求標新立異被世人特殊看待，一般人很少能認識清楚，便跟著尊崇他，這是實際上傷害道德，而嚴重迷惑無知者的大錯。詩和賦，是用來吟誦善惡品行、抒發哀樂情感的，所以用詞溫潤典雅來增加文采，用興和比的方式來充分表達心意。而現今吟賦作頌的人，隨便地創作巧辯晦澀的文辭，競相陳述欺妄不實的事情，以博取世人的驚異，愚昧無知的人，便跟著對他稱奇讚歎，這是惑亂孩童的思想，而助長不誠實的言論的做法。對父母竭盡孝順恭敬，



二 人情

在家中則端正操守品行，這樣才夠得上稱為士人。如今人們多致力於結交朋友以結為朋黨，竊取權勢、名譽以求在仕途上飛黃騰達，那些浮誇而不務實的人，便跟著推崇他，這是貶抑忠貞之士的節操、迷惑世俗人心志的行徑。奉養父母，順承其心意，就是孝道。現今人們多違背父母的意願並吝嗇於贍養父母，在父母生前緊縮開銷而等待父母死亡，當父母亡故之後，子女們卻隆重操辦喪事來顯示孝心，大辦宴席款待賓客來博取孝名，那些偽善的人們，便跟著稱頌他們，這是悖亂孝悌的實質，貽誤後輩而令人痛心的事。以忠誠正直來事奉君主，以信守法度來治理百姓，這是為官者的責任。現今的官員多姦詐諂媚來討好上司，玩忽法令以方便自己，那些不應得到官職而得到的人，便跟著尊崇他，這是毀滅善行、開啟造成動亂的禍根。這五種做法，表面上雖然有賢才的虛假名譽，而實質上則會嚴重損害道德。

【三四一】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①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卷三十）



晉書下)

註釋

① 眚 (shěng / 尸 ㄕㄥˇ) : 過失。

白話

聖王都深刻明瞭人之常情，而且通曉為政之道，所以他們說：「不要因小的過錯來掩蓋大的德行。」又說：「饒恕小的過失，任用有賢德的人。」又說：「對於一個人不能求全責備。」

三才德

【三四二】

孔子之通^①，

智過萇弘^②，

萇弘，周景王之史臣，通天下鬼方之術也。

勇服^③孟賁^④，

孟賁，衛人。

能亦多

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⑤，以成素王^⑥，事亦鮮矣。(卷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 通：淵博。② 萇弘：周景王的史官，通曉天下醫卜星相等

方術。③ 服：降服。④ 孟賁 (bēn / ㄅㄣ)：戰國時勇士。⑤ 孝道：《淮

南子》今世通行本「孝」作「教」。⑥ 素王：猶空王。謂具有帝

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者。



白話 孔子的淵博，他的才智超過堯弘，勇力可以制服孟賁，才能算是很多了。可是他的勇力並不為人所知，技能也不被人了解，他專心從事於孝道的教化，因而被人們稱為具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帝王之位的「素王」，他做的事可謂簡約。

四 朋黨

【三四三】君子比而不別。比德^①以贊事^②，比也；佐贊，引黨。以封己^③，封引，厚取也。利己而忘君，別也。別，為朋黨。（卷八 國語）

註釋 ①比德：同心同德。比：親近；和睦。②贊事：輔佐國事。贊：佐助。③引黨：援引私黨。④封己：厚待自己。⑤別：別為朋黨。

白話（叔向說：）君子親近他人，與人和睦相處卻不結私黨。同心同德，共襄國事，這是團結，就叫做「比」；結成朋黨來厚待自己圖謀私利，專利自己而心中沒有君上，那是勾結，就叫做「別」。



五 辨物

【三四】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①。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②哉？」（卷三十四 墨子）

註釋

①慍：怒。②悖：違背道理，謬誤。

白話

世上的君子想讓自己仁義修養得以成就，可是別人幫助他修身，他卻生氣。這就好比想把牆築成，別人幫助他築牆，他卻生氣一樣。這難道不是很荒謬嗎？

【三四五】

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①，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事君也，其友皆誠信有行^②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政交爭^③正諫，俱交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註釋

①日益：一天一天地富足。高誘註：「益，富也。」②有行：有德行。③交爭（zhèng / 爭）：交相諫諍。爭：通「諍」。諍諫；

規勸。

白話

觀察平民，如果他的朋友都很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忠厚恭謹、敬畏政令，像這樣的平民，家庭必然一天比一天富足，自己必然一天比一天安樂，這就是所謂的吉人。觀察事奉君主的臣子，如果他的朋友都很誠實守信、德行高尚、樂於為善，像這樣的臣子，事奉君主會一天比一天有所增益，官職會一天比一天晉升，這就是所謂的吉臣。觀察君主，如果朝廷官員大多賢能，身邊的侍從大多忠正，君主有過失，他們都敢於交相直言諫諍，像這樣的君主，國家會一天比一天安定，君主會一天比一天尊貴，天下百姓也會一天比一天敬服他，這就是所謂的吉主。

【三四六】

原（原作蠶）蠶^①

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家老異糧而食之，殊器而烹之，子婦跣^②而上堂，跪而酌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娉納而取婦，絃綰^③而親迎^④，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⑤，有罪相告，於以禁姦非不輟^⑥也，然而不可行者，為傷和睦之心，而構^⑦仇讎之怨也。（卷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原蠶：二蠶，即夏秋第二次孵化的蠶。原：再。蠨蠶即原蠶。天明本校註「原作蠨」，商務本將之刪除。編者亦認為《治要》原文「原」字無誤。②跣（*shǎn / ㄕㄢˇ*）：古時繫官印的絲帶及大夫以上的禮冠。③紱（*fú / ㄈㄨˊ*）：赤腳；光著腳。④親迎：古代婚禮「六禮」之一。夫婿親至女家迎新娘入室，行交拜合卺之禮。⑤相司：互相偵察。司：通「伺」。⑥輟（*chuò / ㄔㄨㄛˋ*）：止。指止住罪惡。⑦搆（*gòu / ㄍㄡˋ*）：造成；結成。

白話

養第二次蠶可以一年收兩次蠶絲，這不是沒有利，但是國家制定的法令禁止此事，是因為這樣做會損害桑樹；家中老人與家人吃不同的飯，用不同的食具烹調，兒媳光著腳走上堂去，跪著給長輩舀取羹湯，這種禮法不是不費事，然而卻不能省減，是因為省減了會損害大義；等有了媒人才訂婚約、下聘禮以後迎娶新婦，夫婿穿上禮服戴上禮帽親至女家迎娶新娘入室，行交拜合卺之禮，這樣做不是不繁瑣，但是不能改變這套禮法，是因為這樣做可以防止淫亂；讓百姓生活在一起時左鄰右舍相互監視，發現有人犯罪便相互告發，用這種方法來檢舉邪惡的人，並不是不能

制止犯罪的行為，但是卻不能那樣做，因為會傷害人們的和睦之心，造成仇人般的怨恨。

【三四七】

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趣舍^①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②也；難成而易敗者，治^③（名治作）也。此四策^④者，聖人之所獨視而留志^④也。（卷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趣舍：取捨。趣：通「取」。②事：事業，功業。③策：謀略。④留志：留意。

白話

有些事情是可以做而不能說的，有些事情是可以說而不能做的，有些事情做起來容易卻很難成功的，有些事情難以成功而成功後又很容易毀壞。這裡所說的可以做而不能說的是人的進退取舍，可以說而不能做的是作假欺詐，容易做卻難以成功的是事業，難以成功卻很容易毀壞的是好的名聲。這四種情形是聖人獨自認識到並予以關注的。





【三四八】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右^①。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②於事，不必循俗^③。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④。（卷三十五 文子）

註釋

①右：古代崇右，故以右為貴。②周：適合。③循俗：順從風俗。循：遵從。④足多：值得稱讚。多：稱讚。

白話

治理國家有常理，以利益民眾為根本；政治教化有方法，以政令通行為上。如果有利於百姓，就不必效法古人；如果措施合宜於事理，就不必順從舊俗。所以聖人制定法度隨著時代而變化，制定禮儀隨著風俗而演化。衣服和用具，都適合百姓所用；法律制度和政策命令，都根據百姓所適宜的情況。所以改變古人的作法不一定值得非議，而順從舊俗也不一定值得讚譽。

【三四九】夫瑞^①生必於嘉土^②，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卷

二十四 後漢書四）

註釋

①瑞：祥瑞，吉祥的徵兆。②嘉士：善人；德才兼優的人。

白話

（竇武勸諫東漢桓帝說：）祥瑞的現象，必然是由於有德才兼備的人出現而產生的，福氣的到來確實是源自善人。有德行，這些現象就是祥瑞；無德行，這些現象就代表災異將到來。

【三五〇】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①，而賢不肖可論也。（卷

四十一 淮南子）

註釋

①黨與：同夥之人；同類之人。

白話

觀察君主所舉用的人，其國家是政治清明還是混亂不堪便可以預見；觀察一個人的同夥，那這個人是賢明還是不賢明便可以論定。

【三五二】子曰：「有德者必有言^①，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

不必有仁。」（卷九 論語）

註釋

①言：這裡指的是善言、道義之言。





白話 孔子說：「有德行的人必定會說有益於人的善言，但是會說益人善言之人不一定有德。有道德的仁人必定有勇（因為仁人做道德的事必然勇為），有勇的人則不一定有仁（雖然勇於做事，但若不與道德相合，也只是無意義的匹夫之勇）。」

【三五二】夫商賈者，所以伸^①盈虛^②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③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眾利之所充，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卷四十九 傅子）

註釋 ①伸：《永樂大典》作「沖」。②盈虛：有餘與不足。③壹：統一；一致。

白話 商人，是為了調劑物品的有餘與不足，來獲取天地間的利益；流通有無，來均衡四方的財物。經商的人，雖然社會地位低賤，但商業卻不能廢棄。商業是眾多利益的匯集之處，是各種欺詐現象產生的源頭，所以不能不仔細考察。

六 因果

【三五三】

皇天無親^①，惟德是輔；民心無常^②，惟惠^③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佐之。民心於上，無有德者，則歸往之。為善弗同，同歸^④于治^⑤；為惡弗同，同歸于亂。（卷二尚書）

註釋

①親：指偏愛。②無常：不固定。③惠：仁愛，寬厚。④歸：歸趨，趨於。⑤治：治理得好，安定太平。

白話

上天從來不會偏愛誰，只要是賢德之人都會佑助；民心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只要領導者仁慈愛民，人民都會歸向。行善政的方法不同，但只要是真正的善政，結局都是域內大治；作惡的方式不同，但結局都是社會動亂。

【三五四】

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詳。故善者必有所主（主作因）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卷四十 新語）





白話

仁者在朝廷執政，就能感召仁者前來；義士在朝廷執政，就會感召義士前來。所以墨子的門下多勇士，孔子的門下多道德之人，文王的朝中多賢良之臣，秦王的朝堂多不善之人。所以善人到來必有其原因，惡人到來也必有其緣由。善惡不會憑空發生，禍福不會隨便到來，都是人們心靈所趨向和意志所實行的結果而已。

【三五五】

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①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②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也。（卷三十一 六韜）

註釋

①德：感恩，感激。②徹：這裡指君主以真情對待百姓而無隱瞞。

白話

為天下謀利益的人，天下人就擁護他；給天下人帶來禍害的人，天下人就反對他；使天下人得以生養的人，天下人就感激他；殺戮天下人的人，天下人就毀滅他；以真心真情對待天下人，天

下人皆以真情相待而無隱瞞；讓天下人的意願不得抒發而陷於窘境的人，天下人就仇視他；使天下安居樂業的人，天下人就依靠他；讓天下遭受危難的人，天下人也將給他帶來災難。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只有有道之人，才能得到天下。

【三五六】

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①，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②，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③邪！（卷十六 漢書四）

註釋

①廣裕：繁庶。②誅絕：誅滅；滅絕。③明效大驗：很顯著的效驗。

白話

天下好比一個大的器物，現在人們放置器物，放在安穩處就安穩，放在危險處就危險。治理天下的道理和放置器物沒有什麼差別，就看天子把它放在什麼地方。商湯、周武王把天下放在仁





義道德、禮樂教化上，於是恩德廣被，禽獸繁衍，草木茂盛，德行覆蔭子孫幾十世，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始皇把天下放置於法令刑罰上，沒有一點恩澤，於是怨恨充滿世間，人們憎恨他如仇敵一般，禍害差一點殃及自身，子孫被誅殺滅絕，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誰對誰錯這就清楚地得到呈現和驗證了啊！

【三五七】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卷

三十一 管子）

白話

君主能使人民生活安定，那麼人民事奉君主，便會如同事奉自己的父母一樣。因此，君主有憂，人民便會為他分憂；君主有危難，人民便會為他效死。君主若視人民如同泥土，人民便不會為他效力。君主有憂，人民不會為他分憂；君主有危難，人民也不會為他效死。所以說：「君主不能使人民安樂，人民就不會為君王分憂；君主不考慮人民的生存，人民就不會為君王效死。」

【三五八】

臣聞，謙遜^①靜慤^②，天表^③之應^④，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⑤。（卷十八 漢書六）

註釋

①謙遜：謙虛恭謹。②靜慤（que／くせ）：沉靜樸實。慤：恭謹；樸實。③天表：上天顯示。④應：感應，應驗。⑤異：怪異不祥之事；災異。

白話

（東方朔勸諫漢武帝說：）我聽說做人謙虛恭謹、沉靜樸實，上天就會感應，應之以福；驕橫自滿、奢侈無度，上天也會感應，應之以怪異現象。

【三五九】

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反作）；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為人役也（永作不免二字）。（卷四十六 中論）

白話

小人早晨做事，傍晚就希求事情成功；剛坐下來施行，站起來就指望有回報；做了一天好事，就希望有終身的榮譽。榮譽沒有得到，就說做好事沒有什麼益處，於是就懷疑聖人的言論，背





棄先王的教誨，保留其過去的做法，順從其平素的喜好。因此身辱名賤，難免被他人所役使。

【三六〇】六三^①：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於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

所賤也。（卷一 周易）

【註釋】

①六三：指解卦的第三爻。六三在九四之下、九二之上，以陰處陽位，代表姦邪小人用諂媚手段攀附九四，又凌駕於九二君子之上。

【白話】

解卦的第三爻：小人身負重物而乘車，必招致盜寇前來，正是眾人鄙視的。（背負東西，本是小人之事；乘的車子，本是君子治國、平和天下乘坐的器具，如今小人竊乘君子的器具，必無能匡濟，大盜必競相來搶奪了。）

群書治要三六〇 第三冊 / (唐)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編；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翻譯．

-- 初版． -- 臺北市：世界，2015.08-

冊；公分

ISBN 978-957-06-0542-6 (第3冊：平裝)

1. 經書

075.4

104014723

世界書號：A120-7537

群書治要 三六〇 第三冊

作者 / (唐)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編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精選．翻譯

發行人 / 閻初

發行者 /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址 / (一〇〇)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 / (〇二) 二三一一—三八三四

傳真 / (〇二) 二三三一—七九六三

網址 / 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 / 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 / 二〇一五年八月初版一刷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版三刷

定價 / 台幣三五〇元